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E 1761 02097253 4



W. J. TOWNSEND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ENTATION COPY

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传

中国新教传教事业的开拓者

威廉·约翰·汤森德 著

William John Townsend

马礼逊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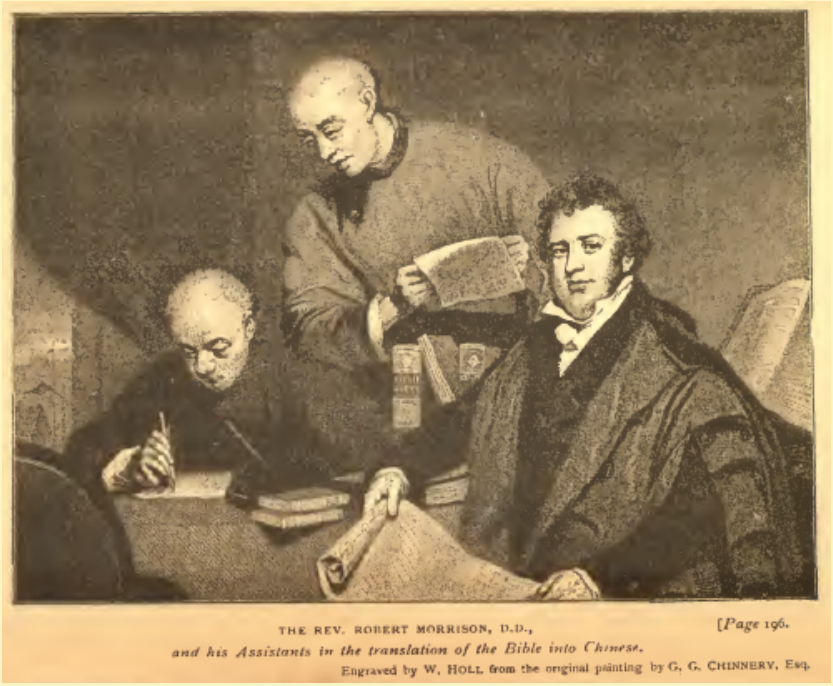
中国新教传教事业的开拓者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威廉·约翰·汤森德 著

William John Townsend



图一　马礼逊与其译经助手



序 言

对中国帝国福音化事业日益增长的关注，为出版这部关于该国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的简略传记创造了有利时机，使他的生平与品格能在我们各教会和主日学的青少年中广为人知。

这部增订版专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各主日学及青少年传教协会发行，愿这部传记主人公的精神丰丰富富地临到这一代青少年身上。

作者从不胜枚举的资料来源中搜集了本书的素材，谨向马礼逊博士年迈而可亲的在世女儿霍布森夫人（Mrs. Hobson）表达热忱的谢意，感谢她慷慨允准作者查阅并摘录马礼逊博士许多未曾刊行过的书信；也感谢他敬重的朋友布鲁斯博士牧师（Rev. J. C. Bruce, D.D.）给予同样的惠允，并允准使用他一八五九年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Newcastle-upon-Tyne）所作的未刊行讲演"马礼逊与中国传教事业"（"Morrison and Chinese Missions"）。



目　　录

序言 5

第一章　中国及其人民..... 13

第二章　中国的宗教..... 30

第三章　福音传入中国的早期尝试 44

第四章　罗伯特·莫里森：童年与青年 54

第五章　为大工做的预备..... 68

第六章　初到中国的生涯与工作 89

第七章　逼迫——渴望成功..... 112

第八章　一位同工..... 133

第九章　北京之行——马六甲学院 153

第十章　中文圣经完成——米怜博士逝世 175

第十一章　在英国的工作..... 210

第十二章　致儿女的书信..... 238

第十三章　重返工场..... 252

第十四章　他的为人及其事工 285

第十五章　伦敦传道会..... 292

第十六章　圣工的延续：美国及欧洲大陆各差会 310

第十七章　圣工的延续：英国各差会 323

第十八章　中国的鸦片贸易..... 340

第十九章　中国归基督..... 347

插 图 目 录

图一	马礼逊与其译经助手	卷首	 4
图二	中国住家船	第一章	 16
图三	中国长城	第一章	 18
图四	夏装中国官员	第一章	 20
图五	中国乞丐群	第一章	 22
图六	卖灯笼者	第一章	 23
图七	中国戏剧演出	第一章	 27
图八	古代中国庙宇	第二章	 33
图九	民间佛像三尊	第二章	 37
图十	祖先牌位	第二章	 39
图十一	家庭在家祭祖	第二章	 42
图十二	北京街景	第三章	 47

图十三 中国儿童	第四章	 59
图十四 香港岛珠江口	第五章	 74
图十五 澳门	第六章	 92
图十六 广州景观	第六章	 96
图十七 广州街景	第六章	... 100
图十八 中国人跪拜	第六章	... 104
图十九 用筷子吃饭	第六章	... 108
图二十 澳门海滩	第七章	... 120
图二十一 米怜夫妇像	第八章	... 139
图二十二 中文主祷文	第八章	... 145
图二十三 北京皇宫	第九章	... 157
图二十四 中国皇帝	第九章	... 160
图二十五 北京西门	第九章	... 165
图二十六 中国学生	第十章	... 180

图二十七 广州五百神庙	第十章	… 187
图二十八 广州药材街	第十章	… 192
图二十九 中国商人群像	第十章	… 199
图三十 中国书商	第十一章	… 214
图三十一 中国婚礼行列	第十一章	… 218
图三十二 暹罗曼谷	第十二章	… 244
图三十三 中国茶园	第十三章	… 256
图三十四 中国佛教僧侣	第十三章	… 260
图三十五 中国公堂审案	第十三章	… 268
图三十六 吸食鸦片者	第十三章	… 273
图三十七 轿夫	第十三章	… 276
图三十八 马礼逊澳门墓	第十三章	… 280
图三十九 宁波港	第十五章	… 295
图四十 吉尔穆尔牧师像	第十五章	… 297

图四十 天津布赖森学校师生	第十五章	… 300
图四十一 杨格非与汉口医院布道员	第十五章	… 303
图四十二 厦门福音船	第十五章	… 306
图四十三 香港街道	第十六章	… 315
图四十四 汉口英租界江滩	第十七章	… 326
图四十五 殷内森牧师像	第十七章	… 329



第一章

中国及其人民



"唯有基督，能引导中国复兴的荣光黎明——一个强大民族的新生，归向自由、公义和不断扩展的文明。"

——杨格非（Griffith John）

中国是一个位于东亚的大帝国，地处北纬二十度至四十度、东经一百度至一百二十二度之间。国土形状极为紧凑，长与宽几乎相等。面积超过一百万平方英里，气候总体优良。两条大河流贯中原，灌溉滋润着广阔的平原和美丽的山谷。海洋点缀着无数岛屿，环绕着它的东部和南部海岸；西藏（Thibet）的群山构成它的西部边界，北方则有一道长达一千三百英里的长城作为屏障。这道长城如今许多地方正在坍塌，但两千年前，是举国之力才将它建成的。群山与长城之外，是荒凉的沙漠和不毛之地，与这片国土普遍的丰饶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人烟稠密的土地称为"中华大地"（the Flowery Land）。中国幅员虽广，但其庞大的人口需要每一寸土地。根据最近一次帝国人口普查，人口估计为三亿九千二百万，占地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要容纳如此众多的人口，每一处空间都必须精打细算，因此人们挤在房屋和角落里，其密集程度令我们西方人大为惊讶。在微小而几乎难以到达的地块上播种、收获，把每一尺土地都利用起来。中国人一年从肥沃的田地里收获两季庄稼；为了把更多的土地留给耕种，大量的人生活在水上，大江大河的水面上呈现出一座座水上村落的景象。这种

节约尤为必要，因为中国有大片土地无法耕种。西部有雄伟的山脉，山峰高耸险峻，山势峥嵘，间或有覆盖着雪松和松林的山坡。中部各省多丘陵，点缀着肥沃的平原，茶树在那里长势茂盛；而东部和漫长的海岸线一带，则是繁荣的城市和海港，是无数村庄和广阔农业区的中心与出口，使这些省份呈现出一派耶和华园子般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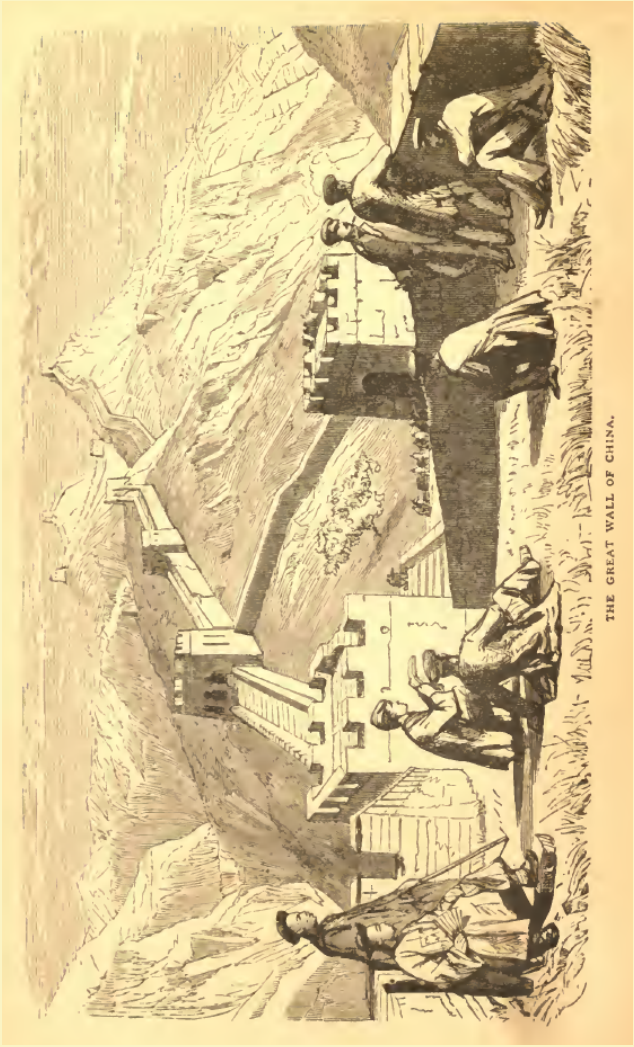
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先进的文明的家园。当我们的祖先还只是在用菘蓝（woad）染皮肤的时候，中国人已经穿上了丝绸和麻布的衣裳；当不列颠的部落在原始森林中游荡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大城市；他们造纸比欧洲发现这门有用的技艺早九百年；他们发明印刷，至少比那位把自己刻在树上的字印出来的荷兰人早五百年；他们使用航海罗盘，比马可·波罗（Marco Polo）把它带入欧洲早五个世纪；他们大规模制造陶器和瓷器，比希腊或伊特鲁里亚式样的精美陶器成型早许多世代；在罗马共和国兴起之前，他们就已经通晓深奥的哲学和奇妙的科学。自远古以来，民间教育就已在这片土地上存在，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国家的一切官职都向最贫穷的人开放。因此，中国作为一个伟大而文明的国家，

与埃及（Egypt）、亚述（Assyria）、印度（India）等古代帝国并肩走过时间的长河。那些帝国都已消亡，随后兴起了辉煌的希腊（Greece）与罗马（Rome）帝国，之后又是欧洲和美洲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民族。但中国并未像它早期的同代者那样消亡，时至今日，它依然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人口众多、强盛，对未来充满希望。



图二　中国住家船

诚然，中国的文明发展已经停滞。一切进步都源于对自身不足的认识，而中国人早已接受了那种使人瘫痪的观念，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完美，并自称"天朝帝国"（The Celestial Empire）。这对一切进一步的发展都是致命的，因此中国人鄙视一切被称为新事物的东西，转头朝向错误的方向，回望并崇拜过去。于是旧的样式和花样在制造业中被无休止地复制，旧习俗被小心翼翼地守护，人民的智力成长早已停止。不仅如此；中国人既已变成一个单纯模仿的民族，在进步的行列中就不仅落在西方民族之后，也落在东方那些更进步的民族之后——后者欣然接受并培育现代思想和发明，大大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和繁荣。



图三　中国长城

人民安静、爱好和平、守法；表面上彬彬有礼、讲究礼节；生活勤劳，谈吐文雅。像所有异教民族一样，他们深陷于罪恶之中，但他们的罪恶多取较温和而非较粗暴的形式。他们可耻地好色、不诚实、爱说谎，但并不残暴；与西方的好战民族不同，他们通常设法避免战争，愿在自己的家园里安居。他们对家庭和亲情的培育超过了其他一切民族，然而和东方其他民族一样，他们轻视妇女，大量溺杀女婴。他们的许多社会习俗与我们的形成奇怪的对比。我们见朋友握手，他们握自己的手。我们问候朋友说"早上好"或"晚上好"；他们问候朋友则问："吃过饭了吗？""要喝茶吗？""你父亲还健在吗？""你有几个孩子？"

在尊长面前，我们脱帽，他们戴帽。我们把妇女当作与我们平等的人，他们把妇女看作家庭中的愚人，把她们打发到内室。我们的丧服用黑色，他们用白色。他们请人代哭，我们自己哀伤。我们横着从左往右读写，他们竖着从右往左读写。我们的妇女束腰，他们裹小脚。我们的尊位在右，他们的尊位在左。我们的年轻人自己挑选丈夫或妻子，他们的父母决定子女嫁娶何人。



图四　夏装中国官员

我们用刀叉吃饭，他们用筷子。我们翻书从页的上端打开，他们从书页的边缘打开。我们双面印刷，他们只印一面。我们把书名印在书脊上，他们印在书叶的边沿上。我们

的书立在书架上，他们的书平放。我们让女孩受教育，他们让女孩去做佣人。我们的制造业主要用机器生产，他们用手工。我们用印刷机印刷，速度快得惊人；他们用木刻版和手刷慢慢地印。其他许多方面也是如此；这一切都表明他们与世界上的西方民族有多么不同，或落后多么远。



图五　中国乞丐群



图六　卖灯笼者

他们的衣服用缎子、丝绸、棉布、麻布、草布和鸟羽制成。男子留长辫子，穿宽袖长袍和肥大的裤子；女子穿绣花裙、宽松的上衣和小鞋。衣服的样式一律守旧，但制作以舒适方便为主，而非装饰；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我们更有头

脑。平民的住所贫陋肮脏，通常只有一个房间、一扇窗。按家境用石头、砖或泥建造；但中国人很容易随遇而安，在陆地或水上的任何角落都能安然入睡。他们的食物种类繁多；他们吃鸡鸭、鱼，也吃狗肉、老鼠和猫。他们种植并食用稻米、玉米、小米、小麦和大麦；种植马铃薯、萝卜、西红柿、梨、桃、葡萄、番石榴、菠萝和石榴，还有许多其他水果。上层阶级富有，其中许多人极其富有；平民则贫穷，因此黄河一旦泛滥淹没一个省，或庄稼歉收，就意味着数百万人饥饿死亡，骨瘦如柴的乞丐和许多身患重疾者遍布全国各地。

中国的语言对英国人来说是一种难学而奇特的语言。它没有词形变化，没有词缀和词尾，没有音节和字母。它由四万多个符号即汉字组成，其中许多字读音相同而意义不同，区别只能通过语调、重音或声调变化来辨别。四万个汉字归在二百一十四部之下，每部都以某一部首为首，该部首是该部每个字的组成部分。这使查字典找字略为简便，也有助于记忆。这种语言虽然笨重不便，内部又有许多方言，但书面语在所有说中文的民族中是相同的。因此，掌握了它，就等

于拿到了一把钥匙，不仅能通向中国，还能通向日本（Japan）、高丽（the Corea）、交趾支那（Cochin China）、长城以外的众多民族，以及暹罗（Siam）、婆罗洲（Borneo）的数百万华人、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的居民，更不用说澳大利亚（Australia）、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和印度（India）的移民了。从来没有一种语言传播得如此之广、使用得如此之多；除了希伯来语（Hebrew）之外，它大概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语言了。中国人是个爱热闹的民族，有许多节日庆典，人们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参与。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年（春节）。人们精心筹备；节前家家户户、店铺和公共建筑都要打扫装饰，张灯结彩，备好节日盛装。节日一到，生意停摆，只有互相拜年、走访亲友、宴饮欢庆，持续十天。还有"迎春"（"Welcoming the Spring"）节，有官方的游行和仪式，由知府或其他官员扶犁开耕、献祭。"扫墓节"（Festival of the Tombs）是祭祀亡灵的节日，常以家庭出游的形式，或乘船或步行，到山上举行庄重的仪式，随后大摆宴席。还有许多其他民间节日，其中突出的是秋天的"灯节"（Feast of Lanterns）。这是为了安抚溺亡者的亡

魂，取悦中国的水神。长长的船队，每条船上挂满一排排灯笼，滑过江面；道士（Taoist priests）们身穿绯红绣袍，念经祈祷，敲锣打鼓，以求神明保佑，并把燃烧的金纸撒入江中。景象蔚为壮观。儿子结婚时要大摆喜宴。亲戚们聚在新郎家饮酒欢庆。新娘经过精心打扮，被接出家门，关进花轿，抬往未来夫家。到达时放起鞭炮，欢宴开始。新娘不让外人看她的脸，双手在头前围成半圆，让宽大的婚服衣袖垂在脸前。在两名伴娘的搀扶下，她向宾客敬茶，接受道贺，并鞠躬回礼。粗俗的玩笑在人们口中流传，有人故意绊倒新娘，或拉下她疲惫的手臂露出她的脸；如果新娘在这种场合表现出不耐烦，就被视为婚姻不幸的预兆，人们便对新郎未来的前途表示同情。



图七　中国戏剧演出

中国到处是剧场。不是像我们城市里那样宏伟的建筑，而是用竹竿搭成的简易可移动棚子，覆以涂成红色的席子，顶上铺着编织的棕榈叶。舞台和看台用架在竹竿上的粗木板搭成，常可容纳上千人。戏很长，有时要演上好几个星期；但也可以随班主或观众的意愿缩短。场面很奇特。演员穿着花花绿绿的戏装，粘着假胡子，用最滑稽可笑的腔调念白，震耳欲聋的锣钹声填满了每一处间歇。这种巡回演出在中国极受欢迎。中国的京都是北京（Pekin），约有二百万人口。它位于北方，直隶（Chih-li）省。有皇宫、政府所在地，还有天坛，皇帝每年一次以全国大祭司的身份在那里敬拜献祭。这里制造神像和彩色玻璃，还有大规模的印刷厂在运转。广州（Canton）在南方，有一百二十五万人口。南方各省多种植水稻，也种植桑树、饲养蚕。广州城有铁器、铜器和石器的大作坊。汉口（Hankow）是内陆城市，位于扬子江（Yang-tse-Kiang）畔，是茶叶贸易大中心。福州（Foochow）出口茶叶、木材和竹子。厦门（Amoy）制造瓷器和纸。南京（Nankin）是帝国的旧都，是丝织业和南京布（nankeen）业的中心；但如今正在衰落，这些行业正在向别处迁移。香港是珠江口的一个岛屿，1843年割让给英

国，英国对华贸易从此地统辖。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长七百英里，东北各省的物产经此运往北方沿海。

全国各地都是生机勃勃的大城市。各省的江河运河两岸城镇林立，其中许多城市人口达十万至五十万。在北方，煤矿和银矿正在开采，大力经营。铁路、电报、电话和其他现代奇迹也正在引入，这一切都预示着这片古老苍茫的土地商业繁荣、地位提升的日子即将到来。



*　　*　　*

第 二 章

中 国 的 宗 教



"当奴隶哀叹他的锁链,

当孤儿徒然哀告,

当婴儿咿呀学语,

承继着时代的全部遗产,

当双唇丰润待吻,

当人间发出悲鸣，

凭一切缺乏与祝福，

须知世界正年轻。"

金斯利（Kingsley）

中华帝国早期，关于真神的正确观念很可能曾得以持守，但后来被普遍盛行的偶像崇拜吞没了。中国的神像偶像如今不计其数：有天地之神、星辰行星之神、风雨之神、四季之神、山川原野江河湖泊之神、雷电之神、水火寒暑之神、财神战神、工商农事之神、各行各业之神，甚至恶灵也受崇拜，因为中国人说，拜善神无用——他不会害你；要紧的是与恶者搞好关系。

中国虽是偶像崇拜之国，其信仰大体可归入三大宗教：儒家、佛教、道教。儒家源于孔子（Confucius），约生活于公元前五百五十年。他生于山东省，是位政治家之子。他创立的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一套道德哲学体系：他的教导不涉及一位当受敬拜的至上之神，也不涉及需要脱离罪恶

的灵魂。他主要发表道德格言，其中一些似乎与所罗门（Solomon）的《箴言》相通，倡导高尚的道德情操。

孔子三岁丧父，少年时代默默无闻，家境清贫。长大后潜心向学，二十四岁时立志致力于提高同胞的学识与品德。为此他著书阐发己见，渐渐培养了三千弟子，其中一些成为在全国各地宣讲其学说的人。他周游全国，多在露天讲学，如同其他圣贤先知，常从日常生活与自然万物中取譬说理。



图八　古代中国庙宇

多年之后，他回到故乡山东，宅第成为好学深思之士常聚之地。与苏格拉底（Socrates）多以问答授徒不同，孔子

鼓励求教者就道德、政治、文学等一切问题向他发问。弟子们对他衷心爱戴，将其学说传遍全国。他后来被任命为宰相，推行多项行政改革，鼓励工商实业，使百姓大为富足。但嫉妒与反对随之而起，他退而家居，十余年潜心著述，怡然自得。自觉大限将至时，他召集弟子到居所附近的山丘，筑坛供奉自己的著作，然后面北跪拜，感谢自己得以完成所托付的工作，并祈求以其劳作赐福祖国。他死时七十二岁，即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他生活在世界历史的伟大时代：其间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归回、第二圣殿建成、薛西斯（Xerxes）入侵希腊、埃及被亚述人征服、波斯帝国稳固建立；就在其后七年之内，苏格拉底——在异教世界中或许唯一可胜过孔子者——诞生了。他的道德与治国之道建立在孝道之上：从子女对父母应尽的敬爱顺从，推导出国家中各年龄各阶层应尽的义务。他力倡诚实、公义、仁爱，却也容许甚至倡导偶像崇拜、一夫多妻和最刻毒的复仇。他成为帝国最受爱戴敬仰的圣人：他的名字备受尊崇，言语成为家喻户晓的话语，著作是每所学校的课本，全国文官皆自称奉行其原则。他一生高洁，留给同胞丰厚的遗产。各地建庙祭祀，崇拜他的英灵。他的体系虽在多方面纯正高尚，却完全未触

及神、来世、罪的真实本质或人类得救之道这些伟大真理。儒家是中国的国教，几乎所有士人、官员和政府人员都是其信奉者，不过其中许多人也兼行其他宗教体系的仪节。

佛教是东亚的伟大宗教。约公元六十年，它以一种奇特而有趣的方式传入中国。据说皇帝夜有所梦，遣使西行寻求真宗教义。孔子早言西方将出大圣，此梦或由此言而生。使者一路西行至印度，遇见佛教僧侣，得闻佛陀（Buddha）及其教义。他们以为已得所求，携新神新教归国。佛教由释迦牟尼（Sakya-mouni，意为"智者"）创立，约生活于公元前七世纪。这位圣者的生平笼罩在神话传奇的迷雾之中。据说他是印度王子，厌弃宫廷的浮华虚荣，投身默想、慈善与自我苦修折磨，直至证得佛陀之境，即"圆满智慧"。由此他教导人可进入更高境界，称为"涅槃"（Nirvana）：在其中失去个性，脱离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往来，灭尽一切个人欲望；简言之，人性归于泯灭。然而佛陀徘徊于此最高境界之边缘，舍弃其中的安息，以促进人类幸福、减少人间苦难。佛教教导一位仁慈的神明存在，周围环绕着众小神，致力于救人脱离罪的实践与后果。它倡导灵魂轮回转世之说与功德

之教。由此流出对无数神明的祈祷供奉、苦修功德之行、为阴间（Hades）亡灵假想之需及已故亲友奉献礼物。

佛寺遍布全国，许多宏伟华贵。因其体系助人静修，寺多建于群山之中或幽谷之畔，环境清幽宜人。寺中供奉体系内众神偶像，有时一寺竟藏数百尊。有些寺附建宝塔（pagoda）：塔为石砖所建，特殊者用瓷，高八十至二百英尺。神像材质多样：青铜、黄铜等金属，石、木、泥、陶皆有。佛像作人形，面带睡意，手指脚趾等长，双耳垂肩。除寺庙中的神像，民宅、门阶、门廊，几乎处处可见，足证中国人心灵深陷偶像崇拜的可悲程度。



图九　民间佛像三尊

佛教僧侣在中国为数众多，许多做法与天主教（Romanism）神父相似：剃度，自称斋戒，不得娶妻，诵经祈祷，接受并享用寺中供品，早晚行礼。他们出席丧葬节庆讲道说故事，常被请到私宅主持仪式。他们每日乞讨不厌，亲制衣衫。尼姑庵在中国也很普遍，女子成群聚居，剃度修行，轮番举行宗教仪式，并训练新入庵的初学者。佛教是中国最流行的宗教，其体系奇妙地适应了人性的境况：它承认人的宗教渴慕、堕落的习性与人类的苦难；但它把人内在的宗教因素引入粗鄙的偶像崇拜，使灵魂远离真神；它教导功德之说，助长人的骄傲自足；它教导以最终泯灭为脱离苦难之途，使心灵陷入绝望的黑暗。

道教虽在影响力与信徒数量上远逊于前两者，仍为中国第三大宗教。其创始人为老子（Laotse），生于公元前六百零四年的哲学家。他著有《道德经》（"A Treatise on Truth and Virtue"），被列为中国文学的主要经典。"道"（Tao）意为"真理"，取自书名中的首字，是书中主要阐发的主题。据说孔子曾访老子，与之论道。道教已大不如初创时的简朴：堕落为迷信丛生，吸收了占星术、炼丹术

的种种怪诞——观星象、求长生不老药、炼点金石，如今已成最粗鄙的偶像崇拜。其根本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体系：教导物质永恒，较粗者下沉为地之质，较精者上升而具个性与生命。星辰即是其中一些，已具可见之形，垂目人间。人之身魂亦代表自然之粗精二气。

此体系宣称老子在天地开辟之前即为充塞宇宙的活的原则。历无数岁月，此原则演化为神，称为"奇妙同一之圣主"（"Holy Ruler of Wonderful Identity"）；再历漫长岁月，此神又显现为"奇妙实体之圣主"（"Holy Ruler of Wonderful Entity"）；不久第三次演化产生"混沌昏蒙之圣主"（"Holy Ruler of Chaotic Confusion"）。从这套混沌的术语开始，教导的是一套半泛神论体系。据说老子在人类出现之后，曾以多位大圣先知的名号人身显现，最终由童女所生。出生时白发苍苍如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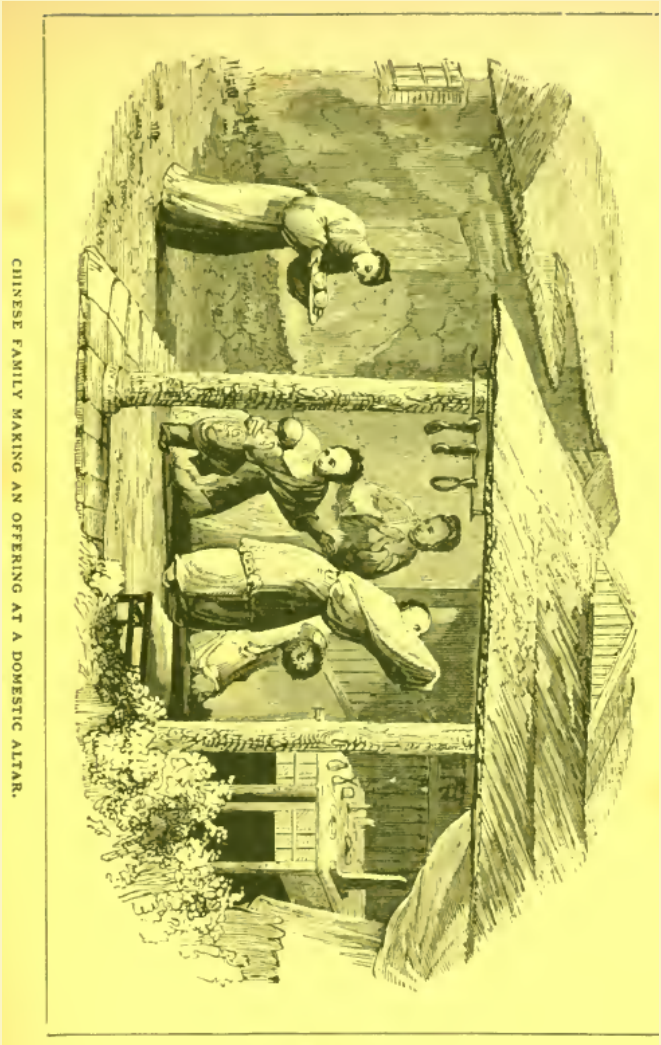


图十　祖先牌位

者，信徒称其具有种种惊人品质神能。他如今与众神及被神化的圣贤一同受人崇拜——道教如佛教一样，为每个场合、几乎每个地方都发明了神明。其中必须一提的是龙神，其领域包括江海湖河池沼及其中一切生物，云雨的种种变化也归其掌管。据说其国中有无数小龙，为其臣属差役。此教其他神明还可无限列举，篇幅所限从略。道教因本土起源而为中国统治者所喜，胜过佛教，故国家祭祀用其僧侣仪节。其庙宇僧侣相对较少，妇女也不像信佛教那样成群信奉。它过于玄奥思辨，难为大众所喜；但奇妙的是，正如两极相通，它长期实行现代招魂术（spiritualism）的一切形式——叩击声、转桌。在中国各公共场所都可找到它的灵媒，花小钱即可咨询来世、亡友，或世界他处正在发生之事。

三教有一些共同的偶像崇拜习俗，将它们交织在中国民族的历史与信仰之中。其中最主要、也是目前唯一需要提及的——因其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根深蒂固，且构成基督教传播最强大的障碍——是祖先崇拜。其仪节被视为孝道不可或缺的要素，全国人人有责以最郑重的方式遵守。家家应保存祖先牌位或画像以供祭祀。牌位为木制，长约十二英寸，上刻

亡者姓名、称号、生卒年月及子孙姓名。画像在人死后绘制，多不能算作忠实的肖像。这些牌位在新年及亡者诞辰时请出祭拜。祭祖包括跪拜、供熟食、焚香、点烛、烧纸钱，有时还演戏助兴。祭祀可在家中、家庙或墓前随意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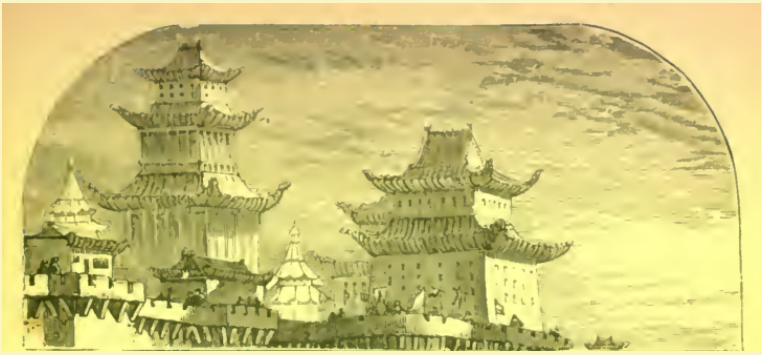
图十一　家庭在家祭祖

中国的诸宗教中，没有一样能有效约束人不行恶，或使人过圣洁生活。孔子的教导既不认神的存在，也不认灵魂不朽，不能洁净人心，也不能激发高尚纯洁的生命。佛教的迷信，使信徒今生无天意引导，又以泯灭为人生最高目标，不能喂养满足灵魂对无尽幸福的渴求。道教的思辨终归于其魔法与招魂术，显明它是黑暗与魔鬼的道理。从这样的回顾中，我们带着难以言喻的欣慰转向基督教纯洁而使人成圣的教导，深怀感恩地呼喊：

*　　*　　*

第三章

福音传入中国的早期尝试



"听哪！音乐的旋律滚滚而来，

如潮水般充盈心灵；

当旋律升至最高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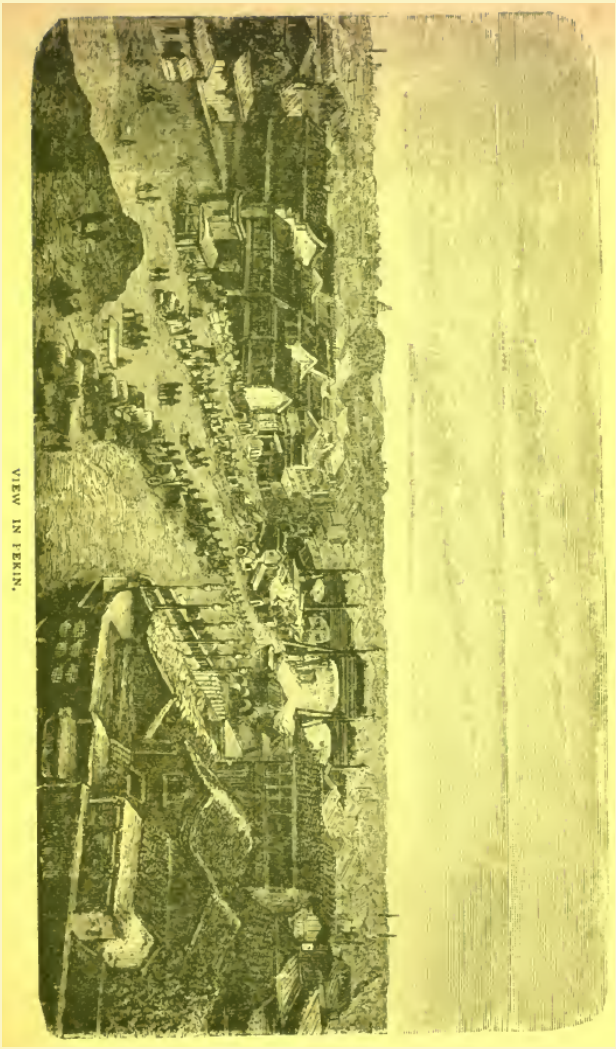
我们便扬帆开启伟业。"

林奇（Lynch）。

为中国归主而发的热切渴望，早已搅动献身基督的工人的灵魂；教会历史的不同时期，都曾有人尝试把福音传遍这片土地。这不足为奇。中华民族绵延四千年的顽强生命力，在时光的风暴中屹立不倒——而那风暴已把世界上一代代霸主帝国尽皆摧毁——这使中国人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也为他们披上一层浪漫的光环，足以点燃冒险者的热情。他们的古老宗教哲学体系、各种科学成就、众多工艺与制造业的精湛技艺、土地上蕴藏的巨大矿产财富，无不吸引着学者、商人和政治家的目光。但那庞大的人口，沉沦在道德的最低深渊，足以激起仁人志士的恻隐之心，也足以唤起每一位基督徒的热忱——凡是灵魂能回应"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命令的人，无不如此。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拦阻了基督徒为使中国归主所作的努力：中国人从根本上顽固地拒绝与外国人交往，尤其拒绝那些想把百姓从本土宗教中争取过来的人。因此，他们在每一个关口都对基督教的传播者紧闭大门。结果是：直到本世纪初，还

没有一位传讲真理的福音教师能够踏入中国；直到本世纪中叶，福音还未在这片土地上获得真正的立足点。

诚然，一千多年前，基督教传教士就曾尝试进入中国。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在六世纪或七世纪向中国派出使者；他们劳苦的遗迹——西安府（Si-ngan Fu）的一块石碑——至今犹存。这块石碑简述了聂斯托利派自630年至781年的历史，并附有基督教信仰的摘要。这场运动所做的工作，如今几乎无迹可寻。十四世纪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时，发现聂斯托利派在富贵贫贱中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合理地盼望，在他们立足此地的八百年间，大批中国人曾归服在福音成圣的大能之下。这一派后来失去了信仰的纯朴，终至消亡，残存的余绪也被罗马天主教会吸收。十二世纪，有关长老约翰（Prester John）的传闻一再广传至西方——其中或有几分真实——据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君王，统治着中国以北毗邻之地一个自称基督教的民族。据传他一人兼任君王与祭司之职，其后继者数代皆以同样方式统治。



图十二　北京街景

十三、十四世纪，有几位来自欧洲的先锋使者——献身之士，极具才干——深入中国，传扬了部分福音真理。他们的领袖是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John de Monte Corvino），明智的历史学家尼安德（Neander）见证说，他是真传教士的典范。他深入北京（Pekin），并成功在皇帝的朝廷中获得高位。他精通中国语言，把新约全书和诗篇译成中文。他以真正的明智之举，专心在青年人中间做工，培养本土传教士，好把新道理传给他们的同胞。他为六千名归信者施洗，在北京建立了两座教堂，其中一座离皇宫极近，清晨基督教圣诗的悠扬歌声随晨风飘入皇帝的寝宫。孟高维诺（Corvino）因多方操劳耗尽了体力，五十八岁便去世了，未老先衰，为艰辛困苦所磨蚀。

两个半世纪过去了，一位真正具有使徒精神的人，再次尝试穿透这片广大的道德荒漠。1553年，圣洁崇高的沙勿略（Francis Xavier）来到上川岛（Sancian），正在前往中国途中。他已在印度和日本历尽千辛万苦，但直到把耶稣之名传给中国的亿万生灵，他内心饥渴的不满方能平息。许多困难横亘在他面前，但他坚持不懈地努力克服，眼看就要实

现心愿了。从那小岛上，他极目远眺，凝望着他渴望深入的那片土地的岩石海滩，焦急地等候一艘帆船载他渡过中间的海面。他打算趁夜色掩护登陆。他预料自己会被捉拿下狱；但保罗和西拉在腓立比不也如此吗？一场大复兴正从那次逼迫中兴起。神仍能使人的忿怒成全祂的荣美；纵然别无可为，也可在中国的囚徒心中撒下种子，待他倒下之时，结出丰盛的庄稼。然而那位全智的掌权者——祂曾将这意念放在他心里，也必奖赏这奉献之心——却没有容许这心愿实现。当他等候船只载他渡海时，烈性热病击倒了他。他躺在海滩上，凛冽的寒风在刺骨的冬日里呼啸环绕。谵妄中，他的灵魂似乎仍充满使徒的热忱，高喊"Amplius, amplius"——"更广，更远！"热退之后，他的体力也耗尽了，躺在那里面对最后的大敌。他的脸发出超乎尘世的光辉，他带着圣洁的喜乐流泪，高喊："主啊，我投靠了祢，求祢叫我永不羞愧。"他就这样得胜地从尘世冬日的凄苦，进入天堂永恒的夏天。

不久，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决心再次尝试刺入这片黑暗的异教大陆。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Valignano）在前往日

本途中滞留澳门（Macao），远远望见中国的海岸依然向福音关闭。他呼喊："磐石啊，磐石！你几时才开？"他渴望把这心愿化为实际行动，便劝说两位同伴——都是品格卓越、才干出众的人——去强攻这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凭着同工们的坚定决心与机智，尝试成功了。他们先装扮成佛教僧人，继而以中国文人的身份出现，不久其中一位利玛窦（Matthew Ricci）就在北京（Pekin）获任重要文职，深得皇帝宠信。无论他表面上从事何种事务，从不懈怠地为建立和传播他的信仰而劳苦。他这样度过了二十七年，于1610年去世，同工和在他带领下形成的基督徒团体都深深哀悼。他留下三百多座教堂，作为他热忱与审慎的纪念碑。后继者中也有志同道合之士，行事谨慎明智，志向坚定。其中最杰出的是汤若望（Adam Schall，卒于1666年）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卒于1688年）。二人都精通科学与各种学问，作为博学的哲士，他们获得了作为基督教传播者所不能得的尊荣。他们编订年历，督造大炮，与别国谈判条约；但始终把传播基督教作为他们真正唯一的使命，摆在面前。他们在北京（Pekin）和皇宫中传扬信息，为在各省各城劳苦的卑微同工遮风挡雨，并设法打开国门，不时悄悄

迎入新的帮手。逼迫爆发，肆虐数年，其间基督教堂被关闭，信徒四散；但到1671年，患难过去，旧有教堂重开——虽不许再向外扩展——据报受洗者仍不少于两万人。这些受洗者或许大多有名无实，所见证的归信只在表面；所传的道理从福音派的立场看或许大有缺欠；他们的体系或许掺杂了天主教的毒素，使他们的工作在我们眼中大为失色；但让我们对他们公道，甚至宽厚。他们散布各地的传单，远胜于后来天主教徒散发的那些可怜浅薄的东西——那些东西多半充满荒诞的传说。他们论罪的性质、基督的道成肉身、赎罪的真实，阐述得清晰明确。他们有许多真诚的归信者，甘愿以血封印信仰；无论对他们工作的性质作何评价，都当把他们应得的尊荣归给他们——作为第一批到这异教大本营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作为给更正教会留下可效法榜样的人。罗马天主教至今在这片土地上维持着广泛的传教事业，约有二百座教堂，二十五万信徒或会友。他们干预中国的民政与政治生活，招致官民的嫉恨；若非如此，近年来他们的进展本可比现在快得多。十八世纪大复兴运动的一个结果，是新教基督教世界被一种强烈的渴望占据——渴望异教徒归主。因这渴望，借着蒙拣选的器皿，现代差会兴起，本世纪的伟大布道

运动就此诞生。在迫切渴望把福音撒向仍陷于迷信偶像的列国之时，中国不可能被忽略，也不可能不吸聚许多恳切的代祷。它的古老、它的排外、它独特的文明、它庞大的人口，使它一举成为教会为主耶稣基督征服的禾场中最引人入胜、最艰难、也最广阔的一块。使徒们当年凭信心出去攻打罗马帝国中的罪恶堡垒时，眼前也没有摆着比这更宏大、更广阔的工场。当年使徒们做大事工所需的信心、热忱和膏抹，对承接这攻打罪恶坚垒——这座至今刀枪不入的堡垒——任务的人，同样是迫切不可少的。

简述第一位现代来华使徒的生平——他以百折不挠、恒久忍耐的热忱，投身这巨人的事业——正是本书的目的；我们诚挚盼望，这故事的叙述能点燃许多人的心，激起慷慨而神圣的热情，来助成这使亿万国民归主的大工。现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座右铭都应当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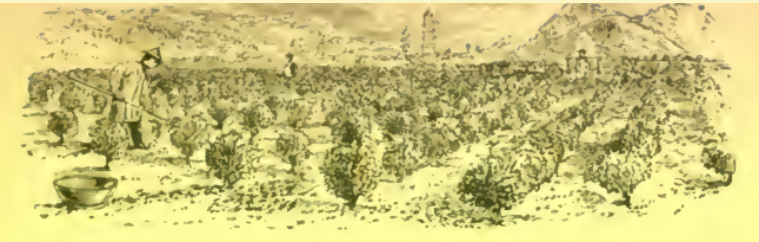
为基督得中国，就在这一代！（CHINA FOR CHRIST, AND IN THIS GENERATION.）

*　　*　　*



第 四 章

罗伯特·莫里森： 童年与青年



"美丽的少年，你前行之路的漫漫漂泊，

不由我来追述；

无论是在生气勃勃的青春欢腾之日，

还是在更为崇高的壮年征程。

你的心需要何种磨炼，

何种乌云会遮蔽你的太阳,

唯有上帝之眼能读懂,

愿祂的旨意成就。"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782年1月5日，出生在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风景如画的小镇莫珀思（Morpeth）的布勒斯格林（Buller's Green）。*他的父亲詹姆斯·马礼逊（James Morrison）是一名农场工人，在罗伯特三岁时，举家迁往泰恩河畔纽卡斯尔（Newcastle-upon-Tyne），在格罗特市场（Groat Market）开办了一家鞋楦和靴楦制造作坊。他一家人居住的地方，长期被称为"莫里森小巷"（Morrison's Close），以纪念他那位著名的儿子。在那里，他雇佣了几名工人，衣食无忧，以敬畏上帝之心养育着八个孩子。他是苏格兰人，妻子是诺森伯兰人，两人都是信仰热忱、言行一致的虔诚基督徒。他们加入了高桥（High Bridge）的一间古老长老会教堂，教堂入口须穿过一家小酒馆的院子。马礼逊先生在教会中备受敬重；一位与他和罗伯特相熟、同属该教会的年长老姊妹，近来作

证说，这位父亲是一位极其正直的人，教会中没有哪位成员或职员比他更受敬重。他多年来一直是教会中备受爱戴的长老。当时的牧师是约翰·赫顿牧师（Rev. John Hutton），他忠心致力于会众的利益，对这位传记主角的心灵产生了健康而深远的影响。

* 这栋房子一直存留到1887年3月28日，这一天它被夷为平地。

罗伯特被送到詹姆斯·尼科尔森（James Nicholson）所办的一所学校读书，尼科尔森是他的舅舅，颇有学问。他在那里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起初他学习很慢，甚至曾被列为历史上著名的"朽木"之一；但后来他豁然开朗，对学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进步飞快，成绩令人满意。

他的牧师赫顿先生也悉心培养他的圣经知识和宗教职责，常按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长期流行的方式，或在家中，或在公共场合考问他教义问答。在纽卡斯尔，人们最爱传讲这样一个故事，那位前文提到的年长老姊妹也常讲起：他十二岁那年，一个安息日晚，在礼拜堂里一口气背诵了《诗

篇》第一百一十九篇全篇；牧师为了进一步考验他的记忆，又用各种方式考问他不同的段落，孩子一一应对，全无差错。

十四岁离开学校后，他拜父亲为师当学徒，干起本行来勤奋刻苦。有一段时间，他似乎被一些轻浮的同伴引入了歧途，但在家里他表现得十分孝顺，父亲很少需要说一句责备的话。对母亲，他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几乎称得上殷勤；他又极其热爱真理，据说一生只撒过一次谎，而且那次虽无被识破之虞，他却良心难安，竟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过错。1798年，他戒绝了恶习，与一切品行不端或可疑的朋友断绝往来，真正归信，归服于上帝的侍奉。这巨大的转变，似乎更多是长期教导和周围健康宗教氛围熏陶的结果，而非出于某位特定人物的引导；但他随即寻求与教会联合，并参加了在他父亲作坊里、每周一晚举行的祷告会。他还开始了灵修阅读的课程，主要读《圣经》；制定了一份时间管理计划，并严格遵守；甚至学了一套速记法来帮助学习。他与希尔兹（Shields）一位宗教热忱相投的年轻人结为密友，几乎每

天都相聚祷告，作敬虔的交谈。他们还一起探望贫病之人，凡有机会，便以各种方式为主作工。

渐渐地，他的心灵愈发沉浸于宗教之事。1800年，为了更安静独处，他把床搬进了作坊，常常读到凌晨一两点，读罗曼恩（Romaine）的《Life of Faith》（《信仰的生命》），或哈维（Hervey）的《Meditations》（《默想集》），或马歇尔（Marshall）的《Sanctification》（《成圣论》），或摩西姆（Mosheim）的《History of the Church》（《教会史》），但读得最多的，是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那无与伦比的《圣经注释》（"Commentary"）。他还努力学好英文语法，认真考察基督教信仰的证据。《传道杂志》（Missionary Magazine）已由爱丁堡的一家出版商创刊发行，他定期向朋友借阅；大概就是从这份刊物开始，他的心第一次向宣教禾场倾斜。他读书睡觉的那间作坊，直到近年还基本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模样。1859年，R. I. 威尔伯福斯牧师（Rev. R. I. Wilberforce）——当时已叛教归向天主教——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对马礼逊博士的声誉发起了一次粗野的攻击。J. C.

布鲁斯牧师博士（Rev. J. C. Bruce, D.D.）在一次讲演中接招回应，我们摘录其中一段如下：



图十三　中国儿童

"这间作坊如今由一位木匠使用。上周，我与朋友约翰·芬威克先生（Mr. John Fenwick）一同去看过那个房间。地方有些破败，整个景象与其说是振奋人心，不如说是令人低沉。我朋友一走进去，仿佛回到了五十年前。他指着那条长凳，说他曾无数次看见马礼逊在那里干活，还告诉我，他常见马礼逊面前摊着一本书。在这间简陋的作坊里，诺森伯兰郡两位最伟大的人物——罗伯特·马礼逊和乔治·史蒂芬生（George Stephenson）必定常常相遇。两家是世交。史蒂芬生年轻时，闲暇时间都用来做鞋。他自己做鞋楦，还夸耀自己的手艺。有一次，史蒂芬生与一位同行较量手艺，为了让裁判不带偏见，便征得马礼逊一家的同意，在自己的作品上盖上他们的印戳。"

青年马礼逊还在潘登迪恩（Pandon Dene）租了一小块菜园，那时是纽卡斯尔风景宜人的郊区，如今已在建筑和商业的扩张中消失。他常到那里默想祈祷；即使在干活时，《圣经》或其他书籍也摊在面前，好让双手忙碌时，心灵也能得到滋养。每逢安息日，他按时参加教会的聚会，常在父亲家里主持家庭敬拜，定期探望病人，并从微薄的收入中拨

出一部分周济他们；安息日两堂聚会之间的空闲，他多半用来教导贫苦的孩子。父亲有一名小学徒，他努力想把他引向基督，常把他带到一旁，单独与他一同祷告。他的心切切地寻求亲友的归信。他曾以锲而不舍的恳切，劝勉一位当水手的年轻亲戚寻求主，以至于那年轻人说，他的话总在耳边萦绕不去，直到被引到耶稣面前。这样，从他基督徒生涯的起头，他就表现出那种深刻的责任感、强烈而坚定的目标感，以及渴望灵魂得救的心，这贯穿了他此后的一生。

他在1802年自荐投身传道事工、致信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委员会的一封信，把他早期的基督徒生活描述得十分生动。信中写道：

"在我生命的早期，我享有了敬虔父母这一无价的特权（我永远为此感恩），从小习惯了恒常按时参加福音的宣讲。家父一向谨慎地在家中维持对上帝的敬拜，并以基督教信仰的原则教育我。年纪稍长，我参加了约翰·赫顿牧师的公开教义问答教导，从他的教导中获益良多。借着这些方法（在上帝美好的恩手中），我的良心稍得启迪，我也得以不致像许多未重生的人那样放纵狂欢，虽然那时我仍活在没有基督、没有

上帝、世上没有指望之中。我不识自己心中的痼疾；尽管我常感懊悔、良心责备，我却自欺，以为虽然行在自己心所喜爱的路上，总会得着平安。

"大约五年前，我深深觉醒，认识到自己的罪，虽然我记不起有什么特别的缘由，除非是那时我变得有些放荡亵渎，不止一次，在那年幼的年纪，被恶友引诱，我竟酗酒。回想自己的行为，成为我极大的不安，我开始认真挂念自己的灵魂。我感受到永刑的可怕，死亡的恐惧四面环绕，我便夜夜向上帝呼求，求祂赦免我的罪，求祂赐我在救主里有份，求祂使我的心志更新。罪成了重担。就在那时，我经历了生命的改变，我相信心也改变了。我与从前放荡的同伴断绝来往，专心读书、默想、祷告。上帝乐意将祂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那时我深深经历了年少时的恩慈和定亲之爱；虽然起初的爱火渐渐平息，我相信我对救主的爱与认识却在增长。自那时起（不久后我便加入了约翰·赫顿牧师——我现任牧师——所牧养的教会的圣餐团契，也成了一个祷告团体的成员），主乐意恩慈地使我谦卑、试验我；虽然我在信靠中常经历许多喜乐平安，我也同样经历了内住之罪的许多争战——情欲和

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二者彼此相敌，使我不能做我所愿意做的。我渐渐更深地认识上帝律法的圣洁、属灵和广大，更深地认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污秽不配，和主权恩典的丰盛白白。我尽力犯罪；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有好几年，他记日记，记录自己的行事和经历。日记的条目自然流畅，真实地流露出他的心志倾向。下面摘录1800年日记中的两三则，可作众多的代表："2月5日。五点起床。经文：那鸿书一章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安慰人的话！晚上散步，为上帝的作为欣喜。夕阳西下，明月高悬，夜幕降临，大海在远处低吟。上帝是我的创造主，也是我的救主。今夜独自在家，向我的上帝祷告。睡了五个小时。""2月23日。主日。六点半起床。散步到福斯（the Forth），雾很大。回家后在作坊里祷告。哦，蒙福的独处，我爱你！我不孤单，因为上帝与我同在。读了一部分罗曼恩先生论哈维先生逝世的讲章。去聚会所，听了一篇论行邪术的西门的讲道。午饭后带杰姆（Jem）进作坊和他一起祷告，又考问他

教义问答。下午听了一篇论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讲道。和弟弟托马斯一起喝茶。C. H.和我一起唱诗、祷告、读经。经文：诗篇四十八篇十四节。我被虚妄的意念困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6月18日。五点起床。祷告后静坐到六点，然后去干活，一直干到晚上近八点，C. H.来了。我们一起唱诗、祷告、读一篇讲章，之后和他散步到菜园。我们去拜访赫顿先生。交谈严肃认真。哦，愿我主来的时候，我能警醒谨慎！"

1801年，他开始认真考虑进入基督教传道事工，并为此有系统地预备学习。下面这段日记表明了他当时的心境：

"星期五，6月19日。今天我拜莱德勒先生（Mr. Laidler）学习拉丁文。交了十先令六便士的入学费，每季度学费一几尼。不知结局如何，唯有上帝知道。若祂愿意留我在世，我的心愿是，照祂所赐的机会，侍奉基督的福音。哦主，我的上帝，我全部的指望在乎你，单单在乎你。愿上帝因基督我救主怜悯我这个罪人，若你喜悦，求你赐福这次尝试。阿们。"这段摘录清楚地表明了他思想的方向，他的一切安排都

与之相合。他每天从早六点干活到晚六点，只在九点到十点去莱德勒先生那里听课。他安排饮食以利学习，夜夜在全家人都睡下后仍伏案读书。他如此勤奋地追求知识，以至于十八个月后进入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做学生时，他不仅拉丁文有相当的根底，连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入门也已掌握。当他这样专心预备、为将来进深时，他曾到桑德兰（Sunderland）短期学习父亲生意的另一分支，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名叫威尔逊（Wilson）的年轻人。这位朋友讲述了下面一件事：

"我们四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论一些白发基督徒归入上帝隐秘之事、在静默顺服中敬拜的道理。马礼逊先生不爱多言，我们便请他把他对所谈之事的心得赐教。他回答说：这些事我或许有许多不明白，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是罪人，耶稣基督是合宜的救主。

* 一位住在纽卡斯尔的牧师。

他是众人中最年轻的，这样的话深深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罗伯特和母亲之间有着最温柔的深情。他是母亲最疼爱

的儿子，凭着母亲的本能，她很快猜到他的心正倾向于教会的传道事工。但随着年老体衰，她愈发紧紧抓住他，一想到他要离家就难过不已。他的孝心极强，便应许她，只要母亲在世，他永不离家。母亲对他极其信任，在晚年的人生经历中，唯向他寻求安慰和慰藉。1802年，母亲离世，离开了家人，也离开了人世。她病中，他殷勤侍奉床前，照料她的需要，给她喂药，在她身旁献上祷告，最后领受了她临终的祝福，为她合上了眼睛。

*　　*　　*



第 五 章

为 大 工 做 的 预 备



"重任自有大才当，

"上帝把美德、性情、悟性、品味赐给世人，

"助他踏入人生，恰落入为他预定的位置。"

——考珀（Cowper）

马礼逊先生（Mr. Morrison）在预备中勤奋努力，他的志向也越来越明确、坚定。进入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牧职的路没有打开，他的思想便转向了公理会神学院——当时名为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后来改称海伯里学院（Highbury College）。下面两段摘录表明，他的灵魂既渴望在属神的生命中长进，也渴望走上牧职之路：

"有福的耶稣啊，我长久以来为我不朽的灵魂寻求安息，一时在肉体的情欲里放纵，一时又在心思的情欲里放纵。我年幼时，曾与醉酒的人、犯安息日的人、亵渎的人为伴；但在这些事上，我的心责备我，我没有安息。后来我以学问和书籍为我的神；但一切，一切都是虚空。我到你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因追寻幸福而徒劳疲乏，又因负罪感而沉重不堪，耶稣，上帝的儿子，我到你这里来，使我得着舒畅，除去我的重担。

"耶稣，我的主！你拥有那充满永恒上帝的一切！

"哦！求使我疲乏的灵魂得安息，

"除去我的罪——那沉重的重担。"

1802年9月25日，他这样写道："今天，我写信去询问关于霍克斯顿学院的一些事。值此一天将尽，我该说什么呢？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在你数点宝贝的那日，使我属你；在上帝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那日，也求你如此。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11月24日，他正式申请入学。他的信详尽叙述了他早年的宗教感动和归向上帝的经历，然后用下面几句话谈到他的教义立场和蒙召作传道人的呼召："一封信的篇幅不容我详述我的原则，或许只须说明：我在苏格兰教会（Church of Scotland）的教义中受教育，就是《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所载的教义；就我目前所能查考的，我都是从原则上拥护这些教义。由此，我对洗礼圣礼的看法也就可知了。

"至于促使我渴望作传道人的动机，是这些：热切渴望在上帝美好的手中作器皿，使罪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上帝；作器皿建造教会；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我切慕作先知讲道，因为那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我还要说，这些经文不仅表达了我的动机，也包含我对当前所行之事的凭据，因为它们是使徒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要切慕……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你们要切慕作先知讲道。'

"然而，我愿意顺服我天父的引导。他最知道，必拣选并使用他认为合适的器皿。愿他的旨意成就。"他随即被委员会接纳，并被召往伦敦，1803年1月6日抵达。

当时霍克斯顿学院由辛普森博士牧师（Rev. Dr. Simpson）和W.阿特金森牧师（Rev. W. Atkinson）主持，马礼逊在学生中找到了意气相投的伙伴：后来成为哈克尼（Hackney）的H.F.伯德牧师博士（Rev. H. F. Burder, D.D.）、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J.克卢尼博士（J. Clunie, LL.D.）、斯特普尼（Stepney）的J.弗莱彻博士

（J. Fletcher, D.D.）和埃克塞特（Exeter）的G.佩恩先生（G. Payne, LL.D.）。他与他们都保持着坚定的友谊，与前两位更一直亲密无间，直到去世。

他在学院刚安顿下来，一场深深触动他心灵的试炼就临到了。他的父亲身体虚弱已有一段时间，家里的生意很大程度上靠罗伯特的操劳支撑。父亲病情加重，一封恳切而慈爱的召唤信寄来，要儿子回家，重操旧业。他的心太坚定了，对新呼召的热忱太迫切，不容他这样做，于是他写了一封回信，字里行间充满柔情与孝心，却也表明了他追求神圣呼召的不可更改的决心。1803年2月5日，他写道：

"尊敬的父亲、兄弟和姐妹们：上月19日来信收到。得知父亲的腿疾越来越重，我很挂心；但我能做什么呢？我仰望我的上帝，也是我父亲的上帝。他所行的无不美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父亲、兄弟、姐妹们，我把你们和我自己都交托给他，我信他顾念我们。我们的日子岂不是很少吗？我却愿，若主愿意，他赐你们所需用的，使你们在世寄居的短短日子里，行事为人诚实，端正可取。我信他必如此；愿主以丰盛的救恩、恩典和知识祝福你们。你们劝

我回家。我感谢你们的美意；愿主为此祝福你们。但我没有意愿回去；既已手扶着犁，我就不愿向后看。主既喜悦使我一路亨通，又使我在这些人眼前蒙恩。"他的家人仍不满意他的决定，这对他来说是个痛苦的话题；但他从未一刻偏离他坚信的神圣本分，他的父亲、兄弟和姐妹都活得够长，亲眼看见他在所选的道路上是蒙上帝护理引导的。

他到伦敦不久，就去拜访了沃博士牧师（Rev. Dr. Waugh）——一位敬虔热忱、性情慈爱的牧师，当时在牛津街韦尔斯街（Wells Street, Oxford Street）主持一间大教会。他被接纳为会友，不久后在圣路加济贫院（St. Luke's Workhouse）讲了第一篇道，从此常在伦敦周围的乡村讲道。他也找到许多机会探望穷人和病人，一如他在纽卡斯尔（Newcastle）养成的习惯。他在霍克斯顿孜孜不倦地攻读，上面提到的同学们都留下了热情洋溢的见证，述说他在心智和属灵追求上的热切。克卢尼博士（Dr. Clunie）用这些话总结了他对马礼逊学院生活的详尽描述：


ISLAND OF HONG KONG, AT THE ENTRANCE OF THE PEARL OR CANTON RIVER.

图十四　香港岛珠江口

"他是最模范的学生，总以出类拔萃为目标，即使在某些他似乎很不擅长的学科上也是如此。但他倚靠以求成功的，不是自己任何努力——无论多么勤奋恒久——而是上帝的赐福。因此，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深深进入路德那句伟大的格言：'善祷者善学'；可以说得很公道，祷告是他灵魂乐意呼吸的空气。虽然当时很少有人料到，他这么快就被召去承担一个可以想象的最艰巨、最重要的岗位，或他会在其中达到如此卓越的境地，赢得基督教会各界和全社会的钦佩，但回想他在霍克斯顿勤奋奉献的历程，就不能不清晰地认出他未来一切成功的萌芽。别人或许有更出众的才华、更丰富的想象、更吸引人的讲道风度或更优雅的举止，但我相信我可以说，没有人像他那样，把道德伟大的三要素——最热切的敬虔、不懈的勤奋和在至善事业中的奉献热忱——如此完满地集中于一身。"

他在学院待了不久，在家时偶尔兴起的海外宣教之愿，就成了他灵魂中明确而主导的志向。他把这志向告诉了学院的导师和司库。他们向他陈明这工作的艰巨，也陈明他在本土工场大有用武之地的特殊机会，并许他到苏格兰一所大学

受训的优待。他们劝他好好祷告、慎重思想。他欣然采纳了这劝告，结果志向更加坚定；1804年5月27日，他写信给当时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考试委员会主席沃博士（Rev. A. Waugh）——就是上面提到的沃博士牧师——自荐到海外工场劳作。他的信常被称作典范之作，简述了他归主的事实、渴望进入牧职的心愿，以及对宣教工作日益增长的兴趣。他说：

"我最初的心愿就是作宣教士。这是我的祷告的负担。我向朋友们表明过这心志。我坦白承认，我来霍克斯顿时心里就是这个愿望；若有人问我，我也会这样表白。我无意隐瞒；但当时我自认不配，又相信学问是必需的。我不知道有宣教士学院这回事。我仍怀着作宣教士的愿望，但认为下决断为时过早，因此进入霍克斯顿的根基课程。我知道耶稣愿意他的福音传到全世界，主所救赎的人要从各族、各方、各民中聚集出来；又记起耶稣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认为，作为圣职的候选人，我有责任应征到最需要工人的岗位。乡下的亲人们和城里的朋友、恩人们都劝我打消这念头，告诉我将要遇到的困难，又许我留在本土的种种

好处。我思想了这些事，祷告求主引导我，使我计算代价，免得作愚昧的盖楼者。我对自己极不放心，唯恐我爱耶稣的心不够坚强，不能带我走过全程。但仰赖他爱我，我现在，先生，已经拿定主意，若主愿意，就撇下一切跟从他，为选民的缘故费财费力，使他们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下这决心时，他与家乡亲人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他们强烈反对。他用最温柔慈爱的言辞向父亲陈明这事，愿意放弃这志向，"若我父亲或其他朋友能提出叫我不走这一步的理由，使我在临终的床上心满意足"。这样的理由没有提出；但从他写给挚友卡斯伯特·亨德森（Cuthbert Henderson）的信中摘出的这些话，可以想象他心灵挣扎之剧烈：

"我兄弟托马斯（Thomas）来了一封信，叫我非常难过。他把父亲事务的处境描绘得那样令人忧心……然后指责我任性，说我能帮他们却不肯。难道我忍心看父亲的家这样陷入混乱吗？我自己，亲爱的兄弟，日复一日地流浪，哀悼一位缺席的主。我在天父掩面的隐退之下流浪，在自觉无知软弱

之下流浪。我能做什么呢？多年来我日夜渴望、祷告、劳苦，盼望主成就的事，主已经喜悦地成就了；如今愿望得偿、祷告蒙应，难道我转身回去吗？哦，我的上帝，我向你举起我的灵魂。若我如今遇难便离弃他和他的工，将来在审判的日子，我怎能在耶稣面前站立得住呢？哦，我的朋友，求你祷告主除去我一切的罪，使我的道路在他面前平坦，使他亲近我宝贵不朽的灵魂；也求你为我兄弟和父亲祷告，我恳求你，我的好朋友，常去看望他们；愿主祝福你，藉着信保守你，直到永远的救恩。"

5月28日星期一，他在传道会董事会（Missionary Board）面前接受面谈。面谈非常满意，按惯例的第二次考试就免了。他当即被接纳，奉命前往当时由可敬的博格博士（Dr. Bogue）主持的戈斯波特（Gosport）宣教士学院。

他随即准备遵命前往。同学们在一场联合祷告会上，满怀深情地把他交托给"上帝特别的恩典"；被接纳后的那个星期三，他动身前往戈斯波特，受到了学院院长的热烈欢迎。他在那里只待了很短时间，他对这工作的胜任和预备很快就显明了；差派他到工场的安排也很快定下。有一段时间他对

自己的去向全然不知，7月31日写信给克卢尼先生（Mr. Clunie）说：

"我未来的去向，我全然不知。正在酝酿派一个宣教团去中国。博格博士似乎很热衷此事。我曾想过去非洲内陆，到廷巴克图（Timbuctoo）。我把我的事交托给主。愿他为我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开一扇有益的宣教工场之门，赐我灵魂作我的工价。"同时他也写信给姐姐汉娜（Hannah）："正在酝酿派我去中国宣教；不过，目前全然未定。我想过去非洲的廷巴克图。愿主带我到某个地方，在那里使我对人的灵魂大有用处。"

提到廷巴克图，或可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勇敢而不幸的旅行家蒙戈·帕克（Mungo Park）当时正筹划在那里建立一个英国居民点。当时正在商议派一位医生安德森先生（Mr. Anderson）去非洲，并派一位牧师宣教士同去。马礼逊先生似乎很想去；但传道会的委员会为他另有安排，起初打算派他去马六甲海峡（Malacca Straits）的槟榔屿（Prince of Wales Island）。他没有在不确定中等待太

久，就被派往中国，并奉命着手学习中文的初步知识，预备自己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马礼逊先生始终坚信，派往中国是出于上帝的护理。他曾为这任命作特别而长久的祷告，甚至倾吐过一个真正使徒式的、忘我的祈求："愿上帝把他安置在宣教工场中困难最大、在人看来最无望克服的那个部分。"后来的事似乎表明，这祷告确实蒙了应允。

委员会作这任命时的想法是：所选的代理人前往中国，或设法住在中国本土，或在附近岛屿上找个避难所，在那里学习语言，着手翻译圣经。当时考虑的不过如此；等这事做成了，再考虑下一步。委员会的计划还包括派两三个人陪马礼逊先生同去；著名哈丁顿（Haddington）的约翰·布朗博士牧师（Rev. Dr. John Brown）的一位儿子确曾被选中，但他谢绝了邀请。后来又请范德肯普博士（Dr. Vanderkemp）离开非洲，前往中国主持宣教事工。这事也落了空。显然，上帝的护理正以人察觉不到的方式引导着传道会的行动。今天我们回头看，很明显，若派一队代理人去中国，必会招致当权者的恶毒反对，使福音的一切入门努力

都归于徒然。因此马礼逊先生的任命就这样定了下来，没有找到同伴与他分担这事业的试炼与责任。

1805年8月，他离开戈斯波特前往伦敦，要学一些有用的天文和医学知识，也要把在伦敦所能学到的中文尽量学到手。他在圣巴塞洛缪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见习，听布莱尔博士（Dr. Blair）的医学讲座。他去格林威治（Greenwich），跟赫顿博士（Dr. Hutton）学天文。他住在主教门街（Bishopsgate Street），往返格林威治都是步行，带着各种数学仪器和其他器具，一路都在读书。他还聘请了一位当时住在伦敦的中文老师，名叫杨三德（Yang-Sam-Tak）。此人颇有学问，但性情暴烈、骄傲、专横。马礼逊先生被他凶暴专横的脾气大大试炼；但为了达到他的大目标，也为了这人本身——他极渴望这人的灵魂得救——他以惊人的忍耐容忍了他。有一次，马礼逊先生烧掉了一张三德写过汉字的纸。他已经把那些字背熟了，再用不着；但老师竟大怒，三天拒绝继续授课；为免再犯，学生此后写在一块锡片上，字用不着时就可以擦掉。令人欣慰的是，三德被学生的仁慈和忍耐感化，竟和他一起读圣经，也

一同参加家庭敬拜——这是他从前嗤之以鼻的事。后来，他经马礼逊先生介绍，在霍恩（Hon，原文残缺，存疑）一位商人的货仓里谋得了一个很好的职位。

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北安普敦郡（Northamptonshire）朗巴克比（Long Buckby）公理会牧师W.莫斯利牧师（Rev. W. Moseley）发现了一份手稿，内含中文翻译的新约圣经的主要部分。那是一册对开本，误标为《四福音书中文版》（Evangelia Quatuor Sinice）。卷首空白页上有这样一段注："此抄本系1737年及1738年在广州（Canton），奉霍奇森先生（Mr. Hodgson）之命抄写，他说已经仔细校对，极为准确。1739年由汉斯·斯隆爵士准男爵（Sir Hans Sloane, Bart.）赠予他。"莫斯利先生因这一发现，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把圣经翻译出版成中文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马礼逊先生对汉字稍有熟悉之后，就开始抄写这份手稿，也抄写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藏有并借给他的一部拉丁文—中文词典手稿。凭着非凡的勤奋，他在伦敦居住的几个月里抄完了这些手稿，还热切地攻读前述其他学科，并参与许多实际的慈

善工作。谈到这些为工作所做的预备，米怜博士（Dr. Milne）说："所学到的语言，后来证明用处不大。词典和《福音书合参》（Harmony of the Gospels）更有用。这些原是一些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作品。不知是何人、何时编成；但上帝的护理保存了它们，使之有用，这些作者应得的功劳，日后必归于他们。"

在这段预备期间，他的心深深牵挂着兄弟姐妹及其儿女的得救。他写了许多信给他们，洋溢着慈爱和对他们福祉的渴望。7月他回去探望他们作告别之访。朋友们围拢在他身边，流露出深厚的依恋，大大试炼他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他在他们中间住了两星期，讲道十三次，探望了所有亲友，还南下到了爱丁堡（Edinburgh）和格拉斯哥（Glasgow）。然后他回到伦敦，预备出发。10月23日他写信给父亲：

"上星期二我见了董事们，委员会同意我搭第一班便船前往马德拉斯（Madras），再转往马六甲（Malacca），把行李留在那里，到广州（Canton）去看看能否安顿下来。若能，我就写信到马六甲取我的书；若不能，我就回来住在马

六甲，那里有几千华人，我要在那里努力学语言，也要尽快向马来人（Malays）传福音。"12月23日，他又写信给兄弟托马斯："上次写信时，我还指望这时已经在去中国的路上了。我们的朋友们也确是这样打算的；但因哈德卡斯尔先生（Mr. Hardcastle）和考伊先生（Mr. Cowie）身体不适，必要的步骤被耽搁了。你要知道，我们的宣教士若没有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明文许可，不能搭英国船去印度。他们曾为现今在加尔各答（Calcutta）附近塞兰坡（Serampore）的浸礼会（Baptist）宣教士申请许可，被拒绝了。我们现在在印度的宣教士都是搭外国中立船只去的。我们传道会从未向他们申请过许可，现在却打算为我申请。"

然而许可没有拿到。为他和两位同学戈登先生（Mr. Gordon）、李先生（Mr. Lee）——他们夫妇正要前往宣教工场的其他部分——订好了船位，搭乘雷米滕斯号（the Remittance）好船去纽约（New York），他到美洲后再按当时情形，或直往广州，或经印度转往，相机而行。临别故土在即，他的心情可从1807年1月2日的日记中看出："这是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主啊，若你的同在不与我同去，就不要领我上去。愿全能上帝的祝福伴随我，愿他同在的天使走在我前面。我不甚沮丧。今晚我努力回想我所寄望的一些应许。'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浮上心头；又有'不要害怕，你这虫雅各'。愿我蒙恩，永远单单倚靠上帝的膀臂；除他以外，无人能扶持我。"

1807年1月8日，他在斯沃洛街苏格兰教会（Scotch Church, Swallow Street）被按立、分别为圣，投入他神圣而使徒的工作，与上面提到的两位宣教士一同按立。祷告、读经和劝勉由T.汤森牧师（Rev. T. Townsend）主持；G.伯德牧师博士（Rev. G. Burder, D.D.）向宣教士们提问；宣教士们告白了他们藉此承担要教导异教徒的庄严真理；然后由马礼逊先生敬爱的可敬牧者沃博士牧师（Rev. Dr. Waugh）献上按手奉献祷告；接着尼科尔博士牧师（Rev. Dr. Nicol）以《使徒行传》二十章17至27节作了感人的训勉；最后由C.巴克牧师（Rev. C. Buck）以祷告结束。这是一场深深感人、庄严的仪式，长久留在与会者心中，不仅因

为可敬弟兄们令人难忘的讲道和祷告，更因为马礼逊先生以简单自然的方式述说自己的经历和信仰。

他向父亲、兄弟姐妹告别英格兰的信洋溢着慈爱之情，尤其牵挂那些尚未成为基督徒的人。他这样写信给姐姐汉娜："我亲爱的、亲爱的汉娜，为你的灵魂着想吧；把天堂和地狱、把垂死的救主摆在你面前。代我向你亲爱的伴侣问好；把这些话告诉他！一同跪下，流泪呼求上帝，靠着耶稣求怜悯。我打算明天，或最迟星期三早晨，去格雷夫森德（Gravesend）搭船去纽约。我身体很好，并不沮丧；离开你们我很难过，但我盼望并祷告（哦，愿上帝成就！）我们不久都要被带进永远的荣耀。可是，亲爱的汉娜，我为你担心，怕你还在未归正的光景中。原谅我，原谅我；我这样说不是严厉，乃是出于对你宝贵灵魂的爱。来就耶稣；来就耶稣。这事不做，别的都不值得挂心。"这种恳切的呼求，显出一位真正布道家和宣教士的灵。

在他向父亲的告别信中，他详述了为航程和安顿所作的安排："我有介绍信给纽约的许多基督徒朋友，他们会尽力为我在广州的美国商馆（American Factory）谋一个住处。

传道会交给我150英镑的银元，不到中国不动用，因为我的船费已付。另外还有20英镑作日常开支。他们还给我200英镑的信用证，开给广州、马六甲和槟榔屿的人。训令要我相机行事，尽力全部或部分自给自足。可见，凡能想到的照顾都想到了，能做的预防都做了。"

马礼逊先生前往格雷夫森德，登上了将载他横渡大西洋的船。他心潮澎湃，写道："我独自一人；要独自前往。哦，愿我不是独自一人；愿我上帝美好的手在我身上，愿他同在的天使走在我前面！我离开亲友故土，目的是什么？我起初的目的，我信至今仍是：上帝的荣耀，藉着可怜罪人的得救。哦，愿我对上帝有信心！哦，愿我对那又大又宝贵的应许有坚强的信靠！"

1月31日星期六，他登船，驶出泰晤士河，向他所选的工场和呼召进发。

*　　*　　*



第六章

初到中国的生涯与工作



"对于彻底、热忱、真挚的热诚，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狄更斯（Dickens）

"祷告加上勤勉，能成就一切。"——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

离开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后，载着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同行几位宣教士（他们是被派往印度宣教工场的）的雷米滕斯号（the Remittance）在唐斯（the Downs）锚地下锚等候顺风。1807年2月7日，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肆虐，船只遭受巨大损失，多艘船沉没，许多船被刮到岸上。在唐斯锚地停泊的大批船队中，雷米滕斯号是唯一能够继续航行的一艘。那确实是一个危急的时刻。马礼逊在10日写信讲述了这件事：

"上帝保全了我们。昨天早上我本想请领航员把这封信带上岸，但风暴来得太突然，他无法离船。天亮之前，我们的锚断成两截，后帆和前帆都被撕裂，我们只得在英吉利海峡收帆裸桅顺风疾驰。海浪高如山岳，空中雪花密布，浓得连船身周围都看不见。正在我们万分危急之时，有人惊呼船起火了，原来是几瓶硫酸（vitriol）爆裂所致。领航员和一名水手跳上后桅索链台，准备跳海——他们宁愿以这种方式葬身大海，也不愿被活活烧死。但万幸的是，其他水手有胆量抓住那些瓶子，把它们扔进了海里。在这一切之中，我的心只专注于一件事：把重担交托给主。"

经过漫长、枯燥、艰辛的航行，马礼逊终于在4月20日抵达纽约，立即着手安排前往广州（Canton）的船位。他与纽约几位主要的基督教牧师和平信徒领袖交往，随后前往费城，希望从美国政府那里争取到美国驻广州领事的关照与保护。在那里他找到了朋友，他们竭力在华盛顿斡旋，成功地从当时的国务卿麦迪逊先生（Mr. Maddison）那里得到一封信，写给驻广州领事卡林顿先生（Mr. Carrington），请他在不违背所代表利益的前提下，尽其所能推进宣教士的计划。他费了很大周折才弄到去中国的船位。当时只有一艘船开往印度，船长担心与英国政府发生麻烦，断然拒绝搭载任何乘客。另一艘船开往中国，但船主要价一千美元。最后，一位经纽约著名牧师梅森博士（Dr. Mason）介绍认识的绅士，安排他搭乘"三叉戟"号（the Trident），船长是布莱克曼（Captain Blakeman），他好意答应带马礼逊去广州，只收他所带给养的费用。



图十五　澳门

在纽约款待马礼逊的那位绅士，多年之后向《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投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这次访问的许多有趣细节。下面摘录几段，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马礼逊的品格，以及他以怎样的心态期待进入工场。作者写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梅森博士把宣教士一行带到我家。当时，十字架的宣教士还是稀罕人物，一群宣教士同来就更罕见了。马礼逊的面容上刻着恩典在一副天生坚定、甚至有些高傲的性情上留下的印记。他的举止与其说是和蔼，

不如说是彬彬有礼、严肃深沉，透着虔诚的敬畏。会面庄重而愉快。我们是生于大西洋两岸的陌生人，彼此之间只有一条纽带；但当基督徒的团契打开心灵的宝藏时，那神秘纽带的神圣性质很快就被认出来了；最后我们跪下一起祷告时，四周落下的眼泪见证了那种对看不见的独一真神、以及一切爱祂之人的奇异之爱——这爱不知海洋与隔山之远，不知距离与时间之隔。

"一两天后，马礼逊突然染病卧床。我坐在他床边，他拉住我的手，谈到病情的不确定性，言语间显出心灵安稳、随时准备面对一切结局的顺服，表达了他对上帝旨意的降服。他敦促我要更加献身于基督的荣耀，最后以这几句话作结——我后来发现这句话常挂在他嘴边：亲爱的弟兄，向上看，向上看！

"因通知得很仓促，第一晚他被安排睡在我们自己的卧室。床边有一张小床，睡着我的小女儿。早上醒来，她照例转身和母亲说话。她原以为会看到父母，却看到一个陌生人，吃了一惊，惊醒过来；但她定睛看着他的脸，问道：'叔叔，你向神祷告吗？"哦，当然，亲爱的，'马礼逊回答，'我每天都祷

告。神是我最好的朋友。'小女孩立刻安心了，头枕回枕头上，安然睡去。从此她成了他最喜爱的小朋友。

"马礼逊身上没有一丝虚伪。一个不友善的批评者也许会说他太骄傲而不屑于虚荣；一个基督徒则更愿意说他太虔诚而不会骄傲。他的举止再平易、简单、不拘礼节不过了。同行的宣教士都尊他如父，到他房间里祷告，事事听从他的建议。他流露的基督徒温柔比他们少；他的敬虔还带着硬皮，他们的还在嫩芽初发。他的心坚定、正直、自主；他们的心则依附他得扶持，聚在他荫下求安稳。……我只再简述他启程赴任时的告别一幕。他开船那天早晨，宣教士同伴们聚在他房间里，做了一次最庄重的告别——那是他们在世的最后一次相聚。可怜的戈登（Gordon）完全崩溃了。马礼逊镇定而庄重。他责备弟兄过度的悲伤，以极大的坚定和镇静带领他们作了告别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去船东的账房，登船前办完手续。我忘不了那个商人脸上和言谈举止中隐藏的压抑的嘲笑——他把马礼逊看作一个被迷惑的狂热分子而加以怜悯，同时又不能不暗暗敬佩他的舍己、虔诚、勇气和进取心。办完一切公务后，他从写字台前转过身来，带着讥诮的笑，对

马礼逊说——马礼逊的脸上像一本书，人们能从中读出奇异的东西：'这么说，马礼逊，你真的指望在大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上留下印记？"不，先生，'马礼逊说，带着异乎寻常的严厉，'我指望的是上帝。'我们很快离开了这个金钱之人，走下码头，在那里与这位未来的中华使徒作最后的告别——他踏上小船的艉部，小船要把他载到停泊在海湾中的大船上去。他话很少，动得更少；他高大的身影和庄重的面容如雕像般静止。他的心显然是满的，满得说不出话来：他的心思与上帝同在，对周围的一切似乎浑然不觉。领航员回来时，我收到他一封情意深长的便条。"

他于五月中旬乘"三叉戟"号启程，于1807年9月抵达中国。航行中没有发生特别值得一提的事，但他经常在船上热忱讲道，不懈地照顾全船人的属灵福祉，也不懈地坚持自己的学习。他对"过赤道"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展现了那个时代水手粗犷的玩笑习俗。



图十六　广州景观

"当我们驶过赤道线时，船员们举行了浸水仪式。海王尼普顿（Neptune）和海后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打扮得滑稽可笑，出现在前甲板上：他留着长到不可思议的胡须和尾巴，一手拿三叉戟，一手拿喊话筒；她披着粗糙的兽皮。以前过过赤道的水手陪伴着这位神和女神，裤腿和袖子都卷起来，露出腿和手臂，涂抹得粗野难看。尼普顿向船上喊话，

船艉有人应答。神和女神带着随从来到后甲板，他用低沉浑浊的声音说：'我听说，'他说，'你们船上有我几个还没过过这条线的孩子；把他们带出来让我看看；快点！'立刻就有一个人被两个押解者蒙着眼睛带出来。两人各把一根大棍子搭在那人肩上。把他拖到尼普顿面前后，让他坐在一只装满水的半截木桶上。'好，我的孩子，'神说，'很高兴看到你从这条路过；现在你要向赤道线致敬，'说着把喊话筒放到他嘴边。'他喊道：'赤道啊——！'就在这时，一个水手用力把一桶盐水从喊话筒里灌进他的嘴。'来，理发师，给我儿子剃头，'尼普顿说。那人走上前，拿着一把大板刷，用焦油或黑漆把那人的脸和脖子涂得一塌糊涂。安菲特里忒给他一杯'提神酒'——一杯盐水。然后把一个生锈的旧铁箍贴到他脸上，焦油被刮掉时，剃刀就在他嘴唇间擦拭。'现在，'尼普顿说，'你要向我许几个愿：第一，有白面包吃的时候，绝不吃黑面包——除非你更喜欢黑面包。"好，'那人答道，一根沾了焦油的棍子塞进他嘴唇之间，按他们的说法，这叫'吻钩'。'有酒或波特啤酒喝的时候，绝不喝水；水泵没抽空之前，绝不离开水泵；你要像我们今天对你这样，对待所有从这条路过的人。'每一条他都必须回答，一张嘴，沾焦油的棍

子就塞进他嘴里。然后六七桶水猛泼在他身上，座位被撤掉，他在黑暗中跌倒，几乎窒息，淹没在船伴们的哄笑声中。"船上一半的人都受了这番待遇；幸好经船长干预，马礼逊免于这场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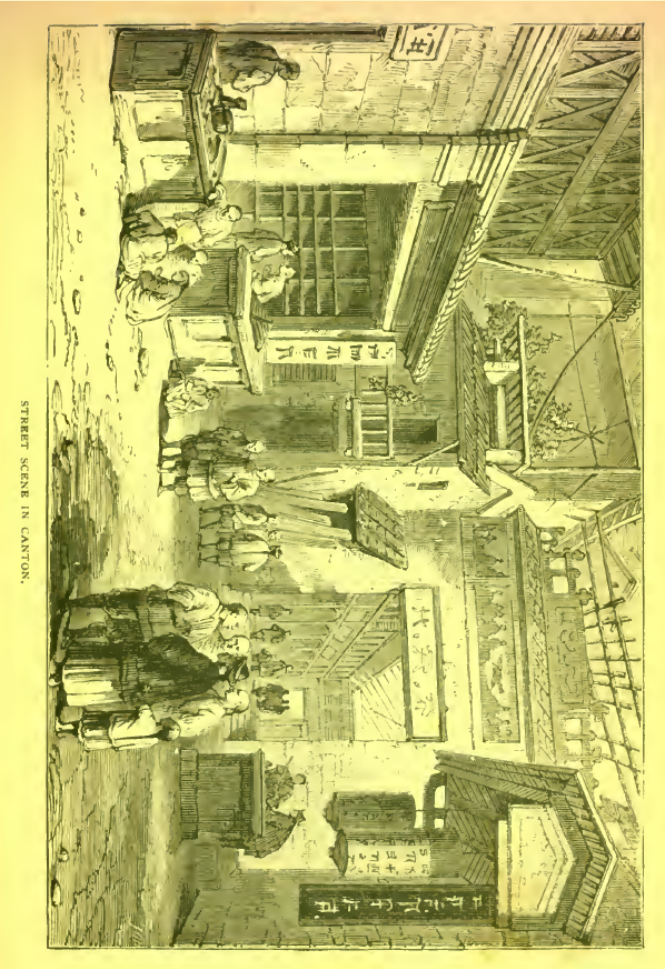
抵达中国之前，他先在澳门（Macao）停靠——澳门是海岸边的一座岛屿，距广州约九十英里，当时属葡萄牙政府管辖。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在这里设有商馆，他上岸后惊讶地发现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也在那里——他是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主席。他还见到了澳门商馆的大班钱伯斯先生（Mr. Chalmers），并递上了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董事考伊先生（Mr. Cowie）写的一封介绍信。钱伯斯先生热忱地欢迎他，祝他成功，但说："欧洲人根本不知道在这里居住有多难，也不知道找老师教中文有多难。"他告诉马礼逊，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是被禁止的，违者处死。他还答应和斯当东爵士、英国驻广州商馆大班罗伯茨先生（Mr. Roberts）谈谈这件事。随后马礼逊拜访了斯当东爵士，递上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的介绍信。斯当东爵士也严肃地谈到这项事业的艰难，说东印度公司不许任何人以经商之外的理由在此居留；但最后他答应尽其所能推动马礼逊心中的目标。据说斯当东爵士是当时唯一精通中文的在世英国人。他是一位襟怀高贵的人士，这次引见使他与宣教士之间结成了终生的热忱友谊。马礼逊抵达广州后，求见美国领事卡林顿先生，递上麦迪逊的信。他受到热烈欢迎，领事把自己家中的一间房让给他住，他感激地接受了。但那房子访客络绎不绝，他不久就搬到另一处——米尔诺先生（Mr. Milnor）住的地方，那里更僻静，开销也更省。这所房子是广州旧法国商馆的一部分，当时由米尔诺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布尔先生（Mr. Bull）以大班（super-cargo）的身份管理。他从这两位绅士那里得到很多照顾，作为美国公民，他留在他们的保护之下。作为英国人，他不敢暴露身份。

他从广州写信给斯当东爵士说：

"谨向斯当东爵士禀报：马礼逊现居广州旧法国商馆。若爵士认为马礼逊为获准安静地居留广州，在行为上须特别注意什

么，告知一二，将是对马礼逊的莫大帮助。在设法求人教中文之前，马礼逊将等候爵士莅临广州。"



图十七　广州街景

斯当东爵士到广州后，立即把马礼逊介绍给英国商馆大班罗伯茨先生，还为他找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阿贝尔·云（Abel Yun），一位来自北京（Pekin）的罗马天主教中国人；从此马礼逊以极大的勤奋投入中文学习。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马礼逊在事业的这个关口需要何等谨慎的审慎。一步走错，他的在华生涯就会戛然而止；但聚集在他周围的困难似乎只激发了他的热忱，开发了他本性的资源。他写信给传道会，详细汇报了自己的各种行动，并以如下言语倾吐胸中的深情：

"我们所进入的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却不是一项可疑的事业——所谓可疑，我指的是我们所做的对还是错。我们不会为在无知、受骗、有罪的人中间传扬福音的真理而责备自己。耶稣的宣教士会责备自己没有更全心地服侍主，但不会为自己是宣教士而责备自己。哦，各各他，各各他，当我看见耶稣的血从你的两旁流下，我为自己对主冷淡的爱、为自己在上帝的权柄所吩咐、哦更确切地说在耶稣的爱更强烈地加给我的本分上的懒惰履行而惊愕。是的，父啊，你差遣耶稣的爱，救主啊，你为我舍己的爱，圣灵啊，你把耶稣的救恩施

行在我有罪的良心上的爱，三者合一胜过我，迫使我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你活。"

他还汇报了上天为他开的学习中文的机会——这项工作必然先于他完成大使命的其他一切步骤。

"有两位中国人，我希望他们能对我有用；目前看来，他们确实有用。一位叫乐先生（Le Seensang），中文造诣颇深，写得一手好字，又已考取文人功名，不像一些商人那么胆怯。另一位是阿贝尔·云，是斯当东爵士介绍给我的。阿贝尔是罗马教会在北京（Pekin）的代理人，山西（Shan-si）人，那里普遍说官话。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他约三十岁）是在北京和宣教士们一起度过的。他们教他拉丁文，他说得很流利。今天他陪着另一位基督徒来见我。因是主日，我不能跟他上课。武加大译本（Vulgate）的圣经放在我桌上。他看了一眼，我们就谈起其中的内容。我翻到《出埃及记》中的第四诫，又翻到《以赛亚书》第58章的末节。他读了，向他的中国朋友解释，如果我没理解错，他说自己以前在安息

日的事上错了。他很自然地提到主论安息日的讲论——当时有人说主在安息日治病是亵渎安息日。"

马礼逊的处境很艰难，因为孤立无援、前途未卜。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勒令离境，开销又非常大。他在商馆的房间每年租金350美元，伙食费再加400美元。他要雇一个小厮，花费100美元。还有老师的费用、蜡烛、家具、书籍和其他必需品的开销，此外他还几次成了本地人无情而诡诈的贪心的猎物。他雇了一个中国人进城替他买几本书，这个人买通了小厮，合谋欺骗主人，骗走了三十美元。他把对中国迷信和偶像崇拜的最初印象写信告诉了他在纽卡斯尔（Newcastle）的朋友卡斯伯特·亨德森（Cuthbert Henderson），信中这样写：



图十八　中国人跪拜

"靠着主加在我身上的美手，我在专心攻读中文之余蒙保守身体健康。我有些机会在私下交谈中讲几句关于耶稣的事，但因缺乏词汇而不能让人听懂。我发现很难谈论上帝，因为中国人对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没有正确的概念，也就没有表达这种概念的词汇。亲爱的卡思伯特，你若看见他们跪伏在地，或双膝跪地、额头触地，在大型的男子塑像前敬拜，你的心会何等忧伤！有时塑像换成一幅男子画像。敬拜的人跪下，双膝跪地，身体挺直片刻，然后俯身，双手撑地支撑身体，额头触到石头或泥土——他们的地板一般不是石头就是泥土。他再把身体挺直，再俯身，如此三次。然后他站起来片刻，再跪下，同样次数的叩拜再来第二遍、第三遍。罪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为什么要在没有生命的偶像面前这样外在地敬拜呢？圣经是有福的书，它向人启示真神，也向人揭示人自己。耶稣是有福的，他曾在父怀里，已将父表明出来。"

马礼逊所住的房间在广州被称作"货栈"（go down）。其实那就是一层地下室，向来用作仓库。他在里面读书、吃饭、睡觉。为了少引人注意，他采用了本地人的衣食住行习

惯。他留辫子、穿宽袍，用筷子吃饭，任指甲长长。他读书如此专心，吃得如此之少，以致不久健康垮了，性命垂危。这些做法的初衷无可置疑，但其中一些做法是否明智，他后来自己也有所怀疑。米怜博士（Dr. Milne）所著《中国布道最初十年回顾》（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中的下面几段——主要是根据马礼逊自己写的记述编成的——可以说明这一点：

"起初他以为，照本地人的方式生活会大大有助于达成目标；在这种想法下，他置办了中国人穿衣吃饭常用的物品；但他很快看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在外表上显得与众不同，就等于向中国人宣告：他的处境与广州其他外国人不同，他的目标不是经商——而经商是地方和中央当局唯一认可的理由。再者，宗教不在于衣服的形式或颜色，所以他不但不穿本地服装，连一身黑衣都不刻意坚持；像其他欧洲人在热带地方一样，他穿白色短褂、戴草帽。无论在别的国家怎样合宜，在政府厌恶基督教传播的地方，宣教士最好把这一类外在的区别都放下；让对上帝的敬虔和对人的仁爱成为他们的标志。

"起初，如上所述，他照中国人的方式吃饭，和教他中文的人同桌吃饭。他的生活极其节俭。一盏陶土油灯给他照明；把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的《圣经注释》对开本竖起来，挡住风不让灯吹灭。但他发现，和本地人同桌吃饭并没有增进他的中文；在匆匆吃一顿饭的时间里，收获甚微。促使他剪掉指甲、剪掉辫子、送掉中国服装的同样理由，也促使他不再在吃饭上标新立异。他的指甲起初任其生长，好和中国人一样。他留过一条相当长的辫子（即发辫），用筷子用得很熟练。他穿着中国长衫、蹬着厚底中国布鞋，在洋行（the Hong）走来走去。他的用心是好的，但他常说，他很快确信自己判断错了。"

在广州安顿下来不久，他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尝试举行公开崇拜，邀请了几位美国和英国绅士参加。这次努力让他大受挫折和失望。为了迁就几位英国国教会的会友，他用了《公祷书》；但他伤心地发现，住在异教之地太容易滋养人对敬拜上帝的冷淡，而不是增进人对敬拜的渴慕。从他住进中国之初，马礼逊就努力劝本地老师和仆人守安息日。他自己在那一天当然放下一切工作，或私下或公开敬拜，随有机

会而行，以此给他们立榜样，希望能结出美好的果子。能留他们在身边时，他就让他们读他在伦敦预备的《福音书合参》（the Harmony）手抄本，随有机会加以讲解和应用。他也试着让他们和他一起唱诗祷告。这些努力虽非徒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成功。马礼逊渐渐习惯了处境之后，就搬出了又小又不健康的"货栈"，



图十九　用筷子吃饭

租了一栋叫"商馆"（the Factory）的楼——原来是法国人住过的，由帕里先生（Mr. Parry）让给他。这里房间宽敞方便，他一直住到因健康衰败不得不离开广州。他的品格和追求开始引起广州主要外国人的注意和友谊。英国商馆大班罗伯茨先生越来越愿意在文学研究和宣教目标两方面帮助他；东印度公司的另一位高级职员鲍尔先生（Mr. Ball）也向他表示了相当的同情；J·埃尔芬斯通阁下（the Hon. J. Elphinstone）送给他一部拉丁文-中文词典，价值50英镑；公司的随队医生皮尔逊医生（Dr. Pearson）则向他和他的家人提供了长达二十五年的高效体贴的照顾。最重要的是，斯当东爵士在他有生之年始终是他患难中的真朋友，处处相助。处境的焦虑，加上不间断的攻读又缺少足够的空气和运动，大大耗损了他的体力，以致他连走过房间都走不动了。医生建议他换换空气，经刚才提到的几位绅士从中斡旋，他在澳门得到了一处住处，于1808年6月1日搬去，那时他的精神极度低落。毫无疑问，他为替传道会省钱而实行的自我克制，对最强壮的体质也是有害的。但在使命上，他始终精神坚定，"心志和盼望没有丝毫减退，依然勇敢地坚持下去。"他在澳门住到1808年8月底，和中文助手们一起读书，

健康大为好转，得以返回广州。11月，政治风波骤起，所有英国人都被勒令离城。他在船上住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澳门，住回原来的地方。几天后，他的老师之一卢亨（Low Heen）也冒险来到澳门，但处境十分危险，因为他的同胞强烈反对任何中国人和外国人住在一起。马礼逊到澳门几天后，一位年轻绅士来访，说他的父亲莫顿医生（Dr. Morton）有一封洛夫莱斯牧师（Rev. Mr. Loveless）写给马礼逊的信——这件事对他的未来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邀请莫顿夫人（Mrs. Morton）一家到他家里来，一起作团契祷告。下一个安息日，全家人和他共度了一天，一起敬拜上帝。年轻人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表现出对灵魂得救的极大渴慕，马礼逊很盼望他能被感动，全身心投入宣教工作。和这个基督徒家庭的交往大大缓解了他处境的孤单，莫顿小姐（Miss Morton）和他之间很快萌生了深厚的感情，不久开花结果，结为夫妇。她被马礼逊带领，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的事工；他因此成了她得救的器皿。



*　　*　　*

第 七 章

逼 迫 —— 渴 望 成 功



"有些人住在上帝近旁，正如我的右臂

与我亲近；他们于是行走世间，

身披全备的信心作铠甲，带着一种护符，

讥笑恐惧，把疑虑关在门外，

敢于挑战那不可能的事。"

——布莱基（Blackie）

马礼逊以传教士身份继续在澳门（Macao）——或在中国任何地方——居留，困难日益严重地包围了他，以至于他决定离开，前往槟城（Penang），在那里继续研习语言，直到重返中国的路打开为止。

他正在为启程做准备，神的护理却介入，拦住了他的去路。反对既来自中国人的嫉妒，也来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敌视，二者交织在一起；除此之外，商馆（the Factories）的一些高级雇员也表现出了坚决的反对。

那么可以想象，当1809年2月20日——他与莫顿小姐（Miss Morton）结婚的那一天——他收到请他担任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正式中文翻译的请求，年薪五百英镑时，他是何等惊讶。

如果有什么事实能充分证明他语言的造诣，以及他品格的审慎和始终如一，就是这一件了，最充分不过。

这份聘约决定了他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督教在华传道事业的未来。他不再需要启程去槟城了；无论澳门还是广州（Canton），都向他敞开，供他居住，也供他从事他一生的伟大事业。

到这时，马礼逊在语言上已颇有造诣：他编成了一部中文词汇书，英华文法和字典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此外，他还花了许多心力翻译新约圣经，正在缓慢地进行。

然而，他被中国助手的反复无常和坏脾气大大搅扰。一天傍晚，马礼逊独自在家时，其中一个助手竟从他背上撕下他的外衣，正要动手打他，主人叫来邻近的几位绅士相助才脱了险。杨三德（Yang-Sam-Tak）——专程来中国、受聘教他中文的人——打发走了他的另外两名助手，又以暴躁的脾气和专横的行事，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

他仍不敢怨恨这种虐待，不然他可能连一个老师都留不住了。相反，他忍耐他们，与他们一同祷告，向他们讲解生命之道，日夜切望他们得救。那时他的房子十分破败，屋顶都塌了；他本来还想将就着住下去，只是房东把房租涨了三

分之一，理由是他的房子"被变成了礼拜堂"。马礼逊只好另找住处。他生怕被澳门人注意到，从不出门散步，健康大受损害。他第一次敢在月夜沿着城边走到田野里，是和他的两位老师同去。实在说，他在澳门的处境岌岌可危，他时时紧绷着神经，唯恐一步走错就招来驱逐。这种严重的精神紧张使他本来体质就容易发作的剧烈头痛复发，还引发了其他疾病。与莫顿小姐的婚姻又在他别的试炼之外添了一样：婚后不久她的健康就开始衰退，从此成了终身的病人。还有一件失望的事来考验他：他的妻弟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因身体虚弱，被迫放弃学业，放弃传教士的呼召，去寻找更适宜的气候。

东印度公司给他的这份聘约，无疑使他的心大得宽慰。他接受时，得到了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董事会的全力赞同。

有些人责备他接受了一个世俗职务，其职责超出了他作为十字架传教士的神圣呼召。但这样的人似乎没有充分体会他处境的艰难。

接受这职务时，马礼逊立刻看到：他将获得熟悉语言的新便利，能留在国内，不致成为差会的负担；同时他既能完全尽到对公司的职责，又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他一生的事业上。后来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步是对的。成为一家大而富有的公司的雇员，他立刻就得到了保护，免受土著的敌意和罗马天主教使者的骚扰。

他为向中国人传扬福音所采取的步骤，必然是最安静、最有限的。实在说，在中国的情势彻底改变之前，公开讲道从来不是差会的目的。

然而，马礼逊不能安歇，总要做点什么，把救恩之道传给周围的异教徒。他自己的老师和仆人是他最早的听众。安息日，他带去的中文《福音书合参》（the Harmony of the Gospel）就被读起来。英国人学中文的困难之大，使他很长时间都无法对基督教给出什么像样的介绍，也无法就中国人的虚假体系与他们辩论。

但他还是努力去做；一两个、有时四到十个中国人会被聚到里间，门紧紧锁上；然后传教士就有了传讲信息的机

会。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做都没有什么鼓舞人心的结果来激励或奖赏他的信心。

1810年底，他写信给朋友约翰·克鲁尼牧师（Rev. John Clunie），述说自己的进展和处境，信如下：

"自我上次给你写信以来，我经历了相当多的患难；倒不是我自己，而是我亲爱的玛丽（Mary）。一种神经疾病剧烈地搅扰她的身心；感谢主，她现在稍好了些，我盼望她能恢复从前的健康与平安。在异国他乡，患难的担子格外沉重：没有亲爱的亲人相助，没有基督徒朋友安慰。我知道，心里完全平安的人，能忍受任何缺乏，或仅仅是身体的灾病；但心灵受伤，谁能承受呢？我每天的工作，和今年初上次给你写信时一样。

"那时我好像在广州。我在那里一直待到三月，为一件所谓杀害中国人的案子与中国政府交涉。我公开审问证人，大获喝彩；人人都惊讶，我来才两年，居然能用中文书写，还能用官话和土白交谈。因此，公司有三位雇员决心开始学中文，这个夏天我一直在当正式的中文老师。

"除了这三位，还有一位在这个国家住了二十年的绅士也来听；他们每天上课两小时；我的第五个学生是个荷兰青年，整天都待着。

"这个夏天，我为公司做了许多翻译，还常常和官府会商；遗憾地说，两样都不愉快。官府的人极其傲慢、专横、喧哗；有时三四个同时开口，声音大得像在吵架。我的老师郭先生（Kó Seen-sang）还和我在一起，助手卢亨（Low Heen）也在。

"我雇他印了一千本中文的《使徒行传》，他却纵容人家多收我二十五到三十英镑，超过了应付的价格。今天晚上他把这事告诉了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这使我非常难过，因为我现在不能再信任他了。能有完全可以信赖的人，真是再好不过；但中国人不是这样。缺乏诚实是他们品格中普遍的特征；于是互相猜忌、耍小聪明、欺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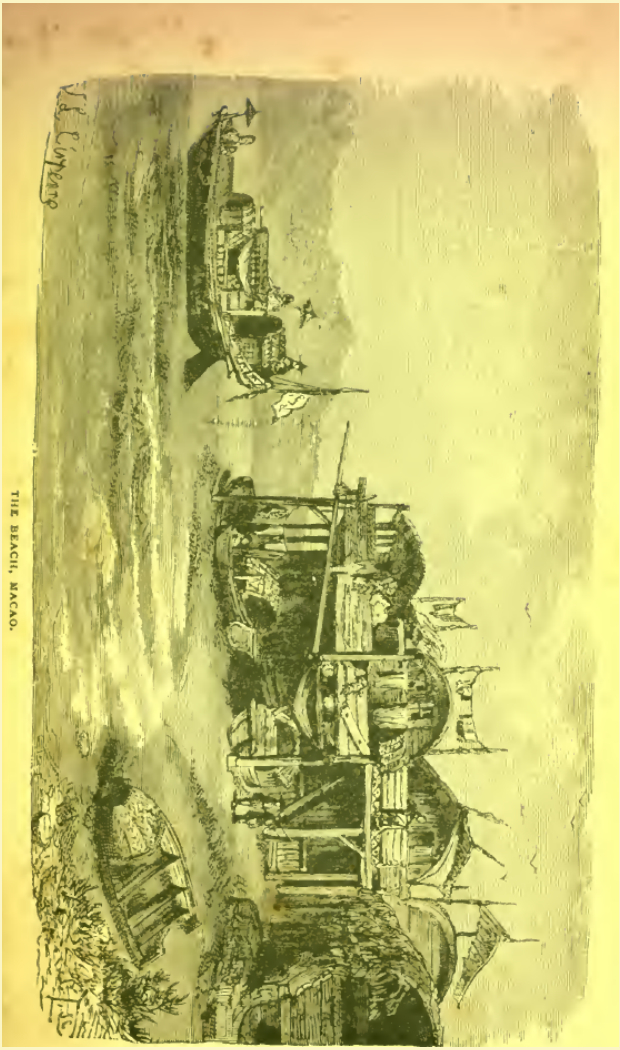
此后不久，上面提到的《使徒行传》译本出版了。共印了一千本。印刷费贵得离谱，每本约半美元——后来整本新约的印刷单价也是这个价。但因为这被看作禁书，印刷的人

冒了些风险，就指望得到相应的报酬；况且中国人觉得，在外国人身上用什么法子敲诈都可以。从琉球群岛（Lekyo）来中国进贡的三位使臣登陆时，获赠了此书；这本书也抓住一切机会，谨慎地流传出去。

马礼逊接着写了一篇小册子，叫《神道》（Shin-taou），即"论世界救赎的神圣教义"。这本小册子印了出来，发行一千本。然后他翻译了《路加福音》，也印了出来。他还编了一本《教理问答》（a Catechism），交给慕道的人。

这时，中国官府显然开始不安，因为帝国境内长久确立的宗教之外，另有宗教观点在传播；于是颁布上谕，禁止传授基督教，四名罗马天主教徒被逐出北京（Pekin）。这些举措使马礼逊在下一步行动上格外谨慎。

他的《中文语法》（Chinese Grammar）早已写好，但付印很不容易。



图二十　澳门海滩

他把书稿呈给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爵士写了下面这些最恳切的赞许：

"《中文语法》一书奉还，多谢赐阅。

"我很乐意向你祝贺这部作品：无论从计划还是从执行看，它都将成为中文学习者最宝贵的收获。

"学中文的人再也不必在富尔蒙（Fourmont）、博耶（Boyer）等人的大部头里艰难跋涉了；那些书到头来还常常很不准确、残缺不全。因此我希望你早日付印。"

罗伯茨先生（Mr. Roberts）把这部《语法》送呈印度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以求付印。因某种从未解释的原因，被压了近三年；然后在1815年，由东印度公司出资，在塞兰坡印刷所（Serampore Press）印了出来；对许多此前觉得学这门语言是太难的任务的人，它成了显著的帮助。

1812年，马礼逊的家事方面发生了几件大事。他良善敬虔的父亲去世了；两个兄弟也相继离世；女儿的出生，和受苦的妻子健康有望好转，使他得了安慰。

因乔治·斯当东爵士已调离中国，马礼逊的公务变得责任重大得多，年薪增至一千英镑，另有教师津贴、在公共餐桌上的席位和其他特权。

他的服务被说成价值极高；当特别委员会（the Select Committee）所做的任命请求东印度公司尊敬的董事会（the Honourable Court of Directors）批准时，董事会给了"一种勉强的同意"。这看似迟缓的同意，意思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无论在英国还是在中国的，都认为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是一种空想的事业，还担心这种努力可能有碍公司的商业利益。但马礼逊审慎而不张扬、却宝贵无比的劳苦，赢得了他们的敬重和钦佩，使他们以极大的信任待他。

他现在以新的热忱投入编纂《英华字典》（Anglo-Chinese Dictionary）的准备工作——一项艰巨的工程，要

求熟悉中国古典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是任何英国人或欧洲人都不曾拥有的。

他寄往英国的三本《使徒行传》译本，在热心传道的人心里激起了极大的兴趣。伦敦传道会的董事们把一本呈给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公会慷慨地拨款五百英镑，待译本完成时用于整本中文圣经的印刷；另一本拆了散页，分赠给英国各地传道会的朋友们。

在他们看来，这是福音终将征服整个异教帝国的第一个被证明的步骤，他们就欢喜。

在告诉他译本受到热烈欢迎的同一封信里，还传来了喜讯：终于，回应他屡次恳切的请求，一位同工已被派来分担他的劳苦。这位就是米怜先生（Mr. William Milne）——一位虔诚奉献到极点的青年，与他被派去的工作完全相称。

皇帝颁布的一道禁教上谕，现在使马礼逊的忧虑痛苦地被激起。他1812年4月2日写给差会的信中的下面这段摘录，会同时显出他的危险和他沉着的决心：

"约一个月前开出的上一班船，我写信给你们，附上我翻译的《路加福音》一本和一篇中文《救恩之道》（the Way of Salvation）小册子，盼望能平安送到你们手里。我现在附上一道中文上谕的译文，你们会看到，用中文印基督教的书成了死罪。然而我必须倚靠主向前。我们必一丝不苟地顺服政府，只要他们的法令不违背全能者所要求的。我必小心，不引政府注意。我虽深知自己的软弱，却不灰心，反而感恩，因为我最乐观的盼望都已超额实现。在灰心之中，已经证明了：在不很长的时间里学会这门语言、翻译圣经、并在中国印出来，都是可行的。我感谢那位神圣的上帝雇用我做这美好的工作；即使我不久离世，在我最后的时刻也必得喜乐。

基督教的未来确有充分的理由令人深感忧虑，从这道告示的下面一段就可见： "自今以后，欧洲人私自印书、设立传道人，以蛊惑众人，及受欧洲人委派、传其宗教、施名（即施洗）、扰乱众人的鞑靼人（Tartars）和中国人，当按此治罪：为首者处死。凡传其宗教而不至大扰、不至多

人、又不施名者，入狱候斩；凡甘心跟从此宗教者，发配边疆，"等等。

差会的董事们在刊布这份逼迫文件时评论说： "我们欣慰地看到，我们这位在华传教士的心不因这道上谕而惊惶，他立志靠主的力量向前；我们欣然把他交托给主全能的看顾，深信眷顾中国的定期近了；到那时，这道上谕——目前它正起着最广泛的告示作用，宣告圣经已经出版，因而激起中国千百万人的好奇心去阅读——不仅要被撤销，还要有一道有利于基督教的上谕接踵而来。"

马礼逊正以极大的勤奋做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的工作。他已印了大部分书信，也印了上面提到的《路加福音》；但他发现，编纂字典是一项严峻考验他耐心和资源的任务。

他又加了一卷《对话集》（Dialogues），附在那本仍在公司手里、等他们决定是否付印的《语法》之后。

他越来越渴望看到，他对那些能接触到的土著的心所下的功夫能有一些看得见的结果；他大得安慰，听说广州的一个中国衙役，因读了他出版的《救恩之道》小册子，人生得

以改变；这本小册子是这个人偶然从一个亲戚的桌上拿起的。他曾是出了名的坏人——坏到在分发小册子的人看来，连一本都不配领。

他的改变被许多人注意到，但并没有使他成为基督徒。

其他微弱的成功迹象也开始在他眼前发亮。

他的中国助手们显然渐渐熟悉了神圣的真理，也相应地确信拜偶像的罪恶和荒谬。马礼逊日记中的几条记载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10月11日，主日。

"讲浪子的比喻。

"我这边的人一如既往，专心听讲。

"晚上阿佐（A-Tso）读了小册子的一部分，讲解得令人满意。

"他把人原初的义误解为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阿福（A-Fo）也读了，试图用自己的话表达意思，却误解了大意。他提议主日和平时敬拜的时间都来。晚上我听孩子们背《问答》，读一章《路加福音》。

"照例以祷告散会。他们都似乎觉得拜偶像荒谬，郭先生似乎为此羞愧。

"真理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光照了他。

"前些天我问他，他认识的同胞中有没有人断言没有上帝。他没有直接回答，只说：天地万物都是祂造的，人怎么能断言没有呢？郭先生四十五岁。

"他父亲是位有品级的官员。他性情温和可亲，天资不错，一辈子都以教书为业。

"卢亨约三十岁，温和，但不诚实。

"他字写得好，抄写付印很有用。

"郭先生校订译稿。他们两人都尽本分，无所顾忌。"

阿福在查问圣经教义上显出越来越恳切，使他得了安慰。

郭先生对神圣的事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但最使他喜乐和得鼓励的，是那几个少年。

一天，阿福带来几尊偶像给他看。他嘱咐不要告诉他的同胞是他带来的，因为他们若知道了会非常生气。他们极力反对出卖或舍弃自己的偶像，怕偶像受辱。阿福说："至于我，我信耶稣（Yay-soo），听你讲拜木头、泥土等偶像的虚空。"1812年11月8日，阿福问起洗礼，表示愿意受洗，只要他哥哥不知道。

马礼逊设法向他解释：如果他的动机是出于谨慎，为避免引起官府对他的注意，那是可以的；但如果他以被称为基督徒为耻，那就不可以。别人走后，他留下来向传教士进一步请教，连续几周屡次请他和他一起祷告、为他祷告。

他渴望得救的心似乎是真诚的。

澳门的天主教主教（the Roman Catholic Bishop at Macao）发布绝罚令（anathema），针对一切与马礼逊来往、接受他的书、或向他供应中文书的人；但这对他的工作没有可察觉的影响。他这样报告自己为使土著归信所做的努力： "我设法用口头教导，把真理的知识传给几个人。[此处列十一人的名字。]这些人都以最严肃、最端庄的态度参加。

"在澳门，每逢安息日我都和上述的人一同敬拜。先祷告，然后读一段圣经——读我已印出的部分，或为那次特地译出的部分。我设法讲解并劝勉，最后以祷告和唱一首诗篇或圣诗结束。"

下面这段摘录是越来越认真的又一证据： "12月18日——郭先生回家主持儿子的婚礼好几天了，今天回来。晚上他又得回家。因此他请我早点做家庭祷告，好让他能参加；因为好几天没参加，他心里不安。我为这个心灵觉醒的迹象感谢上帝。主啊！求你藉着耶稣基督，把这工作进行到底，使他完全归正。"

正是在这时，马礼逊第一次向传道会董事会提出一个计划——几年后他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即在马六甲（Malacca）建立一所传道学院。他说： "我盼望我们在马六甲有一所机构，训练传教士——欧洲的和本地的，为恒河（the Ganges）以东各国预备。那里也要有那强大的利器——印刷所。

"福音最终的胜利，要藉本地传教士和圣经；在上帝之下，推动这一切的动力是欧洲的基督徒。我们的亚洲传道需要一个中心点，需要有组织的合作，需要一所印刷所，需要一个传教士委员会。这样的委员会既在异教之地从事传道工作，就有判断的凭据，这是从未离开过书房和书桌的英国人所没有的。他们懂得传教士的心。每件事的最终决定，仍归董事会。"

马礼逊的时间现在约在广州和澳门两地平分。他的妻子和幼女住在后者，他不得不痛苦地与她们半年分离。

公司驻华大班埃尔芬斯通先生（Mr. Elphinstone）请他担任牧师（chaplain）一职，附有薪俸。他说，这样做是

为了改善他的处境，因为在澳门生活很贵。条件是马礼逊只读公祷文（Church Service），不讲道。他表示愿意在主日主持完整的礼拜，但谢绝了薪俸。除非这个职位能让他传讲耶稣的福音，他不能接受。这安排就此作罢。

这时在澳门出现了对福音新的反对。那里的政府是混合的，一半中国、一半葡萄牙。中国官府下令，不准再有欧洲人上岛居留。葡萄牙官府下令，除了与欧洲商馆有关的人，不准接纳这类人。循着这些指示，中国地方官发布告示，禁止任何中国人信奉基督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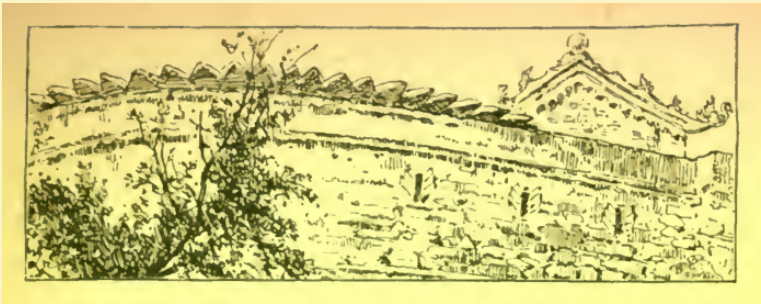
在马礼逊最早的恳求下，伦敦的差会已决定在爪哇（Java）设立传道站；那里有三千万居民，其中五十万是华人，正在迅速翻译印刷的圣经可以在他们中间自由分发。

* * *



第八章

一位同工



"他从不与怯懦的恐惧妥协；

职责所命之处，他满怀信心前行；

听从她的召唤，直面千般险阻，

信靠他的上帝，跨越一切艰难。"

——考珀（Cowper）

1813年7月4日，正值主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夫妇刚刚在主的桌前坐下，这时送来一张便条，带来消息：盼望已久的同工、应许已久的米怜弟兄（Mr. Milne）已携夫人抵达澳门（Macao）。马礼逊夫妇的欣喜是难以充分形容的。

从来没有一位更受欢迎、更令人钦佩的同工踏入宣教工场。

在此，不妨用几句话简述一下他早年的经历和为这项伟大工作所受的训练。

他1785年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给了他贫苦人家男孩常有的那点教育。父亲去世不久，他被托付给一位亲戚监护，那亲戚疏于管教他的品德，以致他臭名昭著地堕落，尤其以亵渎的咒骂出名。但他并没有长久沉沦在罪中。早年他参加住所附近一所主日夜校。在那里，他对福音真理的知识增长了，其价值也深深印在他心上。

有时他独自从学校走回家，约一英里路，翻过一座山丘，一路祷告。那时他开始在母亲家中带领家庭敬拜；还和姐妹们及其他孩子在宅子所属的一间谷仓里聚会祷告。

离开家后，他被安置在一处地方，紧邻一位极穷困却在信心和圣洁上富足的人。他常在家庭祷告的时间去他家，一同敬拜。读完圣经后，那人习惯讲解经文以教导孩子们，他的讲解深深吸引了年轻的米怜，大大增进了他对圣经的热爱。

在这户人家中，信仰以极其动人的方式呈现在他面前，使他完全而审慎地选择了基督作他的救主和朋友。他所住的那家人不仅自己毫无信仰，还嘲笑这年轻人的虔诚，使他的处境极为难堪。唯一可供默想或祷告的地方是一间羊圈，冬天羊群就关在那里；在这里，在牲畜环绕之中，他常常跪在一块特意留出的草皮上祷告。

冬夜的许多时光就这样度过；在这里，当主人家的人正谋划着给他的心灵添新的折磨时，他却常常得到甘甜的安慰。那时他读了一些对他影响很大的书，尤其《见证如云》

（The Cloud of Witnesses）和托马斯·波士顿（Thomas Boston）的《人性的四重状态》（Fourfold State）。他加入了汉特利（Huntly）的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受纳时说："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奇迹！主向我显明的恩典，实在超过堕落人类中的任何人。"他每天花数小时为普世归向基督祷告；但直到二十岁，他才把自己奉献给宣教工作，那时他面前还有许多障碍。他花了五年时间辛苦劳作，供养寡母和姐妹们；达成这个目标后，他立刻向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地方委员会自荐。

他在阿伯丁（Aberdeen）委员会面前露面时，显得那样乡土、那样不起眼，以致一位谨慎的委员把菲利普博士（Dr. Philip）拉到一旁，表达他对米怜是否具备传教士必要资格的疑虑，但又补充说，如果他愿意以仆人的身份受雇，他倒不反对推荐他去服侍一位传教士。菲利普博士说："听了我这位可敬朋友的建议，我请他单独和我谈谈。我向他说明了所提出的异议，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提议，他

毫不犹豫、神情极为认真而生动地回答：'是的，先生，当然愿意；只要能参与这项工作，做什么我都愿意。'

"'在建造主的殿时，能做劈柴挑水的人，对我来说已是太大的荣耀。'"

委员会于是接纳了他，派他去戈斯波特（Gosport），在博格博士（Dr. Bogue）门下接受正规训练。他说："我开始时几乎不抱成功的希望，但下定决心：失败绝不因缺少用功。"他后来的经历证明，他既有才干又有毅力，得以在时间的峭壁上留下永久的界标。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院课程。

1812年7月，他被按立为传道人，奉献自己在外邦人中服侍基督。不久后他与考伊小姐（Miss Cowie）结婚，她是阿伯丁的查尔斯·考伊先生（Charles Cowie, Esq.）之女。

她是一位极为虔诚明智的妇人，直到1819年去世，一直大大增添他的幸福和效用。

按立一个月后，他们从朴次茅斯（Portsmouth）启程前往中国，途中停靠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和法兰西岛（the Isle of France），在澳门受到马礼逊夫妇的热烈欢迎。马礼逊写道：

米怜先生与米怜夫人。

"我立刻下到客栈去，离我们住处约十分钟路程。

"一路上我向上帝举心祷告，求他在凡事上赐福引导。彼此相认之后，米怜夫人乘轿回家，我和米怜弟兄按当地习俗去拜访了部长（the Minister）和总督。

"他们二位都以礼相待，当时对米怜先生的到来没有提出异议。

"次日我去见某先生，说明米怜先生已经抵达，请求允许他留下来。他推诿了一阵，声称此处不许任何人前来；英国人在此地的目的已充分表明纯为商务；中国人不会允许设立宗教

机构，等等。他最后同意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他会把米怜先生看作一名学中文的学生。"



MR. AND MRS. MILNE.

图二十一　米怜夫妇像

马礼逊在日记中记下如下祷告："到此为止（愿那掌管万事的上帝得赞美），门已经开了。愿主的仆人蒙保守身体健康，早日学会外邦人的语言，做耶稣基督忠心的传教士！"

米怜夫妇抵达的消息传开后，英国人和葡萄牙人中都引起骚动。敌意立刻爆发。天主教徒向总督申诉，议会开会，全体会议决议"米怜先生不得留下"。几天后，总督派信使到马礼逊处，请他去总督府。

传教士到达时，受到冷淡接待。以下是当时的对话：总督说："住在你家的那位神父（Padre），打算留在这里吗？""总督阁下，如果蒙允许，眼下暂留，"回答是。总督说："这绝对不可能；他必须在八天之内离开。"马礼逊跪求他不要坚持这道命令，至少延长一些期限。

总督说他的命令是不许人逗留，议会和天主教主教要求他行动，有人曾就马礼逊在澳门印行中文书籍一事向他申诉，但出于友谊他一直未采取行动。

最后，他把米怜先生逗留的期限延长到十八天。

此后一切朝这个方向的努力都证明徒劳。

7月20日，米怜先生乘一只中国快船离开澳门。他得不到合法的交通工具，只好偷偷前往黄埔（Whampoa），再从那里搭船去广州（Canton）。

澳门当局的这种待遇使马礼逊深感悲痛，更因为有人向他暗示：他应当放弃宣教工作，专心致力于公司的事务。但他们若以为这有可能，就实在没有真正了解这个人。

马礼逊首先是、本质上是传教士；他作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雇员，是为公司的方便，也为他自己。

几天后他去了广州，见米怜先生安好，正忙于学习，只是住处很不舒适。从那里他返回澳门；9月30日又抵广州，刚好完成了新约圣经的中文翻译。他现在越发专注于《英华字典》（Anglo-Chinese Dictionary）的工作，这项工作极大地耗费他的心力财力。

在这些劳作之中，他的处境因罗伯茨先生（Mr. Roberts）之死而更加艰难；罗伯茨是英商馆（the English Factory）的大班，自马礼逊抵华以来一直是他的热心朋友。

1814年以中国官府新的反对开年。总督（the Viceroy）向朝廷参奏马礼逊，说他已完全通晓中国的语言风俗，是所有送交官府的英文公文的翻译。官府发来文书，严词谴责所有帮助他撰写官方文书的人，总督下令缉拿他们。郭先生（Ko Seeng-sang）父子因此被解雇，送往安全之处。

但另一方面，新约已经印好，随时可以发行，有望借着进入千家万户而行善。首批印了两千册，用木刻版印成。用这些版可以再印十万册而无甚损耗。马礼逊还同时发行了一万册小册子，内含基督教体系大纲，以及五千册《问答》（a Catechism）。

不久发现米怜先生不被允许留在广州，他必须另寻住处。马礼逊因此就他们未来的步骤给他写了一封恳切的信。

他说："靠上帝的祝福达成我们的目标，在中华腹地自由无碍地居住是最理想的，但眼下行不通。

"其次，住在广州郊区或澳门似乎可取。

"若我们能自由行使传教职能，那确是如此；但被困在一间屋里，与本地人隔绝不能自由交往，作宣教总部就不如乍看之下那么理想了……既然此地不容我们居住，我们就当在别处建立我们差会的'耶路撒冷'。我们需要一个总部，可以在那里会面商议，从那里差派人手往各方去，病弱或年迈时可以退回休养。

"若在上帝的护理之中可行，我们需要一所学校，教导本地和欧洲子弟；接待并启蒙从欧洲来的年轻传教士。寻找并建立这个重要站点是你的任务。也许在马六甲（Malacca）或爪哇（Java），会有一扇敞开的门。"

于是议定，米怜先生应走访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主要的华人聚居地，目的有四：第一，把刚出版的新约和传单散发给住在那些岛上的数以万计的华人；

第二，寻找一处安静平安的退修之所，可以把中华差会的总部定在那里，不受一个顽固排外政府的骚扰而开展工作；第三，搜集关于人口等方面的资料，作为决定在他们中间开展宣教工作最佳方式的依据；第四，了解有无机会印行一卷中英对话，帮助其他同工学习语言。航行目的既定，米怜先生便前往爪哇、马六甲、槟榔屿（Penang）等地。

米怜先生外出期间，马礼逊继续他的出版工作。他用中文印行一本小册子，简述旧约历史大纲，主要关于创造、洪水、出埃及、颁布律法和以色列王国的主要事件。他还翻译并印行了一批用于敬拜的圣诗选集，主要是从苏格兰诗篇译本（the Scotch version）转译的诗篇，以及在国内最通用的瓦茨（Watts）、考珀（Cowper）、牛顿（Newton）的圣诗。米怜先生为旅途散发索取了太多新约，以致很快需要再版。

这书初版为大八开（large octavo），马礼逊决定改印十二开（duodecimo），因更便于通用。此外，在差会处境危急之时，备有两套版、分别存放于不同地方极为重要，这样一套若落入反对者之手，另一套还可备用。

于是新刻木版，耗资五百西班牙银元（Spanish dollars）*，每印一册另费半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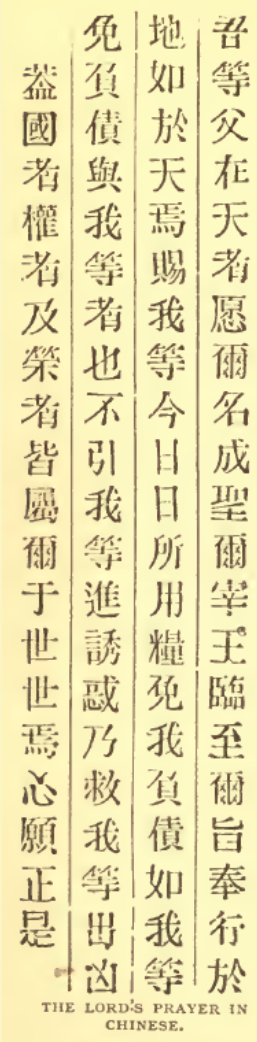
*当时一枚银元合五先令。

但此后中国人对马礼逊的不诚实盘剥，使这费用大增。

《英华字典》如今接近完成。为之付出的劳苦极大，其出版成为马礼逊极为焦虑之事。

若只存手稿就几乎无用。

为其他传教士或公司雇员抄写，费用将极其巨大。抄写天主教传教士先前编的那部字典就花了二百西班牙银元，而它只有马礼逊这部字典六分之一的规模。



图二十二　中文主祷文

搜集编纂资料已耗费甚巨，出版费用同样超出作者和差会财力所能及。因此，经过多方交涉，马礼逊从公司获得印行费用由公司承担的承诺，他满怀感恩，如释重负。

特别委员会（the Select Committee）立即作出安排，不久后索恩斯先生（Mr. P. P. Thorns）从英国派往中国，带着印刷机、字模和一切所需，监督出版工作。

旧约的翻译当时正在进行，马礼逊译完了创世记，1815年初单独印行。

与此同时，米怜先生旅行归来。

他曾到访爪哇，从开明而真正基督徒的总督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那里得到许多鼓励和帮助。

到访其他地方后，他到了马六甲，受到驻扎官兼司令法夸尔上校（Colonel Farquhar）的热情接待。这位先生对传教士们的计划表现出很大兴趣，在他们今后的工作中证明是他们的热心朋友。

米怜先生回到广州后，他和马礼逊议定：马六甲将作为他未来的住处和新差会的基地。选择此地有几个重大而有力的理由。

马六甲离中国近，与东方群岛（the Eastern Archipelago）中华人众多的各岛之间往来频繁便利；去交趾支那（Cochin-China）、暹罗（Siam）、槟榔屿都方便；它在印度与广州之间的航线上，往返两地的船只常在此停靠。

论交往和传递书籍等方面，没有别处有这样的便利。气候健康，作为宣教站，生病或体衰的同工住在这里也很适宜。

这里又安静，官府友善，法夸尔上校尤其热忱；在这里可以建立一个传教士聚居地，承载马礼逊心中酝酿多月的那个宏大而全面的计划。

米怜先生这次考察的完整报告和据此提出的建议，都已拟就并呈送伦敦的董事会（the Board of Directors）。

4月11日，他喜得一子，5月1日为之施洗，取名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

他的小女儿丽贝卡（Rebecca）当时约二十个月大。

两个孩子都以祷告奉献给上帝的圣工，也都蒙允许在中国宣教事业中效力。

1814年带给马礼逊的是他艰辛工作中迄今最大的喜乐。七年来他一直盼望、祷告，撒下天国的种子，渴望它落在好土里结果子；但岁月流逝似乎只为更严厉地试炼他的信心和忍耐。但他终于要因漫长事奉中的一位归信者而得安慰。这就是蔡阿可（Tsae-Ako），他早期的教师之一，也是仍受雇于他的阿兴（A-Heen）之弟；他现在申请受洗，作出如下信仰告白：

"耶稣为我们赎罪，这是蒙福的佳音。言语和思想都不足以穷尽耶稣心意的恩慈与奇妙。我如今信耶稣，靠他的功劳得赦罪。

"我有罪有缺，若不信耶稣得赦罪，就必永远受苦。

"如今我们既听见借着耶稣得赦罪，就当全心靠他的功劳。不这样行的人不是好人。我绝不靠自己的良善。

"当我反省自问，看到自己从小到大毫无力量、毫无功德、毫无学问。到今年二十七岁，我没有一事能报答上帝赐我生而为人的恩。我没有报答朋友、父母、亲属的恩。我岂可怨尤？我岂可指望自己的善行？我全然呼求父上帝，靠上帝赦免我的罪；我也求上帝将圣灵赐给我。"

马礼逊对这位新教差会第一位归信基督者的记述颇有意思："阿可十六岁丧父。

"二十一岁时，他来到我家，听我讲耶稣，但他说不太明白我的意思。那是我来中国的第一年。三年后，我能讲得好些、能写了，他就明白得多了；他受他哥哥雇佣，帮我校对新约付印，他说他开始看见耶稣的功劳能拯救各时代各国的人，于是他听从并信了他。

"他天性不好。常和哥哥及其他仆人争吵，我觉得他最好离开我的雇佣。

"但每当他在几英里之内，他仍来主日敬拜。他早晚恳切祷告，读《问答》中的十诫。他说，从十诫和朋友的教导中，他看见自己大而多的过错，看到本性败坏，看到自己不公义，没有尽到对朋友、弟兄和他人的本分。他的知识当然很有限，见解也许模糊；但我盼望他对耶稣的信心是真诚的。

"我以腓利对太监所说的话为指南：'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受洗。'愿在大日他被证明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愿上帝因他永远得救而得荣耀！

"他写得一手相当好的字。他父亲曾有些家产，因一只帆船从巴达维亚（Batavia）返华途中在南海失事而丧尽。蔡阿可在校时常生病，不如他哥哥阿显长进，阿显现在我这里。阿显性情温和明理，但我恐怕他心里反对福音。他主日来听道也很恒常。但虚伪和不诚实是缠累中国人品格的恶习。"

蔡阿可为作基督徒门徒已预备多时。

恩典在他心里作了缓慢渐进的工作，他已多次证明他的深切真诚。

马礼逊一向谨慎，除了为他祷告、细心教导属灵的事，并没有催促这最后一步。因此他的信仰告白被满怀信心地接纳，他受洗归入耶稣的教会。

在1814年7月16日的日记中，马礼逊这样记录这次洗礼：

"在海边一座高山脚下涌出的一泓泉水旁，远离人眼，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上面记述其姓名品格的人施洗。愿主借耶稣的血洗净他一切的罪，借圣灵的感化洁净他的心！愿他作大丰收的初熟果子，作将来归来得救的千万人中的一个。"

蔡阿可持守所信的福音直到去世，1819年死于痨病。马礼逊没有在他去世时陪伴他；但他从未怀疑他在最后一刻对主耶稣的信心。

*　　*　　*



第九章

北京之行——马六甲学院



"世界上每一场伟大而有力的运动，都是热忱的胜利。"

——爱默生（Emerson）

马礼逊先生（Mr. Morrison）对自己职位是否稳固的担忧，被1815年10月14日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特别委员会的一封来信完全证实了，信中有这样几段：

"我们有必要告知阁下：尊贵的董事会（the Hon. Court of Directors）已获悉，阁下在中国印行出版了新约圣经，以及数种译成中文的小册子；又悉这些译本的流通系公然违反中国皇帝的上谕，刊行此类书籍者依律当处死刑。董事会担心这些译本可能给在华英国贸易带来严重损害，因此已指示：阁下目前与尊贵公司（the Honourable Company）的关系应即终止。

"尊贵董事会同时声明：他们对阁下的才干、为人处世和品格怀有极高的敬意，并深感阁下的服务给公司带来了益处；有鉴于此，在执行上述命令时，董事会已指示我们赠阁下四千元，以表心意。

"尽管上述命令的内容我们已原原本本转达阁下，但我们深感阁下的服务对尊贵雇主的事务至关重要，又从亲身交往和以往的经验中深知，阁下谨慎自持，断不会因自己与商馆（the Factory）的关系而置身于可能牵连国家利益的境

地；因此我们决定，在接到进一步指示之前，暂缓执行上述命令的任何部分。"

马礼逊先生对此作了解释和申辩，双方有大量书信往来。从中可以看出，公司的地方官员并不愿意执行总部董事会的决定。几周后，中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又生枝节，以致英国从本土派出一个使团，由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任特命大使，前往北京朝廷调解安排有争议的事项。马礼逊先生作为使团的秘书兼翻译，其服务不可或缺，于是他被邀请陪同大使前往北京。

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的健康很久以来一直让丈夫和朋友们深感忧虑，她的医生极力劝她试试海上的航行和更换气候，以利健康。

在当前时局下，她的丈夫留在中国实在太重要，不能离开；因此马礼逊夫人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于1815年1月21日启程回英国。

这一年，马礼逊先生还有一场试炼在等着他。宗教迫害的狂焰已被充分点燃，负责刻字典字模的刻字工被逮捕；惊

慌之中，印工们为防止被发现，把刚刚刻好的新约圣经和创世记新版书版毁了。这对这位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劳苦者是沉重的打击；但他立刻鼓起勇气，着手准备新的字模。不久他得到消息：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拨了一笔既慷慨又及时的捐款——一千英镑，使他得以刻版，不仅印新约十二开本，还印诗篇——诗篇的翻译刚刚完成。

英国圣经公会的秘书J.欧文牧师（Rev. J. Owen）在通知他这笔捐款的信中说：



图二十三　北京皇宫

"倘若阁下的译本总体上是神圣原文的忠实写照，中国人的悟性又蒙它的神圣作者开启，得以明白并赞赏它，阁下的劳苦将获得何等的荣耀，阁下又将蒙召承受何等的祝福啊！英国圣经公会渴望分享这荣耀和这祝福，已不时以金钱援助资助阁下，阁下尽可放心，本会将继续资助阁下推进这项与本会宗旨和本会负责人心愿如此契合的事业。"

这里可以提一件事：此前不久，一位在华英国商人去世，给马礼逊先生留了一千英镑，供他的传道事业使用，这笔款项已用于印行新约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

阿美士德勋爵及其随行官员于1816年7月13日乘"阿尔塞斯特号"（the Alceste）抵达广州，接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和马礼逊先生上船；船继续前行，7月28日在白河（the River Peiho）口抛锚。8月13日，两位钦差大臣奉皇帝之命在天津设盛大筵宴款待他们。马礼逊先生对这次接待和款待作了生动的描述。

钦差大臣与英国大使和专员们坐在很低的坐垫上，垫子离地约六英寸；皇帝的随从则坐在地上，地上铺着红布。

8月20日，他们一行到了通州（Tung-chow），离北京还有一天的路程。在这里，关于礼仪问题争执了八天。英方被要求：大使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中国所谓"大礼"，即三跪九叩（San Kwei, Kew Kow）——英文译作"三次跪拜、九次叩头"。行礼的方式是：觐见者跪在地上，双手俯伏按地，额头叩地三次；然后起身，再跪下，重复一遍；再起身，把全套再重复第三遍。

中国人拜神也是如此：有的叩三下，有的叩六下，有的叩九下，依所敬奉神明的尊崇程度而定。

阿美士德勋爵自然不肯行这样愚蠢而有辱人格的礼，长时间争执之后，中国的大臣们声称不再坚持这一要求。29日，一行到了皇宫。皇帝定下的召见时辰到了。大使和随从连夜赶路而来，未曾盥洗休整，实在不适合觐见皇室。勋爵阁下因此向接待他的大臣求情，说夜来劳顿太大，恳请圣上把召见推迟到次日早晨。



CHINESE EMPEROR.

图二十四　中国皇帝

要达到这个目的，传话的人进宫禀报皇帝，说大使病得一步都走不动。

皇帝开恩，准他回住处休息，并派御医前往诊治。御医并未发现阿美士德勋爵有病，无疑向皇帝作了禀报，坏了大事。圣上以为自己被愚弄了，召集了内阁特别会议。

无人敢说明实情，一道谕旨下来：大使即刻启程回国。谕旨得到执行。当天下午，一行全体离开北京；阿美士德勋爵往返五万英里的行程之后，只得回去报告一无所获。

皇帝后来知道了实情，把皇后之兄某公爵（the Duke）的一切高官尽行革除。另有三人也被革职，并颁布一道上谕，皇帝在谕中痛惜朝臣竟如此自私自利、不顾公利。

他责备公爵的朋友们：虽然口口声声说对公爵如何忠心，笑脸相迎、阿谀奉承，可眼看公爵被谎言所困，却不肯把实情告诉他，只说："这不关我的事。""唉！"他说，"为国之臣，立于何等危险的危岩之上。

"你们若不顾念公爵，难道也不顾念你们的国家吗？"皇帝的虚荣心不许他向大使解释或收回成命，但他下令官员们一路以礼相待，并送给英王三件礼物。他也接受了大使的三件礼物。带着孩童般的自以为高出一切君王之上的念头，他把送给英王的东西称为"赏赐"（donation），收到的东西则称为"进贡"（tribute）。

使团的目的虽然就此落空，但这次行程让马礼逊先生得到了几个月的休养，他的健康正极需如此。

他得以增进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了解，尤其得以搜集经过各省的方言知识，日后大有用处。

他与这班显要人物经直隶（Chilhi）、山东（Shantung）两省返回广州，渡过黄河和大运河。一路上点缀着优美的宝塔和华丽的寺庙，令他们赞叹，但最吸引马礼逊先生的还是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现象。

他遇到一位回教绅士交谈，从他那里详细了解了回教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地位。

他惊奇地发现：新教基督教不许立足，而回教徒却可以自由信奉他们的宗教，可以入仕为官，有些省份人数还很多。

他还发现，河南（Honan）有若干家族，叫"挑筋教"（Teaou Kin Keaou），就是把所吃肉上的筋挑去的教派。他们有礼拜的庙，守第七日为安息日。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去世多年之后，维多利亚主教（the Bishop of Victoria）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访问这些人，发现他们是犹太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他们有若干希伯来文书，无人能读；但经查验，发现都是旧约的经卷，有的用白羊皮精美书写，裁剪缝合，长约二十码，卷在木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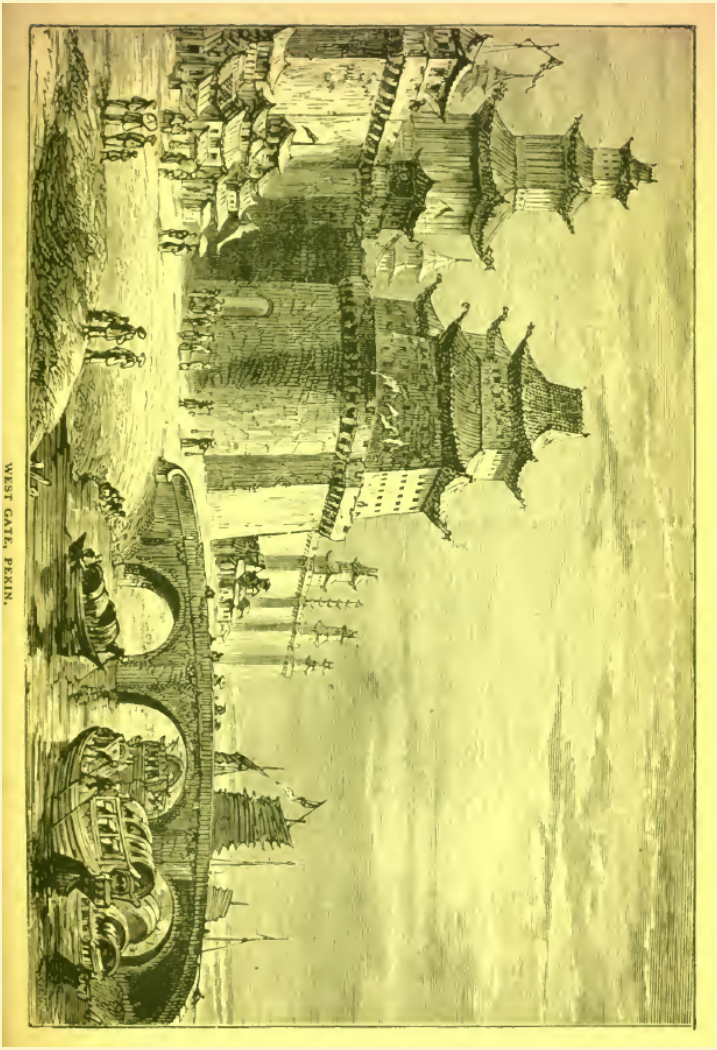
中国各省还发现了其他几群犹太人，都应验了上帝关于他们的预言："分散被剥的国民，……被量度、被践踏的民。"

在山东，一行经过孔子诞生地附近；在鄱阳湖（Po-Yang Lake）上，他们发现一所书院，约六百年前，大圣人"四书"最受推崇的注释家朱夫子（Choo-foo-tsze）曾在

此讲学。书院在山谷之巅，一条清澈的小溪穿谷而过，潺潺地唱着宁静的歌。谷顶一座大山，黑沉沉的峰顶高高耸起，仿佛要为"白鹿洞书院"（the College of the White Stag Valley）遮挡凛冽的寒风。

朱夫子曾在此讲学，人们指给他们看他垂钓过的岩石，还有一棵他亲手栽种、至今开花的树，严令不许摘其叶。

在跨越江西（Kiang-si）与广东（Canton）两省分界线时，他们穿过一条深山隘道，那是一千年前一位致仕大臣出资、在坚硬的岩石中开凿出来的。



图二十五　北京西门

他的塑像立在旁边一座庙里，受人奉为神明祭拜。使团离广州六个月后回到了广州。

马礼逊先生不在期间，他编的一本中英对话已在广州付印，由英国商馆（the British Factory）的一位绅士监印。

米怜先生（Mr. Milne）已携家眷离开中国，定居马六甲（Malacca），去实现那个马礼逊先生长久以来的梦想、如今即将由他忠实的同工大半实现的宏伟计划。米怜先生搜集了中文书籍、印书纸张和其他必需材料，聘了一位语言教师，雇了工人，于1815年4月17日启程前往新家。航行途中，他的家庭添了双胞胎；航行三十五天后到达目的地，受到法夸尔少校（Major Farquhar）的热情接待，他真是一位患难之交。

先前关于马六甲差会的计划，已由马礼逊先生和米怜先生仔细拟定，呈交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经该会完全批准认可。这个计划雄心勃勃，虽然成功到足以证明创办人的投入物有所值的地步，却未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信心和进取心所配得的一切。按拟定的计划，

要购置一块地皮，在上面建造适合所拟所期用途的房屋。要办一所免费学校，作为更高一级神学院的预备学校，在神学院里培养训练本地传道人。

要发行一份中文月刊。要设立印刷所并开工，为的是印行中文圣经，并广传基督教书刊。

还要发行一份英文期刊，以促进东方各传道会之间的合一与合作。

要举行礼拜，尽快建造礼拜堂。整个计划定名为"恒河以外差会"（The Ultra-Ganges Mission），以标明这项事业的地点或范围。

米怜先生很快着手实现这个计划。英人住宅区（the British compound）里一间原作马厩用的小屋，被收拾出来作学堂。中文告示贴满全城，宣布为穷人子弟开办学校。

起初人们很不愿意送孩子来，8月5日开学时只招到五个学生；但经过不懈努力和明智谨慎，人数渐增，到第一年年底，每日上学的已有十四人，接受普通的中文教育。

不久，马礼逊先生编的《问答》被引入，孩子们熟悉了上帝、创造、灵魂、死亡等宗教要词。接着，教师和孩子们被带去参加礼拜。

这里需要极大的谨慎。起初，从广州带来的几个家仆被带去参加，然后学堂的教师和学生才被引着跟随。

米怜先生就这样一步一步、极其缓慢地向他的大目标迈进。马六甲有一间荷兰基督徒的小教堂，当时没有牧师，他们邀请米怜先生去填补空缺。

他以受派另有使命为由谢绝了，但答应每周为他们主持一次礼拜。大约一年里，一直没有买到建造计划中房屋的地皮；到1816年初，米怜先生从槟城（Penang）的英国总督那里得到一块赠地，须经荷兰当局批准。这块地离城相当远，不适合差会之用。

因此又用它换了城门附近较小的一块，另付约二百英镑给卖主作补偿。这样就在一个极佳的位置得到了一块地皮。

前面提过，米怜先生从中国带了印工同行。他如今购置了一台印刷机，英文字模和马来文字模，以及开工所需的一切设备。

为使工人有工可做，他印了多德里奇（Doddridge）《心灵中宗教的兴起与进展》（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英文版，和博格（Bogue）《基督教真理论集》（Essays on th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英文版。这些书在中国、印度和东方广大群岛的英国侨民和冒险家中出售或分发。

马礼逊先生在广州恢复工作后，很快又遇到新的困难。印书房的工人中起了争执，其中一人为报复他人，把字典的一张样张拿到佐堂（Tso-tang）——一位地方官那里。这位官员正愁没有勒索钱财的机会，乐得有这么一桩事，派差役来查抄印刷器材，并拘拿参与为外国人印中文书这一非法勾当的本地人。英国商馆的大班、梅特卡夫爵士（Sir Theophilus Metcalf）坚决干预，才使印刷机和字模免于被查封。

广东总督迅速下令：不许本地人帮助外国人印汉字；马礼逊先生的教师和抄写员的名字都被登记在案待捕；郭先生（Ko-Seen-sang）逃亡在外，三德（Sam-Tak）、阿福（A-Fo）和阿兴（A-He en）惶恐不安。结果，只好教葡萄牙工人刻中文木刻字模，印字典。

马礼逊先生除了在字典上无休止的劳作——通常每天六到八小时——还翻译出版了《公祷书》中的早晚祷文，又出版了《中国随笔》（Horae Sinicae）——中国经典译文集，以及一本《中文初阶》，这一切，连同前面已记的著作，都证明他的热忱和勤奋，足以考验最有耐心的心、考验最强健的体魄。圣经翻译的进展，可从下面1817年11月24日致圣经公会的一封信中看出：

"明年，我和米怜先生希望译完全部圣经。

"他已译完申命记和约书亚记。

"创世记印行已有一段时间。

"我已初译出埃及记和路得记。诗篇我已译完，正在付印。以赛亚书约译了一半。

"有几位刻字工受雇去马六甲，为的是印申命记、约书亚记和十二开本诗篇；我在本地精校的这个版本，比我们的十二开本新约还小。"

这时从美国来的一封信告诉马礼逊先生：一位约二十六岁的中国青年，从澳门（Macao）来，在纽约定居，因读中文新约而信了基督，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始终如一。

在枯燥单调的翻译劳作中，这样的消息格外滋润他的心。

马礼逊先生的劳苦如今开始引起全英国各地，以及欧洲和美洲许多地方的关注和兴趣。他收到德国和法国一些最博学的教授的来信，热忱肯定他卓越的造诣和贡献。

柯尼斯堡大学（Konigsberg University）教授法特尔博士（Dr. Vater），和法兰西皇家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France）中文教授、欧洲最博学的人之一雷慕沙先生（M. Remusat），以及其他几位，都坦率热忱地祝贺他在汉语言文学上获得的渊博多样的知识，和他为后继者打下的坚实基础。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学术评议会（the Senatus Academicus）一致通过，免费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作为语言学家和基督教教师的劳苦的巨大价值。

他在这远方之地已劳作十年——十年献给了紧张磨人的劳苦，十年因中国官员的骚扰迫害和许多英国商人毫不掩饰的厌恶而受煎熬试炼，十年因本地人对福音真理顽固冷漠而屡遭沉重失望。马礼逊先生品格中的坚实品质，在处境的紧迫需要中全被调动起来，积极有力地发挥，使他能从容应对那些需要。

不是说这期间他的劳苦没有得到安慰。

上帝的护理曾在几个艰难的关头以特别的方式为他出面干预，使他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给他一个职位，使他可以不受官府干预地从事布道工作，并在他一切劳苦中始终给他清新明确的平安安慰，使他满怀盼望和勇气继续劳苦，倚靠这个应许："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十年结出的果子，的确是未来永久的材料。对最难的语言、最奥的文学已获得充分的知识。印刷机、字模、木刻书版和其他材料的大

批家当已经积攒起来；中文新约已印行流通了一大版；另一版九千册也快印完；中文语法、中国经典译文一卷、诗篇、祷文集、基督教教义和历史小册子若干，也都是他亲手劳作的成果；更不用说旧约各卷已经译出，有的已经印好，等全书译完就流通。此外还要计入他帮助米怜先生学语言、建立马六甲差会的功劳。这一切之外，还有他作为东印度公司官方翻译和秘书为公司立下的宝贵功劳。

这十年，在基督教传教士的主要工作——使灵魂归向上帝——上，也并非全无果效。至少有两个人离弃偶像、信了基督；其中一人已受洗，保持美好的见证；另一人也在基督教知识和敬虔上长进，有望不久受洗。其他开荒的新教传教士的经历与马礼逊先生大不相同。他们面对野蛮人冒过更大的风险危险，经历过惊险浪漫的试炼，但也得过巨大成功的鼓舞和激励；然而，论到临危的镇定、崇高的英勇、屡经失望而不动摇的决心，恐怕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这段时期的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　　*　　*



第十章

中文圣经完成——米怜博士逝世



"上帝以祂芬芳的膏油膏抹了你,

不是叫你作王，乃是叫你摔跤；祂将

你流尽的一切眼泪，如纯净的水晶一般,

赐给与你同耕此土的年轻同工,

让他们佩戴如护身符。于是他人必将

从你的手、你的心和你勇敢的欢欣中，

把忍耐与劳苦，接到心上、接到手上。"

——勃朗宁夫人（E. B. Browning）

1818年11月10日，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奠基石由法夸尔上校（Colonel W. Farquhar）安放，总督塞森先生（Hon. J. S. T. Thyson）、槟榔屿（Penang）法官厄斯金先生（Hon. J. J. Erskine）、司法院（College of Justice）的成员及众多显要人士出席。米怜先生代表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发表了恰当的演说。书院的宗旨宣布为：中欧文学的相互栽培；其设施包括一座图书馆，藏有论述欧亚各国语言、历史、科学等的书籍；由欧洲汉学教授在中国籍助教的协助下传授知识；印刷所将以多种方式投入使用；还计划不久建成一座植物园，把东印度群岛的植物汇于一处。

书院向欧洲人开放，使他们得以在东方从事传道、经商、学术或公职，预备合用；也向来自华语国家的青年开放，愿受训在欧洲人手下或在基督教会中服事者均可入学。

马礼逊博士捐出一千英镑作为创办经费，并承诺五年内每年捐一百英镑作为维持费。此外，他对书院亦多有捐助，尤其在图书馆方面。另有一位绅士捐四千西班牙银元用于建楼，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捐五百英镑，广州（Canton）的欧洲侨民捐五百英镑。一位朋友写道：

> "我承认，这个计划远超我的期望。它仁慈开明至极，规模宏大；我们的捐款也当如此。请随时向我支取8420（即一百几尼）。
>
> "信心盼望，世人或有分歧，
>
> "惟爱心关乎全人类；
>
> "上帝与自然如此连结万有之框架，
>
> "命自爱与博爱合而为一。"

马礼逊博士对这所书院的前景怀有光明灿烂的憧憬，言语无法形容。马六甲将不止是东方的雅典，更要成为东方的耶路撒冷。知识与属灵恩典的 streams 要从那里流出，直到中国世界全然成圣。

马六甲是欧洲人在亚洲最早的属地之一，在达·伽马（Vasco de Gama）成功绕过好望角后没几年，就被葡萄牙人攻占。他们没有为改善土著的道德状况做多少事。沙勿略（Francis Xavier）曾到访此地，他见证说，当地的基督徒与不信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的恶行更多更甚。

后为英国人攻取；马六甲被选为马礼逊博士萦怀的大工最便利、最有前途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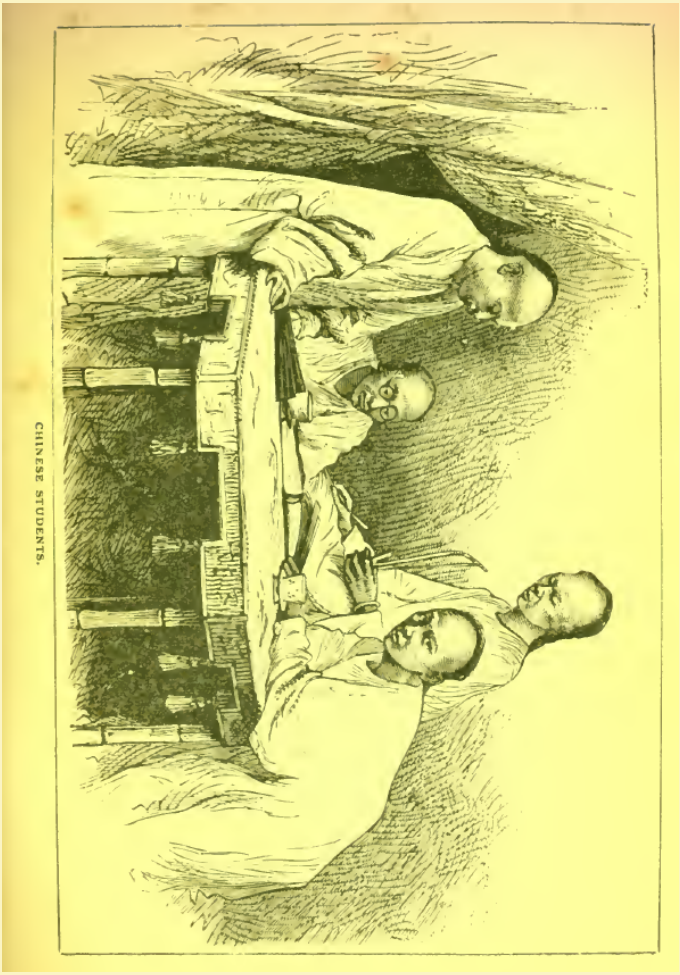
建成的书院是一座朴素坚固的建筑，长九十英尺，宽三十四英尺，前后有柱廊游廊，长一百零三英尺，宽十六英尺半。内部布置得当：一侧是中英文印刷所、学校及本地师傅、工人的宿舍等；另一侧是院长及其助手的住宅。面海的正面有一排番泻树（senna trees）遮荫，四周是规划整齐、耕种良好的园地。

起初创办者们大失所望，因为土著不肯送孩子入学，直到米怜先生不得已给每个孩子每周发一点小钱，才诱得他们来上学。土著渐渐习惯了书院的存在，也更了解主办者的精神，便多了信任，学校兴旺起来。在米怜先生在世期间，书院培养的学生人数在二十至六十之间浮动；其中有几位归信，成为始终如一的基督徒。印刷所不断推出书籍，其中不乏重要之作；期刊得以维持；并采取有力措施，使马六甲成为大规模基督教宣教的中心。

书院开办几年后，特别委员会主席梅杰里班克斯先生（Hon. C. Majoribanks）前来参观，他在记述此次参观的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中说：

> "我参观书院时，学生有三十多人。若经费更充裕，行善的机会必然更广。
>
> "听到几乎每个孩子都能流利地用中文和英文朗读圣经，令人欣慰。
>
> "许多人中英文书写俱佳，在算术、地理、地球仪的使用和通史方面都颇有造诣。

"马六甲农夫之子，竟能获得连中国皇帝之子都无缘享受的开明教育。"



图二十六　中国学生

1820年，米怜博士说："与差会有关的学校共有十三所，约有三百名儿童和青少年。"

归信的更深工作似乎也在一些人心中进行。

一位名叫梁发（Leang Afa）的本地印刷工人，兼任教员，已公开信奉基督，在表现出令人满意的真诚证据后，受洗加入教会。他为新约数卷作了解说并付印；蒙召受逼迫时，极有忍耐地忍受了。他的信心经受了丧失财产、鞭打和监禁的考验，至死持守。他在中国多地作布道工作，是伦敦传道会按立的第一位布道士。太平天国起义（Taeping rebellion）的领袖正是因读了梁发所写的小册子而认识了基督教，并在企图在中国建立其不伦不类的政权时，承认并宣扬了基督教的一些要素。

这部巨著《字典》的数卷此时已完成出版；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博士得以致函伦敦传道会干事们，报告他一生最大的目标、心头最大的盼望已经实现——这喜悦难以言表。整本圣经现已译成中文。

这大工的大部分理所当然由他承担；但自米怜先生掌握中文、能够效力以来，也提供了最有效、最甘心的服务。新约全书均为马礼逊博士所译，其中一部分以藏于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中文手稿为底本；旧约除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约伯记由米怜先生翻译外，其余均为他所译。

马礼逊博士在给差会的信中明确声明不求完全准确，只求为后世更完善的译本奠定基础。兹摘录信中数段，饶有趣味。他说：

"倘若马礼逊与米怜的圣经，在日后中国的某个时期，相对于更完善的译本，能居于如今威克里夫（Wickliff）或廷代尔（Tyndale）译本相对于我们现行英文译本的地位，那么许多人必将永远为这一尝试而感谢上帝；传道会与圣经公会也必不后悔为此目标已经支出、将来还要支出的经费。

"威克里夫的骸骨被掘出焚毁，至今尚不足五百年，主要罪名就是他翻译了圣经；廷代尔被刽子手勒死、再遭焚烧，至今

尚不足三百年，罪名亦同。所谓威克里夫与廷代尔译本的不准确，正是一切反对翻译圣经之人的吹毛求疵之辞；英国国会颁令，将廷代尔'狡猾、虚假、不实'的新旧约译本的一切书籍即刻废除、禁止使用与收藏，至今不过二百七十七年。此等事发生未久，后来的译者若作品遭指摘定罪，亦不足为奇。

"詹姆斯王（King James）的译者有五十四人，在本国、君王的庇护下，把圣经译成他们当代的语言。我们的译本是两人、至多三人（包括那份手稿的作者）之作，在遥远的异国完成，译成的是一种外语、新学之语，是世上最难的语言之一，也是欧洲最少有人耕耘的语言。公允评判人工作者，不会忘记这些境况。

"我的翻译讲究忠实、明晰、简朴。常用词我优先选用，罕见典雅之词则舍去；异教哲学宗教中的术语，我一概避免。我宁可被视为文笔不雅，也不愿让人难懂。难解之处，我取我所能接触到的最庄重、最敬虔、最不偏激的神学家们所一致认同之义。

"为此任务，我带来了长期劳苦与离群索居中的忍耐；冷静无偏的判断，不迷恋新奇怪异，也不因一说古老便固执己见；以及，我希望有的，较为准确的思维方式，并怀着敬畏之心，深知误解上帝话语是何等可畏的责任。翻译圣经这样的书，这些品格或许与文法学识同样不可或缺。

"摩西、大卫和众先知，耶稣基督和祂的使徒，用他们自己的话，向这地的人民述说上帝奇妙的作为，这预示着——我盼望——在世界的这些地方，一个更幸福的时代即将迅速到来；我相信，异教怀疑主义的幽暗必被'从上头来的清晨日光'驱散，镀金的佛像和遍地的无数偶像，必有一日如大衮（Dagon）倒在约柜前一样，在上帝话语的大能面前仆倒在地。

"廷代尔被绑上火刑柱时，曾热切高声为亨利八世（Henry VIII.）祷告：'主啊，开英王的眼睛！'他的祷告似乎蒙了应允。愿我们为这大国的君王，也如此热切地献上同样的祈求。

"我用使徒的话结束此信：'末了，弟兄们，请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快快传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欧美基督教差会的朋友们闻此大工告成，喜悦之情极为热烈。各方贺信如潮涌向马礼逊和米怜两位先生，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授予米怜先生神学博士（D.D.）学位，人们向掌管他们劳苦的、施恩的上帝护理表达热切的感恩。伦敦传道会干事伯德牧师博士（Rev. G. Burder, D.D.）写道：

"这项艰巨的任务终于完成了。荣耀唯独归于祂——是祂赐下能力成就这大工，也唯有祂能使这大工达成其预定之目的——光照并更新人的心灵。愿荣耀归于祂，直到永永远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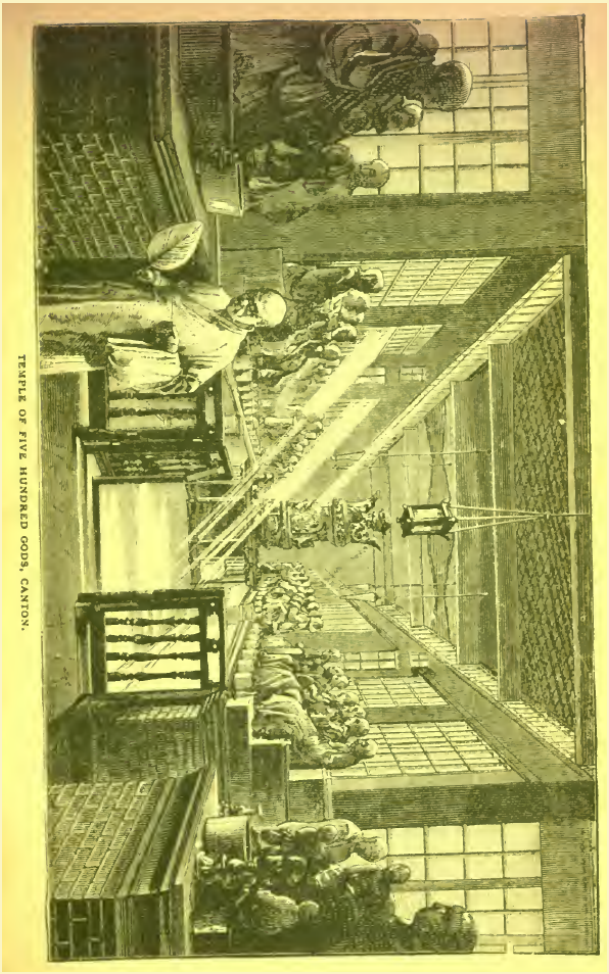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该忘记、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也没有忘记祂乐意为此大工所使用的辛劳工人。

"我们为你和你的助手米怜先生感谢祂。我们赞美上帝，祂在炎热的气候中保守你们的性命，维持你们心身的力量，留你们得见大工完成……反对者说什么，不必介意。工作已经完

成，上帝必祝福它；当祂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时，也必不忘记这信心的工作和爱心的劳苦。亲爱的先生，为你的出生、更为你的重生、更为你得蒙能力成就这大工，赞美上帝吧。你活着出版了一本中文圣经，可谓活得其所。感谢上帝，壮起胆来。"

药剂街，广州（APOTHECARY STREET, CANTON）。

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委员会也以同样感恩祝贺的口吻致函，并新拨一千英镑，助益译本的复制与流通。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委员会赠给马礼逊博士一部八开本最佳版本圣经，装帧华美，以表敬重与嘉许；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致函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与祝贺。



图二十七　广州五百神庙

此外，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及许多著名学者也致函祝贺，足见基督教世界对这一伟大成就的关注何等热切。

这项全心投入的任务既已完成，马礼逊博士便以不知疲倦的勤勉转向其他工作。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校长贝尔德牧师博士（Rev. Dr. Baird）曾致函他，询问中国穷人的情况。这促使他与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外科医生李文斯顿医生（Dr. Livingstone）一起，关注遍布中国各城镇、人数众多的赤贫病患。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常挤满大街，却少有人关心怜悯。这些受苦者可悲的境况，唯有当时医学知识的极度蒙昧可与之相比。大街和市集上随处可见小摊，摆着晒干的植物药材出售；不辨病症，什么病都卖，有的甚至包治百病。广州的药铺号称有三百种药，实际常用的只有三十种，而一位名医主要只用一种，就是大黄。他姓王，"王"即"君王"之意，人们因他的用药戏称他为"大黄王"。

为应对这一触目惊心的弊端，马礼逊博士开办了一家诊所，为穷人提供诊治和药品，他每天亲自督理一两个小时，

李文斯顿医生协助管理。他还购置了一套八百多卷的中文医书和齐全的中药，聘请了一位体面的中医师和药剂师，并不时请一位草药商（他把这位草药商的全部存货买下，供李文斯顿医生分析）来讲授他所采集售卖的各种草药的药性。

广州及附近各地的患病华人蜂拥至这家诊所，几个月内已有数千病例得到诊治，成效喜人。这家诊所可视为后来众多类似机构的先驱；这些机构与东方基督教差会相连，日益证明自己是基督教宣教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更重要的事务之余，马礼逊博士还抽空付印了几种实用的小书。一本是对比中国异教与基督教原理的小册子；一本是《环球航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意在开阔中国人对人类、尤其是对基督徒和实践信仰的见识；第三本是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早晚祷文及诗篇的译文。祈祷书与讲道集公会（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订购了此书两千册，分发给中国人。

1820年4月23日，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健康大为好转，携两个孩子乘伊利侯爵夫人号（Marchioness

of Ely）启程，与在中国的丈夫团聚。8月23日，他在澳门（Macao）迎接他们，万分喜悦，与家人共度了几周蒙福的团聚时光。然后他不得不离开他们，重返广州履行公务。

与此同时，米怜博士全身心投入马六甲书院的管理和其他传道工作，投入之深，远超他本就不甚强健的体质所能承受。劳苦中他经历了许多试炼，但1819年3月，他蒙召忍受人世间最严酷的试炼。死神已先夺去他两个心爱的孩子，如今他心爱的伴侣也被从身边召去。她在完全的平安和对荣耀不朽的十足盼望中去世。丧妻丧子的丈夫和父亲深感这些试炼之苦。从米怜夫人离世到他自己去世，他的日记常常被泪水浸湿模糊。他写道：

"哦，拉结（Rachel）！拉结！……你以一切可能的纽带与我相系、为我所珍爱！但我会努力不为你悲伤，正如你离世前屡次嘱咐我的。我要努力珍藏你美德与言语的回忆，教导给你留在世上的亲爱孩子们。'耶和华赏赐的，耶和华又收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此他继续劳作，心头沉甸甸地挂念着四个幸存的孩子。书院的开支和困难，也足以让马礼逊博士和他深感忧虑。富有的东印度公司曾承诺每年捐一千二百银元作为维持费，但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出任印度总督后，这笔津贴被撤销。然而，公司在华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的成员们深信书院之卓越，联名致函马礼逊博士，对此举深表遗憾，并表示他们决定自行补足这笔款项，使书院能继续为东方造福。

此时，伦敦传道会又派出几位传教士，前往巴达维亚（Batavia）、槟榔屿、新加坡（Singapore）和马六甲工作；一位经验丰富的印刷工人也抵达马六甲，协助米怜博士把基督教文字撒遍各殖民地。

1821年春，马礼逊博士回到澳门，得以短暂享受家庭生活的甜蜜与安息。但一片乌云笼罩着这个家庭，一时阴霾密布。他不久便不得不给岳父莫顿先生（Mr. Morton）写了这样一封信：



图二十八　广州药材街

"我亲爱的玛丽，自上次抵达中国以来，身体一直非常好，很少需要求医。

"我们住得很舒适，澳门海边屋前有一片空地，我和孩子们每天傍晚在那里愉快地散步。

"然后，家庭祷告之后，我们围桌而坐，各做有益或有趣的事。

"我的玛丽恬静愉快地为即将出生的宝宝做衣服，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即便如此，她每晚就寝、每晨起身劳作之前，必读相当篇幅的圣经；自她来中国后，我相信她把米尔纳（Milner）的《教会史》（Church History）差不多读完了，深觉造就。"

6月8日，她突然病倒；尽管医生、丈夫和朋友们竭尽了人力与情爱所能想的一切办法，她仍在10日（周日）傍晚死在丈夫怀中。

马礼逊博士想把她葬在小儿子詹姆斯（James）墓旁——孩子的遗体葬在山间一座坟墓里；但中国人不许重开坟

墓。天主教徒不许新教徒的遗骨安息在他们的墓地，于是英国商馆（English Factory）委员会购置了一块约值一千英镑的土地，作为新教徒墓地，马礼逊夫人的遗体便恭敬地安放在那里。

这一打击对马礼逊博士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沉痛，荒凉之感如此可怕，他仿佛被击昏、瘫痪了一般。他的健康和精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影响；他虽勤勉履行公务、为完成《字典》热情不减地工作，但平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通信，缩减到只与最亲近的亲人往来。公务需要他去广州时，他带儿子同往，把女儿托付给在澳门的好友李文斯顿医生夫妇（Dr. and Mrs. Livingstone）照料，打算一有方便机会就把两个孩子都送回英国。

他抵达广州后，作为翻译和外交家的本领与手腕将受到严峻考验——英中当局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一艘英国护卫舰上的几名水手，为取水登上了中国沿海附近的伶仃岛（Lintin）。他们虽未携带武器，却遭到一伙中国人的袭击，多人受伤。舰上派出一队人去保护他们，混战中两名中

国人被打死。地方政府要求交出所谓"凶手"，依法处决。英方否认此案构成谋杀，拒绝要求。

双方各不相让，结果贸易受阻，两国关系紧张，广州英国商馆关闭，职员和货物都搬上船，双方摆出敌对姿态。一些中国商人对这场风波深感遗憾，尽力劝说英方稍作通融，以结束这场不幸的争执。他们甚至建议护卫舰的军官说，有两名水手失足落水，而这两人正是"凶手"，所以无法交出。他们本愿凭这样荒唐的故事让事情平息；但他们的骄傲不容他们承认人是英国人出于自卫打死的。英方寸步不让，尤其不肯交人——若交出，那些人必被绞死无疑。结果，双方耗费两个月进行令人疲惫恼人的文书往来，最后达成妥协：恢复友好关系、重开贸易，条件是英国政府对这场混战的情形进行彻底调查。

马礼逊先生在此次交涉中的贡献无可估量；交涉结束时，厄姆斯顿爵士（Sir James Urmston）起草了一份报告，其中有这样的话：

"在这场交涉的进程中——它把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卷入了他们与中国人有过的最严重、最恼人、最折磨人的争论之一——马礼逊博士的热忱与努力从未松懈。

"他对中文书面语和口语的广博乃至超凡的知识，以及对中国政府体制、性情与意向的了解，使他能清楚透彻地领会其情感、观点与用意，也能识破地方官府公文以及公行商人（Hong merchants）的言辞论据中屡见的诡辩、两面派乃至虚假——后者一向是其政府与外国人之间的沟通渠道。

"对中文公文如此细致准确的洞察，对特别委员会至关重要，使他们能以恰当的形式、语言和精神起草给中方的文书与照会，以应对和抵挡两广总督（Viceroy of Canton）及其同僚的傲慢言辞、妄自尊大和无理要求。

"这些文书经马礼逊博士译成如此地道的中文，使中国政府不可能误解，甚至不可能假装误解东印度公司代表的感情、观点与决心；在与中国人的谈判或交涉中，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极其重要。

"马礼逊博士宝贵的才能与服务，得到了那些人的充分理解与感激——这一次和以往多次，他都为他们巨大而重要的利益带来了实质性的助益。"

公司的船只回到各自泊位，贸易恢复，马礼逊博士安排孩子们回英国。女儿乘好船肯特号（Kent），由马洛尼夫妇（Mr. and Mrs. Maloney）照料，受到他们近乎父母般的慈爱。小儿子乘阿特拉斯号（Atlas），由外科医生迪尔先生（Mr. Dill）护送。马礼逊博士在给兄弟谈及孩子们启程的信中说："我愿我的孩子得到妥善照料，以朴素的方式养大，但最重要的是，及早教导他们敬畏主：这就是智慧。"

马礼逊博士回到澳门凄凉的家，以加倍的努力投入传道工作和《字典》的编纂。然而，他很快听到心爱的同工米怜博士健康衰败、病情危急的消息，深感忧虑；米怜的体力日渐衰退，热忱却似乎日益高涨。

两年多来，马六甲差会的事务几乎全落在他一人肩上。他与政府交涉，督理差会房产，主编《拾穗者》（the Gleaner），在书院授课，翻译小册子和书籍，并定期讲

道。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和撰写基督教书籍。他在旧约翻译中的分工前文已述；除此之外，他用中文或英文写了不少于十五种小册子，每种十至七十页不等，另有《以弗所书注释》全卷，和一部两卷本的精心之作《论灵魂》（"Essay on the Soul"）。他用中文出版的一些小册子，论受欢迎程度和切合具体需要的程度，无出其右。去世前不久，他回顾这些刻苦努力的成果时说：



图二十九　中国商人群像

"为我的力量而言，似已嫌多，若再加上照料家庭之责，更是如此。我谦卑地盼望，这些著作对上帝的教会已有益、将来也有益。

"但当我想到自己动机的不完全，以及其中属灵情感的迟钝与缺乏，我便不由得用先知的话说：'甚多，且甚枯干。'

"它们几乎像是死的工夫。我有祸了！我有祸了！我这死的灵魂啊！主啊，使它与你相亲，这便赐生命给我一切的劳苦。"

在繁重的劳苦中，他的健康垮了；他多次预感危险，之后又部分恢复。大量咯血显示肺部有病，但后来查明病灶在肝脏。他乘船去槟榔屿，希望恢复健康；但换地方毫无益处，他精疲力竭地回到马六甲，只愿死在岗位上。他在那里平静地进入安息与奖赏，与忠心的伴侣重聚，留下四个孩子，成了完全的孤儿，一无所有地投靠上帝为父。

他曾从槟榔屿写信给新近丧偶的朋友马礼逊博士；1822年6月3日，马礼逊写了如下回信：

"我已收到你从槟榔屿寄来的信，对信中令人难过的消息深感遗憾。愿上帝保全你的性命、恢复你的健康！我终日悲伤——是个无用的仆人；主啊，可怜我！

"阿兴（Aheen）从广州来信说，他已知罪，愿被世人的救主洗净，以此为记，问可否受洗。

"阿三（Asam）似乎明白了福音的大要，说他相信。

"我真盼望阿兴是真诚的：他一向骄傲，又是个自命不凡的读书人（Tih-shoo-jin），若非确有其事，他断不会说自己知罪、想要得救。

"他寡言少语，天性冷淡。若他如今真的仰望救主，就为上帝赐给我这不配之人一点微小劳苦的果子而赞美祂！

"唉！我写这些，心中害怕你已在书信所不能及之处。"

他果然已在书信所不能及之处。6月2日，这位来自苏格兰山丘的牧羊少年——凭着分别为圣的劳苦，成为博学而成功的开荒传教士——年仅三十七岁，被召回永恒的家乡。

自5月24日他从槟榔屿回来那天起，凡见他的人都看出，他有益而劳苦的一生即将结束。但他已开始几项工作，对异教徒和后来的传教士都有望有益，他切愿蒙保守活着完成它们。然而事与愿违。他的病迅速加重，痛苦危险。说话对他极其痛苦，除了料理自己的事务或他负责的机构的事务，他很少开口。临终时，他表达了借耶稣功劳得救的坚定信心，比前一段时间显得安详。朋友们以为这是病情好转，实则是精力耗尽；不久，他便无挣扎、无呻吟地离世了。遗体从英华书院抬到荷兰人墓地，安放在他为妻子儿女预备的墓穴中。葬礼有众多本地人和外国人参加。政府官员、外国传教士、荷兰教会成员、马六甲多数体面居民，以及数百名华人和马来人，都到场向他表示敬意与追思。

马礼逊博士用下面这些恰当的话总结了他的品格：

"米怜博士天性似乎有一颗非常热烈、急切、坚定的心，又因温和的举止而柔和；这心归正、从撒但转向神之后，仍保留天生的热烈与急切，只是转向了与从前全然不同的新目标。

"他如今深信，传道事业就是天国的事业，水火都不能阻挡他前行。

"他以勇气和忠诚服事了十年；然后，因有益的劳苦和艰辛的服事而耗尽，死在岗位上。"

此时，马礼逊博士正筹划回英国一行，探望老朋友和亲人，享受一次当之无愧的休假。但闻米怜博士去世的消息，他暂且放下休假之念，决意前往马六甲，安排差会和书院今后的工作。他还以一贯的仁慈，决定收养小罗伯特·米怜（Robert　Milne）为义子——孩子以他的名字命名——与自己的孩子一同供养教育。

这一年11月，广州西边、欧洲商馆以北约一英里处发生火灾。大火猛烈燃烧数日，向西烧毁一英里半内的所有建筑，直到无房可烧才停。数千间华人店铺民房被毁，损失财产价值数百万英镑。东印度公司的损失估计达一百万；火灾、恐慌、踩踏和残暴匪徒袭击造成的生命损失，惨不忍睹。这对马礼逊博士是额外的试炼：他在火灾中损失了许多

财产，尤其是一批价值一百英镑的纸张，原要运往马六甲印新版新约。

1823年1月17日，马礼逊博士离开广州前往马六甲，同月29日在新加坡登陆——当时新加坡是马来群岛上新建的英国属地。副总督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热情接待了他。两人志趣相投；访问期间，他们就促进殖民地和马来人福祉的几个议题进行了恳切的商讨。会谈的结果是决定在新加坡建立一所与马六甲书院类似的学府；因后者属荷兰政府管辖，决定将两所并入同一管理之下，统称新加坡书院（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召集了属地主要居民开会，提案提交讨论。决定采纳该方案：马六甲书院照常办学，保留其特色科系；新学府则开设老书院未能涵盖的知识科学分支。随后募得慷慨捐款。马礼逊博士被任命为副院长，认捐一千五百多银元，此外还花了更多钱开垦政府拨给的一块地。

2月1日，他抵达马六甲，发现一切健康向荣、充满希望。他说："书院和本地学生令我大感满意。中国学生用路德

的曲调唱第一百篇诗篇，中文歌词由我以前的助手郭先生（Kó-Seen-sang）所作。

"见我亲爱的威廉善用了我的中文书籍和我的资金，又见敬拜上帝不受官府干涉，这一切令我心中大感欣慰。

"哦，我当何等感恩！"

他任命高立牧师（Rev. David Collie）填补书院院长空缺；高立于1822年由伦敦传道会派出，在学习中文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赋。高立先生以出色的能力履行院长职责，直到1828年去世。

1823年因《英华字典》（Anglo-Chinese Dictionary）出版，成为马礼逊博士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年；此书堪称他毕生的巨著。他为此耗费十六年；为编纂此书，他收集了约一万卷中文藏书。此书由东印度公司出资一万二千英镑出版。全书六大册四开本，每册大如家用圣经，共四千五百九十五页，收汉字四万。成就了如此惊人之工，他的名字举世闻名，不足为奇。各方对这部出版物的价值与

重要性的见证纷至沓来。德累斯顿（Dresden）博学的东方学家蒙图奇博士（Dr. Montucci）说："我敢断言，马礼逊博士这十年间出版的卷册，对欧洲学生之有用，远胜上个世纪传教士们出版的一切印刷品和手稿。"巴黎的雷慕沙先生（M. Remusat）说："马礼逊博士的《英华字典》无与伦比，远超其他一切同类著作。"此书与其说是字典，不如说近乎百科全书；传记、历史、国俗、礼仪、制度的记述俯拾皆是，使它成为一切关乎中国生活与文学之事的信息宝库。

马礼逊博士在1823年11月10日的信中写道："阿发（Afh）——我们亲爱的米怜为他施洗的——已带领妻子信奉基督教，并打算带小儿子来受洗。"20日他又写道："今日梁发（Leang Afa），我们的中国同道，带来他的儿子梁进德（Leang-tsin-tih，意为'进德'），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

"愿这个小小的基督徒家庭，成为在这异教之地传播真理的器皿！"

此时，马礼逊博士觉得可以实现自己久悬的愿望：回故乡一行，与远方心爱的朋友们短暂重聚。于是他致函东印度公司特别委员会：

"我在中国已十六年，久坐案头，从事翻译、编纂华英字典及其他著作，现感到体质因缺乏身体锻炼而受影响，决定利用尊贵的董事会（the Honourable the Court of Directors）慷慨给予的许可，携若干津贴回英国一行。

"我打算乘奥尔塞杰船长（Captain Alsager）的滑铁卢号（Waterloo）前往；将于1823年12月底离开中国。

"1824年12月底，我拟离英，经孟加拉（Bengal）返回中国；如此可望于1825年8月在商馆复职。

"为增进英国的汉学，我打算把数千卷中文藏书带去英国并留在那里；请求委员会批准我将这批书装上滑铁卢号。

"若委员会能授权我在抵英后，于英国支取离任期间津贴中他们认为合适的部分，将给我带来极大方便，我亦视为恩惠。"

特别委员会欣然应允他的一切请求。1823年12月初，他乘公司的滑铁卢号启程，1824年3月抵达英国；同行有一名与他生活多年、信仰始终如一的中国仆人。离华时他有一大憾事：未能留下一位传教士在广州或澳门继续他的工作。他曾恳切请求英美各差会派一位助手，以便在他去世后接续，但至今未有安排。于是他按立梁发（Leang Afa）为布道士。梁发持守美好的见证已有八年，现受委派，趁机在广州同胞中开展属灵工作。

* * *



第十一章

在英国的工作



"我不愿我们这完美的爱,

只从一根独茎、一簇单根生长,

不结果实，只开繁花,

徒然遮掩人生的铁质冠冕;

它应当不断生长，像那东方的树，

枝干落地生根，向四方蔓延；

那只爱一人、却生不出博爱众人之情的爱，

不过是虚妄之物。"

——洛威尔（Lowell）

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以基督教传教士的忠诚和语言学家的博学赢得的声誉，使他在抵达英国时，受到了各界人士以及许多慈善团体和学术团体的热烈欢迎。然而，随他带来的那批浩大的中文藏书却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和烦恼。离开中国之前，他已向英国当局说明了把这批书带到英国的目的：将其赠予某个公共机构，使所有愿意学习中文的人都能使用。这是一批珍贵的藏书，其中许多是费了很大周折才得到的，因为当地法律禁止中国人把书卖给外国人。有些书珍稀而昂贵，马礼逊博士为此花费了两千多英镑。他把关于这批藏书的计划呈报财政部诸大臣（Lords of the Treasury）后，申请免除对外国书籍征收的关税。对是否给

予这项许可，官方提出了严重的异议，马礼逊博士被晾在一边悬置了一段时间，最后只得到通知：这批藏书只有在它所赠予的公共机构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才准免税入境。这实在令人恼火至极——愿意接受这份赠礼的公共机构还没有找到，而马礼逊博士又拿不出把这批书从海关官员手中赎出来所需的大笔款项。回头看这件事，为了一份出于公益的慷慨赠礼，仅仅因为它是个人行为而非某个集体名下的团体行为，就坚持征税，实在是一种小家子气的处理方式。他沮丧之极，已经打定主意要缴这笔税了，这时几位绅士，尤其是他的老朋友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向内阁大臣们大力陈情，书才得以免税放行，暂存于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间屋子里，等候妥善安置。

此事既了，一项不小的荣誉又降临到马礼逊博士身上——他将蒙召觐见国王陛下。斯当东爵士用这样的话把消息告诉他："温恩先生（Mr. Wynn）已慨然应允，星期三亲自引你觐见国王，并与皮尔先生（Mr. Peel）商议把你的圣经译本呈递御览的最佳方式。如此看来，我倒不一定非去不

可；但你是初到之人，温恩先生希望我陪你同去，好确保你找到他，并在适当的时机把你交到他手上，我很乐意效劳。因此，按先前说定的，星期三一点半我到伯纳斯街（Berners Street）接你。"

到了约定时间，马礼逊博士陪同乔治·斯当东爵士前往朝觐（Levee）；蒙召觐见国王时，国王陛下认出他的神态表明，他对马礼逊的功绩和公共服务的价值早有了解。国王非常亲切地接受了他敬献的圣经译本一部和北京地图一幅，此事在下面两封信中得到确认：第一封出自尊敬的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 Peel）——时任内政大臣，后任首相；另一封出自萨姆纳博士（Dr. Sumner）——后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图三十　中国书商

"致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 Bart.）阁下：

"白厅（Whitehall），1824年4月12日。

"我亲爱的爵士：把中文圣经呈递国王陛下御览时，我没有忘记向陛下提及马礼逊博士为促进东

方宗教与文学所做的极其卓越、功不可没的努力。

"国王陛下已命我通过阁下向马礼逊博士转达陛下对他杰出而有益的劳绩的嘉许。

"我谨以至诚，亲爱的爵士，

"您最忠实顺服的仆人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

"致R.马礼逊牧师博士（Rev. R. Morrison, D.D.）：

"卡尔顿宫（Carlton Palace），1824年4月9日。

"先生：我已奉国王陛下之命向您转达陛下的谢意，并表达陛下对您经由皮尔先生敬献中文圣经一部之盛情的感激。

"国王陛下已欣然谕令我将此书特别保管，作为御书房重要而珍贵的藏品。

"我谨以至诚，先生，

"您顺服忠实的仆人

"查尔斯·R.萨姆纳（Charles R. Sumner），图书管理员"

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特别委员会也用下面这番恭维的话把马礼逊先生引见给董事会，表明当初担心他与公司的公务关系会有损公司商业利益的种种顾虑是多么毫无根据：

"1823年12月5日。我们不能让马礼逊博士离开他在这家机构中担任了十六年、对尊敬的公司利益大有裨益的职位，而不表达我们对他服务之重要性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他在本国居留期间的才能与为人处世所得到的完全满意。因此，我们相信得以把马礼逊博士引见给尊敬的董事会，称他为一位值得阁下垂青的绅士。"

这封信由特别委员会全体委员签署，因此马礼逊从董事们整体以及许多董事个人那里都得到了殷勤的礼遇。董事会在他休假期间发给他半薪，并邀请他出席为他举行的董事们

公宴，在那里他结识了当时一些最杰出的人物。公开的事务接踵而至，使他没有休息的机会，也无法与朋友们私下相聚。他一能从伦敦繁重的事务中脱身，就回到故乡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在纽卡斯尔（Newcastle）重逢了许多亲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于4月18日抵达，安息日向挤满的人群讲道，数百人无法入场。23日他前往爱丁堡（Edinburgh）看望女儿，带着女儿返回纽卡斯尔，取道曼彻斯特（Manchester），把儿子带到伦敦，参加五月份各慈善和宗教团体的聚会。当地民政官员前来拜访，并邀请他出席为欢迎他而设的公宴。至今还有一位绅士健在，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次纽卡斯尔之行。德高望重的J.C.布鲁斯牧师博士（Rev. J. C. Bruce, D.D., LL.D.）记得马礼逊博士拜访他父亲的家，并这样描述他的外貌："照我的记忆，他体格匀称，中等身材，头发深色，略带卷曲。"布鲁斯博士还藏有他翻译的圣经和《英华字典》（Anglo-Chinese Dictionary）各一部。关于这次访问，他写信给G.斯当东爵士说："本城对我的接待，亲切之至，无可再求。重游三十年前我作为穷苦羞怯的少年快乐生活过的街巷田野，令我感慨

系之。"重访旧地的心情，他后来在回到中国后写给侄女的信中这样描述：



图三十一　中国婚礼行列

"我怀着深切的兴味重走了童年的路：圣约翰教堂（St. John's Church）、福斯（Forth）、少女巷（Maiden Lane）、河畔——这些地方曾是那么可爱；如今，肮脏的新煤矿井已经毁了高岸上所有健康的散步道，河水从中流过，对岸是风车山。冬夏清晨四五点钟，我常独自出门去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地方散步——啊！而今人事全非。圣经、祷告、安息日和上帝子民的聚会，那时是我的喜乐，一去不返的日子。但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汉娜（Hannah），在中国，我离它和在英国一样近。"

他收到英格兰各地如雪片般的请求，请他为各传道会和其他团体讲道演讲，不得不请朋友们多体谅他的体力和精力。所到之处，他的出现都受到热烈而虔诚的欢迎，中国对福音的诉求也得到更充分的承认。他出席了五月份几个主要宗教团体的年会，包括伦敦传道会、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公祷书与讲道集会（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和伦敦港协会（Port of London Society）——他因在华工作与这些团体结下了密切的联系，

联系随年岁愈加密切。在所有这些聚会上，人们对马礼逊博士及其工作的赞誉都极其热烈，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使他谦逊退让的性情备受考验。T.S.格里姆肖牧师（Rev. T. S. Grimshaw）后来记下了一件与圣经公会周年聚会有关的有趣轶事。他说："那一天因马礼逊博士在济济一堂的听众面前，把他与已故米怜博士（Dr. Milne）合力完成的中文圣经呈递给会长廷茅斯勋爵（Lord Teignmouth）而备受瞩目。这项工程据说是近二十年辛勤劳作和研读的结果，被公认为基督教虔诚与坚忍的丰碑。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动人场合的深切意味。马礼逊博士站在台前，手中捧着那珍贵的书卷。他年轻的儿子站在他身旁，被引到台前，仿佛是另一个汉尼拔（Hannibal）——不是来立誓对抗祖国的敌人，而是要在圣经公会的祭坛上，奉献自己对抗他救赎主的仇敌，与父亲一同分享扩展祂永恒国度的荣耀……

巴特沃斯先生（Mr. Butterworth）讲了下面这件往事：多年前，我参观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图书馆时，常看见一个年轻人埋头苦读。他读的书用的语言文字我全然不识。我好奇心起，向他道歉冒昧，打听吸引他如此

注意的是什么语言。'中文，'他谦逊地回答。'你懂这门语言吗？'我说。'我正在努力弄懂，'他回答，'但困难重重。"你研究一门以难学著称、被认为欧洲人的天赋和勤奋都无法攻克的语言，目的是什么呢？'我问。'我几乎说不清我的动机，'他说，'我只知道我的心被一种强烈而难以名状的冲动深深触动；如果这门语言能凭人的热忱和坚忍攻克，我决心一试。最终结果如何，只有时间能揭晓。目前除了掌握这门语言本身，我还没有确定的目标。'我当时哪里想到，我看到的正是这项事业的萌芽——今天我们见证了它的完成；小小的开端竟引出如此宏大的结果；我面前站着的，正是上帝兴起的尊贵器皿，为要光照人类如此众多的一部分，把他们带到福音真理的统治之下。"

那一年的其余时间，他走访了法国、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各地，目的是激发人们对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属灵状况的更深切关注。他全然不顾自己的安逸，大力为异教徒的诉求奔走，敦促各基督教会重新努力，向远东古国传福音。由于他的劳苦，人们对这个民族的社会与宗教状况产生了广泛而浓厚的兴趣——此前人们对这个民族知之甚少。几位敬

虔而有前途的青年因此献身传道事业，后来成为在东方传播福音的成功而受尊敬的器皿。各大城市还成立了协会，资助马六甲（Malacca）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全国的传道热忱大受激励。马礼逊博士说，有几个月他"多半住在驿车和客栈里"，信写得匆忙简短，生活就是无休止的事务连轴转。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和基督教的传播，他渡海去了法国，斯当东爵士和其他朋友为他写了介绍信，引见巴黎几位知名人士。在渡海去加来（Calais）的途中，他遇见了威廉·本廷克勋爵夫妇（Lord William and Lady Bentinck），他们对他关怀备至，把他接到自己住的旅馆，还为他在巴黎期间聘了一位称心的向导兼翻译。本廷克夫人对他启迪东方之地的计划深表同情；后来她丈夫任印度总督时，她热心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鼓励传播知识和宗教的努力。在巴黎，他拜会了几位名人并深受礼遇：洪堡男爵（Baron Humboldt）、雷慕沙先生（M. Remusat）、克拉普罗特先生（M. Klaproth）、斯塔尔男爵（Baron de Stael）、德·萨西先生（M. de Saci）以及法国文坛其他领袖人物。他还被引见给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国民教育会（National Society）等团体，回

到英国时深感自己已在许多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有利于推动东方道德提升的努力。从法国回来，他匆匆赶往爱尔兰，途中在巴斯（Bath）、布里斯托（Bristol）、利物浦（Liverpool）向众多拥挤的会众讲道。在爱尔兰，所到之处都激起了极大的热情。在都柏林（Dublin）他讲道两次，出席四个聚会；在这些聚会以及爱尔兰其他所有聚会上，各宗派——包括国教会在内——竞相向他致敬。他在罗登伯爵（Earl of Roden）的塔利莫尔庄园（Tullymore Park）住了两天，然后去贝尔法斯特（Belfast），在汉纳博士（Dr. Hanna）的教堂讲道，又去巨人堤道（Giant's Causeway）参观这一奇妙的自然景观，然后乘汽船渡海到格里诺克（Greenock）。在苏格兰，他走访了格拉斯哥（Glasgow）、爱丁堡、珀斯（Perth），到处讲道演讲，讲他的大使命；又北上阿伯丁（Aberdeen）看望米怜博士的孤儿们，他对他们怀着慈父般的关怀，并恳切嘱咐自己的儿女要以手足之情待他们。苏格兰和巴黎、都柏林一样，对他工作的赞誉如潮；在众多知名人士的邀请中，有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请他去阿伯茨福德（Abbotsford）做客。这些盛情，他和许多其他的邀约一

样，不得不婉谢。金伯勒勋爵（Lord Kingborough）捐赠一千五百英镑给英华书院，另赠三百册珍贵图书给书院图书馆，令他大受鼓舞；斯当东爵士除先前的慷慨捐赠外，又捐了两百英镑。英国圣经公会又拨款一千英镑，助他流通圣经，并授权他雇用代理人和巡回售书员（colporteurs），在有机会的地方从事有益的工作。他衷心关切的事业还得到了许多其他的鼓励和帮助。他越来越为那批浩大的中文藏书的归宿操心，书当时还寄存在伦敦传道会。他曾希望能说服一所国立大学设立中文教授席位，连带接受这批藏书。这个希望至少两代人之内都无法实现。英国的学术界和宗教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或体现这位中国传教士博大胸怀中关于中国未来的宏阔眼光，藏书的处置成了一道难题。最终，这批书赠给了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理事会，称为"马礼逊文库"（The Morrison Library），条件是任何宗派的学生都可免费使用。他在一个主日在沃博士（Dr. Waugh）的教堂讲道，勾起了心中许多温柔的回忆。这位年迈的牧师当时已届高龄，亲临听道，事后告诉他，自己的理智和心灵都赞同讲道中的每一句话，如果能得到讲章的抄本，他愿意付印。各宗教团体纷纷请马礼逊博士商议，

怎样最好地推行他们现有的东方传福音方法，或可采取什么更有效的办法。他为促进东方基督教提出的一项建议——像其他一些宏大计划一样，超越了时代——是建立一个叫"语言学院"（The Language Institution）的机构。这一计划的目标是："更广泛地传播神圣真理，办法是成立一个协会，促进人类一切语言的研习，并为那些怀着把基督教知识传给异教徒的心愿离开祖国的善心人士，在离国之前提供各方面的帮助。"伦敦传道会、英国国教会传道会（the Church）、浸礼会（the Baptist）和卫理公会（the Wesleyan）的传道会都敦促他为这个计划写一篇呼吁书，协会在罗登伯爵、卡尔索普勋爵（Lords Calthorpe）与贝克斯利勋爵（Lords Bexley）、乔治·斯当东爵士、T.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R.H.英格利斯爵士（Sir R. H. Inglis）、威廉·威尔伯福斯先生（Mr. W. Wilberforce）等许多杰出慈善家的赞助下成立。在霍尔本（Holborn）租了合适的房子，协会的工作就开展起来。马礼逊博士把自己的藏书和博物馆借给协会使用，并开设中文部，讲授为期三个月的课程。十三名学生认真听完了这门课，其中四人后来被按立为传教士，派往马六甲和印度群

岛。马礼逊博士的服务如此受人渴求、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他被劝说在英国多留一年；他组织了青年男女班级，向他们讲授与在异教徒中过传道生活有关的课程。他深信：除非大批借助于基督教妇女，东方国家的妇女就永远得不到提升和圣化。这一信念是他在观察中国已婚妇女的社会隔绝，以及从她们出嫁之日起就掺杂在她们生活中的迷信中形成的。中国姑娘订婚时，要请星命家占卜，合八字，用尽一切法术挑选吉日，为求吉日，婚礼有时推迟数月。婚期一到，贺礼送到新郎和新娘家。傍晚，新郎带着装饰华丽的花轿和灯笼、音乐等仪仗来迎娶新娘。到了家，新娘被抬过门槛上一盆烧红的木炭，进了家门。从此，中国妇女就与社会交往隔绝了，除了家庭亲情，她最大的乐趣就是遵守佛教那些拜偶像和迷信的仪式。马礼逊博士早就看出，让基督教妇女去接近东方妇女的心、引导她们归向福音，是何等重要。语言学院在他回中国后不久就停办了；但在它短暂的存在期间，直到1828年，经它预备和造就了几位杰出的传教士。塞缪尔·戴尔牧师（Rev. Samuel Dyer）——在槟城（Penang）忠心而成功地事奉了十六年的传教士——见证说，他和妻子觉得马礼逊博士的讲课大有助益，以至于他们到埠六七个星期

后就能和当地人交谈，戴尔先生随即能用当地话讲道，使人听得懂。因马礼逊博士决定在英国多留一段时间，他搬到哈克尼（Hackney）一所安静的房子，每周三次去学院讲课，另三天在自己家里教一班女士中文，她们学语言是为去传道工场。他还应付许多公开事务，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语言、宗教和哲学的文章，还出版了两三本同类书籍。再强健的体魄也经不起这样长期巨大的透支，他病倒了，病情令人为他深深担忧，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接受了再三的邀请，到汉普郡（Hampshire）利帕克（Leigh Park）斯当东爵士家小住几天。在英国两年休假期间，这不到一周的逗留是他唯一得享的较长休息。他不得不谢绝其他社交享乐的机会，只在公务之余抽空短暂拜访了威尔伯福斯先生和在剑桥（Cambridge）的C.西缅牧师（Rev. C. Simeon）。伦敦传道会破例授予他一项荣誉，聘他为董事之一；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也主动选举他为院士。与所有功成名就的公众慈善家一样，他也得忍受一些方面的冷淡和另一些方面的非议。于是某刊物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文章，用同情的笔调阐述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下面

几段可以表达当时舆论对他作为语言学家和传教士的功绩的普遍看法："我们听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一个有才学的人把才学奉献给宗教事业，在当今的处境，有点像当初第一批信奉被藐视的拿撒勒人信仰的异教哲学家——被学界的同仁白眼相待、轻蔑鄙视。如果马礼逊博士的计划和成就出自某位博学的教授——那种开明到看不出孔子不如基督的教授——世上有谁不相信，报刊杂志早就把他的赞誉传遍文明世界了？……我们必须匆匆作结，但忍不住回顾已经成就的事。这里，中文已经学会；这里，用中文编写的小册子已经成书；圣经已经译成中文；语法和词典已经编成，凡六大册四开本；其他用这最难的语言写成或译成的著作若干；一所大学的宏大计划已经拟定并投入运行；而这一切，都是马礼逊博士和一位在他指导下工作的同工的劳绩。面对个人才智和勤奋的如此成就，怎能不惊叹？我们把大英语词典编纂者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列为文人最高一等，称他为文坛巨擘，他当之无愧。我们尊崇把圣经译成他们和我们母语的学者们，这是公道。但如果我们自称愿意扩展基督教乃至文学，却不以崇高的敬意看待、不以热忱的合作帮助这样一个人——他几乎凭一己之力，为外国人把世界上最大帝国的语

言整理成系统，又为中国人献上完整的圣经译本——那我们所行的公道就远不够了。"在英国居留期间，他与利物浦的伊丽莎·阿姆斯特朗小姐（Miss Eliza Armstrong）结婚，她后来证明是一位极可爱、极投契的伴侣；1826年初，他准备带她和孩子们回中国，打算把孩子们培养成传道人，接续他在中国的事业。知名学者和慈善家的饯别祝福信如雪片般飞来，慈善团体举行聚会，把他交托给上帝，向他表达温柔慈爱的心意。释经家亚当·克拉克博士（Dr. Adam Clarke）的信可作许多友好通信的代表。他提到自己的《圣经注释》，说："有一件事你得容我，不然我就难受了。我早就想求你收下这部书一部，放在你的书房。我很抱歉不是大纸本——大纸本早卖光了，绝版已久。我敬重你的劳苦、爱慕你的为人，把这部书赠你。我已吩咐用好纸板装订，因为除了少数几册，装订会损坏书——后几册的油墨没干透，会蹭脏。你信末为我做的祷告，胜过我著作一千部。我用你自己的话回赠你：愿基督的能力覆庇你本人、你的家庭和你丰富的劳苦。你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觉得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我抱过他们、亲过他们多次。他们多年没见我了，肯定不记得我；请告诉他们，有个老人的祝福和最恳切的祷告与

他们同在。你们启程时，愿祂的同在与你们同去，赐你们安息。阿门。"按惯例，马礼逊博士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报告了他回中国的打算，请求准他回广州商馆（Factory）复职，并准他的家人同行。在收到官方答复之前，他暂缓了启程的最后安排，不过他并不料想请求会有什么波折。因此，当他得知自己获准"以三年为期"回公司任职，而两个孩子却不准同行时，大吃一惊。马礼逊博士尽量体面地忍下了这次不近人情的拒绝，只向董事会递了一份陈情书，回顾自己十六年来为公司在华的服务，表达了对这小小恩惠被拒的失望。几周没有回音，几周后他收到答复：在本案的种种情形下，准他带两个年长的孩子同返。这样，他免去了再次与孩子分离的剧痛。

在霍克斯顿礼拜堂（Hoxton Chapel）举行了一场饯别聚会，许多知名牧师出席，可敬的沃博士（Dr. Waugh）也在其中，场面极其感人。马礼逊博士发表了一篇有力的讲话，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是什么人，竟敢去异教列王面前，试图把百姓从异教的捆绑中救出来？我们没有君王赐的权柄；我们没有口才，没有外交的手腕和狡诈，没有处世的

机巧；即使有这一切，我们也要弃绝一切对它们的倚靠。但我们倚靠那位对摩西说'你去，我必与你的口同在，指教你当说的话'的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是我们的盼望，否则我们就要说：'你若不亲自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他最后说："让我们仰望基督——仰望基督一切的爱、怜悯和中保之工，让这常存在我们心里。这样，在每次丧亲之痛中我们都得安慰，在每片土地上都如在家乡。再见！"1826年4月21日，他和妻子孩子在一班朋友陪同下，前往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他原打算乘"奥威尔号"（Orwell）启程——这条船在水手中间名声不好，住宿条件差；但船长是个虔诚的人，马礼逊博士宁要投契的同伴，不要物质的舒适。不过船在格雷夫森德一直耽搁到5月1日。候船期间，他很高兴收到经年考验的老朋友G.斯当东爵士赠送的一方美丽珍贵的墨水台，他用这样的话致谢："我已收到您赠送的美丽墨水台，承蒙您亲笔题名。以我卑微的境况，二十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您都俯就与我为友。这最后的情谊信物，我家将永远珍藏，作为您厚待我的纪念。请接受，亲爱的斯当东爵士，我对您一切恩情的衷心感谢，和对您藉我这卑微仆人为我们圣教事业所给的实质帮

助的感谢。也请接受我对您这临别深情厚谊的谢意。愿救主上帝的祝福临到您！"许多老朋友陪他到格雷夫森德。他说："今天约十一点，一班朋友——G.伯德牧师（Rev. G. Burder）与H.伯德牧师（Rev. H. Burder）、汤利（Townley）等——跪下把我们交托给上帝的慈爱。从房间望去，我们的船'奥威尔号'就在眼前，旁边还有另一艘中国船'哈里斯将军号'（General Harris），它将比我们先启程。W.弗雷泽爵士（Sir W. Fraser）是那条船的乘客，他是旧相识，将出任英国商馆的大班。"7月24日，船在航行中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哗变。水手们声称受到了严苛残暴的对待，几个胆大的人哄骗同伴对着圣经起誓，彼此守望相助。他们密谋反抗船上的长官，约定第一枪打响，每人就拔刀冲向长官，非杀即擒。船长和船员们开了个会，马礼逊博士也参加了。开了几枪，不知是意外还是有意，一枪打碎了炮手的脚，脚后来截肢了。马礼逊博士请求并获准去劝说哗变者，他走到前甲板（forecastle），以坚定和温柔兼备的话劝他们，直到说服他们服从命令、回去开船。他们离开前甲板各自上工时，一个哗变头目把一件铁器顶在二副脸上作威

胁状。他被抓住捆起来鞭打；另三个来帮他的同伙也同罪，被戴上镣铐。

毫无疑问，马礼逊博士在那场合的镇定自若避免了许多生命的损失。他无畏地走向愤怒的哗变者，他们毫不反抗，以最大的尊敬听他诉诸他们较好的本性，劝他们回去尽本分。他的努力得了大赏赐——一个水手归信了。他说："炮手已经醒悟，深切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我盼望他是真心悔改的。应他自己的要求，我每天去看他、和他祷告、给他读好书。他看见许多邪恶的同伴死在罪中；他虽然失去一条腿，却感谢上帝当时没有当场打死他。救主全备白白的救恩，不靠行为，使他的心得了平安。"8月8日，船在巽他海峡（Straits of Sunda）的安耶（Anjier）抛锚。W.H.麦都思牧师（Rev. W. H. Medhurst）正在那里等候，要和马礼逊博士见面商议。他在爪哇（Java）劳苦，多有灰心。他主要挨家挨户向华人和马来人传讲耶稣，但看得见的果效甚微。8月20日，经过近五个月艰辛的航行，马礼逊博士一家在新加坡（Singapore）登陆，受到莱佛士爵士的内弟弗林特船长（Captain Flint）的热情接待。在那里住了约两星期，马

礼逊博士趁机查考T.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和自己所定的计划执行得如何。结果令他痛心失望。他发现大笔经费几乎全花在盖房子上，而房子连一半都没盖完；马来文教授（Malayan professor）领着薪水却不尽一点职责；已故总督拨的一大片地——马礼逊博士在上面花了大笔钱——被负责的代理人完全荒废；莱佛士爵士为改善殖民地道德风气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也都任其荒废。这工作似乎需要彻底重整。马礼逊博士请到了殖民地的牧师罗伯特·伯恩牧师（Rev. Robert Burn）相助——他是个虔诚有才干的人，热心投入这个计划。他成了书院的董事，对书院的成功表现出最深切的关怀。马礼逊博士自费在华人区附近买了一块地，作为传道站。他带家人前往澳门（Macao），又遇失望。他发现自己的房子和家具破败到房子几乎要重建、家具要全换的地步。书也几乎全被白蚁和其他东方炎热地区多有的虫子蛀坏了。他尽快安顿好家人舒适住下，然后去广州（Canton），十月开始在那里履职。马礼逊博士给伦敦传道会写了一封令人振奋的信，报告他留下来负责传道会宗教工作的梁发（Leang Afa，字阿发）的情况："9月6日我们离开新加坡，19日傍晚在澳门登陆。我以前所有的中国

仆人和老中文老师都在等候迎接我。第二天，本地基督徒梁发来了，我们在团契祷告中感谢救主上帝慈爱地保全我们的性命，使我们的心仍仰望耶稣。接下来的安息日，我恢复了我们从前常有的宗教聚会。"阿发送给他一小册中文书，是他在马礼逊缺席期间写的《希伯来书》释义笔记，目的是把他从已故可敬的米怜那里学来的宗教观传给异教徒。"我读了一部分，考虑到阿发所有的机会那样少，这部著作表明他以圣经为研读之本，虽然他行文中有些地方还带着新近脱离异教的色彩。他还写了一篇拥护基督教的小文，题为《救世之真理》（The True Principle of the World's Salvation）。"梁发极其忠心勤勉地履行了托付给他的重要职责。他讲了与同胞谈道的几件有趣的事，其中一件发生在一只渡船上。阿发正在读马可福音，一个同船的乘客拿起书，看到第九章"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一句，问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阿发就宣讲耶稣的死和复活为要赎人的罪，承认自己的信仰，向一切信祂名的人传讲救恩。他还讲了耶稣所行的怜悯神迹。同伴问他有没有亲眼见过这些神迹。"没有，"阿发说，"这些都记在圣书上，圣书刊行于西方的犹大地，许多国家都信是真的。""你没读过，"那批评者说，"圣

贤孟子（Mangtse）的话吗？'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西方国家信这些书，我们中国人不必信。你信吗？"阿发回答："我虽没亲眼见过所记的事，但我最坚定地相信圣经中所含的原理和教义。我知道我是个大恶人，若没有救主赎罪，我断不能逃脱上帝公义的审判。"马礼逊博士还发现，他传给别人的真理在别人心里也扎了根，尤其是在当初帮他把中文新约抄写付印的那个人心里。广州商馆的绅士们热烈欢迎他归来，主动为马六甲书院捐款，达五百多英镑。他遵照圣经公会的指示，安排当时在爪哇的W.H.麦都思牧师（后获博士学位）遍游印度群岛（Indian Archipelago），走访婆罗洲（Borneo）、暹罗（Siam）等地，分发圣经和各种宗教小册子、论文。马六甲的传道会印刷所为此忙个不停，印出了成千上万页基督教书刊。没有比麦都思先生更适合这工作的人了；他在传道工场已十年，对中文有非凡的造诣。



*　　*　　*

第十二章

致儿女的书信



"真正的雄心只栖息在这样的地方：

公义伸张，智慧引领；

内在的尊严配外在的威仪，

我们的志向良善，一如我们的成就伟大；

公众的福祉、公众的赞誉相随，

荣耀是我们的动力，而非我们的终点：

你想成名吗？当以这些高尚之举为念；

勇者行事，纵有毁谤也无惧。"

——杨格（Young）

到目前为止，本书所呈现的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一直是他作为十字架传教士的公众形象。他品行的尊严与正直、不偏不倚的良知，以及在传道、著述或为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服务中始终表现出的不知疲倦的尽责精神，都已得到充分的阐明。现在需要看看他更私密、更温柔的一面，尤其是在他对儿女的福利所表现的最深切的关怀和渴望上。他的长女——本书前文摘录中提到的玛丽·丽贝卡（Mary Rebecca）——至今健在，精心保存着他的许多信件。她和弟弟自幼丧母，这激起了他天性中最温柔的同情，使他以一种强度惊人的父母牵挂，渴望他们属灵的福祉。他很少在一封信的结尾，不以某种形式向他

们灌输宗教的美好和救主的要求。许多充满健全见识和睿智的劝诫也从他笔下流出；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他集两种品格于一身：对原则最严厉不屈的坚持，与最温柔可亲的性情之美。下面几段摘录既有教益，又饶有趣味。以下这封写于1824年9月14日，当时他儿子在米尔希尔学校（Mill Hill School）读书：

"我很高兴玛丽和你都关心传教士和马达加斯加的男孩们，因为传道事业是上帝的事业。亲爱的约翰（John），我儿，讨上帝喜悦——思想、言语、行为都蒙祂悦纳——这就是智慧和幸福。约翰尼（Johnny），我盼望你和比（Bee）没有忘记妈妈去世后在你们在中国时教你们的那句祷告词，就是：主啊，帮助我们记住妈妈的教训。亲爱的约翰尼，如果你们记住并遵行妈妈的教训，我确信你们必幸福，因为妈妈把你们引到上帝和耶稣面前。愿主帮助你们，我亲爱的孩子们，以寻求祂的恩宠为至宝。

"我盼望你，我亲爱的孩子，在实用的知识上天天长进，每天改正前一天言语行为上的过错。要知道，如果上帝保全你的

性命，你将来要靠自己的勤劳养活自己；所以要好好利用时间，行事为人要赢得朋友熟人的信任和尊敬。最重要的是，学着仰望全能者引导你，保守你脱离邪恶，赐福给你。父上帝、子上帝、圣灵上帝都愿我们众人得福，但我们必须愿意顺服良心的声音、圣灵的感动和圣经的训诲。愿上帝为基督的缘故使你如此。

"最近几天，我们从海峡那边两条不同的船收到信，是科利先生（Mr. Collie）和比的信，却没有你的一行字。这让我和妈妈为你不安。如果是有意不写，或只是疏懒，同样都是不孝。你要记得我们多么爱你、多么牵挂你，不要做让我们伤心的事。亲爱的约翰尼，要小心，不可一时放纵骄傲和怒气。骄傲在全能者眼中是最可憎的罪之一。听从父亲的劝告，不忘记母亲的训诲，我心爱的孩子，就让我欢喜吧。"

1830年，马礼逊博士的儿子有机会随一支美国商业考察队去暹罗（Siam），父亲就此事给他写了下面的信：

"亲爱的儿子，你想去暹罗的念头，我绝没有不悦。只是考虑到你的年纪，这似乎不是明智的决定。我亲爱的孩子，我很

高兴看到你的热忱，虽然我另有为你安排的计划。但计划常常因后来发生的事全然落空。跟随上帝的引导是最好的计划。

"如果蒙保守，你在定居下来之前，或许再看看欧洲也有益处。但另一方面，你手边有圣经和各门学问的好欧洲著作，所以只要健康不要求变换环境、你在这里又有工作，我就不坚持你早日回欧洲。不要拼命用功，也不要懒惰，取乎其中。要以敬虔的谨慎保养身体。不要让骄傲和求学的野心驱使你过度劳苦。让基督的爱激励你，为祂的事业花费自己、被人花费。不要怕，只要信——正如你本分所当信的——上帝向罪人施怜悯的恩典启示。'凡口渴的，来吧，到生命的水这里来。你渴吗，我儿？那就喝神圣的安慰，尽情地喝；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他儿子当时在马六甲（Malacca）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读书，在那里担任重要的工作，但现在是他预备一生固定职业的时候了。父亲于是写信给他：

"我很欣慰你在书院里尽了用处，但你不久就得把心思转向一个职业，以供日后生活。你去暹罗还太年轻。实在说，我看不出人到处跑来跑去有什么益处。有工作要做，就该专心做，不要丢下它去找更消遣、更有趣的事。"

下面这段摘录很好地证明了马礼逊博士多么迫切盼望儿子精通圣经：

"我寄去巴格斯特先生（Mr. Bagster）出版的一部英文圣经，他称之为《综合圣经》（Comprehensive Bible）。一部已寄到书院，现在寄的这一部是给你自己用的。亲爱的儿子，要读那极有教益的引言，对照平行经文，使圣经熟记在心，并为你的读经祷告求上帝赐福。"

1832年底，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决定参加去暹罗和东方其他地方的考察队，父亲勉强同意了。他就此事写信给女儿玛丽·丽贝卡：



图三十二　暹罗曼谷

"看来已经定了，你弟弟要离开我们一阵子，到完全陌生的人和别国的人中间去。我犹豫了很久，但倾向于盼望我劝他的这条路对他最好，考虑到他立志做基督徒商人。我劝他做商人，但要时时记得做商人传教士，就是让一切事业都为在这世界各处传播基督教效力。我相信他不会因为是无薪的平信徒传教士就减少热忱或用处。如果上帝保全他的性命、使他亨通，他不仅自己可以独立，还可以成为我们全家人的祝福，也成为异教徒的祝福。愿上帝在他所要面对的一切危险和试探中保守他。"

儿子临行前，收到焦虑的父亲寄来的下面这封信和行为守则：

"说到你去，我几乎反悔了。我不敢把你一个人放在那样的社会里。你若去，必须时刻警醒祷告，不可或缺。愿上帝赐你恩典，时时看守你的心和你的舌。愿主怜悯，引导我们一切的路。"

"行为守则：

"一、在一切事务上，心里祷告求神圣的帮助。

"二、与陌生人和外国人交谈，但不争辩。

"三、翻译之前，把每份文件通读一遍，先得其全意；因为只读一部分就仓促定意，后面的部分可能改变或修正前意，那样就显得不懂语言、只是猜测文意。

"四、难懂的段落，若可能，请教本地人。

"五、重要文件要好好研读，英文译文尽量完美后再交出；所以要避免匆忙。一拿到就动手，因为拖延到最后必致匆忙。"

约翰·罗伯特先生（Mr. John Robert）是随考察队担任翻译和秘书的，这些训示的分量不难体会；马礼逊博士父子作为翻译家的卓越秘诀，或许就在其中。

"1832年1月1日。新的一年按我们的算法又开始了。在任何大的时间间隔——无论按什么算法——停一停回顾过去，这个原则是好的。回顾过去，即使在年轻时，也有可忧伤、可悔改的，也有可感恩的。

"年老时岂不更是如此！早年蒙教导走正路，又有父母的榜样，亲爱的约翰，这是你和你姐姐当感恩的福分。愿主坚固你心中的每个美善立志，藉着信耶稣，赐你胜过一切属灵仇敌。仰望耶稣！祂是你救恩的元帅。归入祂的旗号，宣告拥护祂的事业，把自己全然交在祂的命令和保护之下。亲爱的

儿子，不要再在两个意见之间摇摆了。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主和祂的教会吧。"

马礼逊博士再三恳切劝儿子寻求并跟随主，并非徒然；1832年11月23日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可以证明：

"我很高兴你已立定心志，靠上帝的帮助，承认自己是靠救主之死得救的卑微门徒，以记念祂的死、表明祂的死直等到祂来。"

下面这封1833年9月6日的信表明，在基督教传道的早期和后期一样，都有一种撒都该人的精神在作祟，吝惜花出去的钱，冷酷地批评那些在困难包围中勇敢尽力的人：

"改革和节约似乎滋生了一种冷酷的严苛猜疑之风，常常近乎恶意。《基督教倡导者报》（The Christian Advocate）这份颇有才气的报纸，一周又一周地用极不基督徒的方式攻击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董事们无疑有错，但谁是完全人呢？那些被开除的坏传教士，在福布斯先生（Mr. Forbes）的率领下，一齐向他们进攻。愿恩惠平

安与你同在，我儿。哦，要殷勤保守你的心，敬畏上帝！不可忽略任何方法；不进入试探；不求恶人的称许；不效法他们。要单纯真诚，但不要怕显得特立独行。"

马礼逊博士非常盼望儿子从事传道工作，或在与中国有关的某种身份中，预备自己过有用的一生。所以他在9月12日的信中写道：

"记住我的劝告：尽量多说中文，直到说得流利，并且时时练习更洪亮的发音。我还劝你做一件我没时间做、现在后悔的事：把遇到的各国语言中精辟的好句子收集起来，作为你想据为己有的句子。先随手记在杂记本上，不必分类；日后有时间再分门别类整理。再见，亲爱的儿子；愿上帝赐福你，使你成为你家庭、你亲族和一切与你来往之人的祝福。"

"不但不作恶，更要时时勉力行善。让基督的爱激励你。"

他的信中充满简短精辟、紧要的人生格言，相信儿女们都珍藏在心。下面几条是从写给他们的一大堆信中随手抽取的：

"你信上说'匆匆'。不要养成在信里作这种道歉的习惯，任何道歉都不要。把最好最多的话说出来，就此打住。这是一条很好的通用规则，我是这个意思。"

"你提到某些方面敌视马礼逊一家的言论，我恐怕太真实了。同时，对方在宗教感情和基督徒道德上也不尽如人意。我们不能站在反对真理的一边；我们永远要站在真理一边，所以不能被那些拒绝福音真理的人接纳。"

"亲爱的儿子，要记简明的账，天上的册子记得清清楚楚。每天仔细结算你的私人备忘。不要指望明天。我初到中国时，一天祷告三次；我只求上帝几个小时的保护：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晚上。"

最后再摘一段，是在伶仃（Lintin）的"大力神号"（Hercules）船上、与妻子和年幼的儿女话别后写的信，可以进一步说明他家庭之爱的温柔和深厚：

"昨天清晨天亮时，我望着'英格利斯号'（the Inglis）载着你们渐渐远去，流了许多泪，为你们——我心爱的妻子和我们

亲爱的儿女——多多祷告上帝。约翰去澳门给我取些衣服，然后我动身去广州。我被关在这舱房里，就是你们这几天睡过的舱房。不过我有圣经，还有《苏格兰圣约派受难史》（History of the Sufferings of the Scottish Covenanters），从中得了大安慰。愿蒙福上帝甘美的同在今日与你们同在。

"约翰已转达你最后的话。你托引水人说，船上人人都很和气。感谢上帝！我衷心谦卑地赞美主，在这艰难的时刻掺了许多怜悯，尤其兴起和善的朋友。我立志把自己完全献给中文，尤其如我先前所立定的，献给圣经。我想在我们自己的印刷所印一版。愿主使我手中的工顺利。"

在后面的篇章中可以看到，这两个孩子是何等好地吸收了这样灌输给他们的教训，他为他们福祉的恳切祷告又是何等丰满地应验了。

*　　*　　*



第十三章

重返工场



"有一本书,

是天使以天上之光写成,

上帝的眼睛时常垂看,

那是一部记载正义与光明（存疑）事迹的行传。"

——考珀（Cowper）

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很快安顿下来，投入他在所选工场的各项职责和事务。按公务要求，从八月公司船队抵达，到二月或三月最后一艘船离港，他每年有半年在广州（Canton）商馆（Factory）值班；然后去澳门（Macao）与家人团聚。他的生活很忙碌。他开始了编纂中文《圣经注释》这一浩大工程，以他所有的惊人耐心和勤勉投入其中。他尽力举行公开和私下的敬拜，能劝得欧洲人或中国人来参加就多举行；在广州时，他每天都忙于为槟城（Penang）、马六甲（Malacca）、新加坡（Singapore）等地传教士和朋友代办各种事务——他们几乎各类家用物品都得从广州采办。他还得张罗一切印刷材料、书籍、教师和工人，让人人都有活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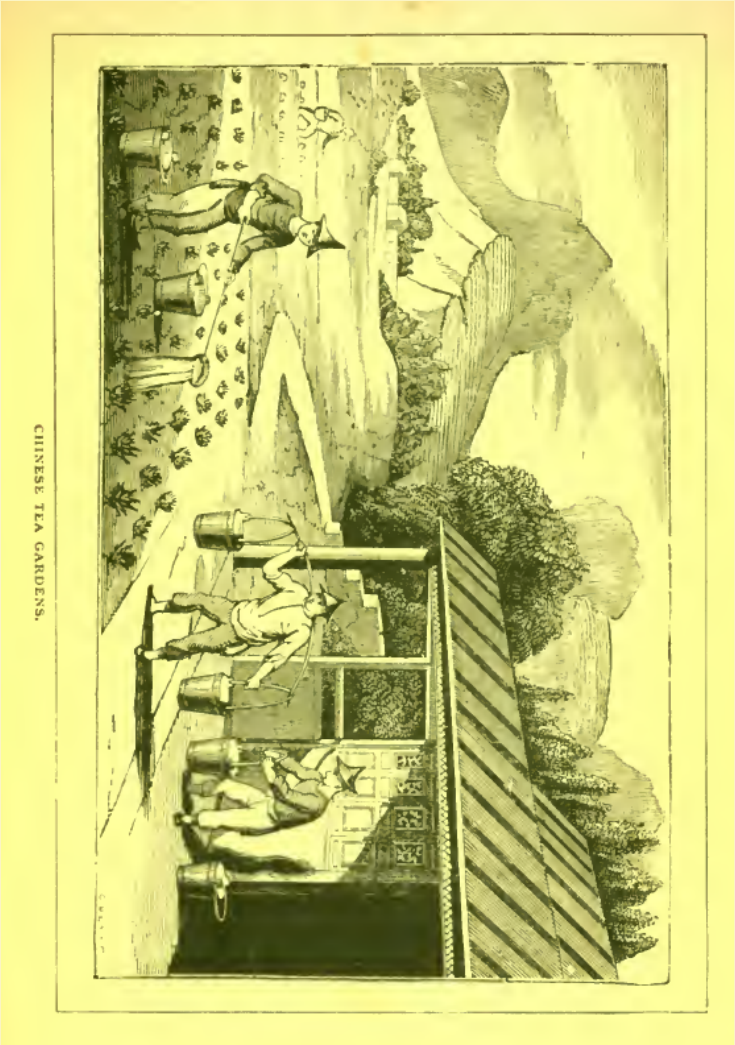
东方其他工场的传教士，遇到疑难复杂的事都向他请教指点；他长期的经验和卓越的判断力，使他在东方传道工作的每个问题上都成为宝贵的顾问。

他也大受掣肘：一面是那些对基督教传道毫无同情的人的非难，一面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一些雇员的傲慢——他们一面乐意利用他这位无与伦比的汉学家的服务，一面又嘲笑他是基督教的鼓吹者；他们靠对华贸易发了大财，却不肯出一点力，帮助用真理启迪当地人。马礼逊博士在日记中写道：

"我一直在读'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路加福音12章15节）。贪心就是不知足。我本想就这节经文预备一篇英文讲章，但恐怕对听众太对号入座了。

"今早我读到这个中国小故事：胡少（Hoo-shaou）是个很穷的人，却天天感谢上天赐他'清福'。妻子对他说：我们每天只有三顿青菜米饭清水，你管这叫什么清福？他回答：幸而我们生在太平时候，不受兵荒马乱之苦；幸而一家老小没有挨饿受冻的；幸而没有卧病在床的，也没有关进监牢的：这若不叫清福，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清福了。这虽是个异教故事，我觉得很发人深省。我们要为上天所赐感谢——胡少所有的我们都有，还多得多。"

当时英国基督徒在为上帝的事业慷慨捐输这件事上并不热烈。马礼逊博士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基督徒品格论》（"Christianness"），力陈一切财产财富都当看作从主而来、当为祂而用——其实就是为祂、向祂奉献。《折衷评论》（The Eclectic Review）猛烈抨击这本小册子，说写这书的人一定没有儿女、母亲也不在世了。对此马礼逊博士说："可我有妻子儿女，我却很不赞成在地上积攒财宝。我的原则是借给耶和华——祂必供应。是的，别人说，藉你的手供应；于是挑剔操心就成了上天加给人的本分。圣经说'耶和华以勒'。是的……



图三十三　中国茶园

……'英国喝了一百年的中国茶，从中收了几百万的税；可英国连一页教中文的书都没出过，也没办过一所教中文的学校，直到一个没受过训练的英国传教士办到了。'"这样的指责从一份刊物口中说出来很不相称——这份刊物当时的主编，正是一个从鞋匠凳子上爬到学术和著述高位的人；他心胸狭窄、性情刻薄固然该责备，但白手起家却值得称道。

当时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没有牧师，主日照例的公祷就没人领，马礼逊博士主动提出，在找到另一位牧师之前，他愿意不取分文领公祷、讲道。他声明，唯一的动机是不忍见公开敬拜停顿。特别委员会主席W.弗雷泽爵士（Sir W. Fraser）回信说："我已把您信的大意告诉同僚，他们和我意见一致，认为我们无权接受您的好意……"

十来位中国的初信者和慕道友，连同约七位欧洲人，联合举行了在这个大异教国家的第一次传道祷告会。人人都有份：领唱诗歌、读经或祷告。当马礼逊博士灰心试探时，这个聚会常常大大鼓舞他的心灵。

1827年初，广州邻居的房间失火，烧到了他的寓所。他所有的书和许多贵重物品都被烧毁或报废。一位朋友安慰他说，这是上帝审判他，因为他太虚荣，喜欢漂亮的装帧。

一份新刊物《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创刊了，在东方各英国侨民区发行。这主要是一份商业报，但请马礼逊博士定期撰稿；他答应的条件是，他可以充分自由地表达意见，谈他毕生要推动的道德和宗教议题。报社给了他这个机会，还每年出三百美元，由他指定捐给任何慈善机构。他为这份报纸勤奋撰稿，直到去世。

马礼逊博士还注定要因两所机构的失败大失所望——这两所都是他亲手创办的。"语言学院"（The Language Institution）在英国因缺乏热情维持而解散了；其实它超前了时代五十年。新加坡的书院也因受托执行计划的人经营不善而彻底失败。马礼逊博士在这上面花了约六千美元，他和T.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的善意就这样落空了。但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董事们的一份备忘录让他得了安慰，备忘录清楚地陈述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正在做的善工，以及它可能对各国通商

往来产生的良好影响——促进与中国的交往，把中文知识传给欧洲人。这份由商馆大班W.弗雷泽爵士和委员会其他委员签署的备忘录还说："为马礼逊博士说句公道话：书院完全是他创办的，能延续全靠他的努力；他在汉学上的卓越成就之外，又添了这一功绩……"

"百姓都被虚妄的偶像迷惑，沉在愚昧中。我虽拿真理劝他们，我的力量太小，胜不过这么多人。如今七月间，佛教徒用盂兰胜会（Yu-lan-shing-hwuy）的仪式迷惑百姓。家家户户无一例外，都说必须尽最大力量，在祖宗牌位前烧大量的纸钱，也在街上烧，好让来来往往的孤魂和阴间的祖先之灵得着这些，有衣可穿、有钱可用……"

当时有一个奇特的见证，证明马礼逊博士文字劳绩的价值：他的大词典竟被译成了日文。他还听说，日本时兴的扇面上都抄着按字母排列的词典摘录，字写得异常工整。



图三十四　中国佛教僧侣

1828年底，他被请去看望"奥威尔号"（Orwell）上的两个年轻军官——他访英归来就是乘这条船的；两人都病了不久就去世了。他对他们关怀备至、照顾周到，得的赏赐是两人都留下了令人满意的见证：他奉基督的名传给他们的真理

和安慰，已蒙福拯救了他们的灵魂。马礼逊博士这样记他们的结局："摩拉维亚（Moravian）的外科医生刚来过，说他的病人约翰斯通（Johnstone）——我今天去看了两次——已经离世。他死得有盼望。他的记忆为他丰富地供应了他惯常诵念的祷告词中的句子。我最后一次离开他时，握着他冰冷的手说：'愿主与你同在'；他回答：'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一个月前他和威尔逊（Wilson）都还身强体壮，还一起在黄埔（Whampoa）赴了三次盛宴，吃喝无忧。约翰斯通流露出恳切求怜悯的迹象。威尔逊几乎不说话，但和我一起举目合手向我上帝祷告。哦，愿人有智慧，愿人在最后的时刻未到以先就思想！愿主帮助我们虔诚度日，心蒙大福，把死看作真正的益处！"主日晚上的聚会继续举行，越发有兴味、有分量。马礼逊博士在1829年1月1日的日记里谈到这些聚会："在我广州的房间里，各国各宗各派敬虔的书和敬虔的人相聚，常激起我的赞叹和感恩。"不久，"奥威尔号"上那位炮手前来向他道谢，感谢他在哗变后为他截肢时给予的关怀和教导。马礼逊博士接着又成了从刽子手下救出无辜者的拯救者。一艘开往马尼拉（Manilla）的法国船的船长、船员和乘客，在离澳门（Macao）不远处，除一人外全被一伙中

国人杀害——船上的财宝激起了他们的贪心。幸存者抱着一块木板，被一只渔船救起，带到澳门。他在葡萄牙当局面前指证了这桩骇人罪行，消息转给广州的中国官员，官员下令迅速缉拿凶手。他们被追踪、捕获、拷打、审判，判处死刑；但在行刑前，被带到广州与被杀船员中的幸存者对质。对质在公行会馆（Hong Merchants' Hall）举行，许多外国人在场，马礼逊博士坐在前排显眼的位置。凶手们被装在小竹笼里示众，笼子小得直不起腰；脖子、腿、手腕都带着枷锁，每个笼子上都写着犯人的名字和判词。法国水手认出了他们多数人，最后带上来一个人，引起了普遍的注意。这是个面相和善的人，约五十岁，笼子上写着"蔡公昭"（Tsae-Kung-chaou）。他想向公堂申诉，却没人听得懂。他说的是福建话（Fokien dialect），和广州话大不相同，在场的中国人没人能给他翻译。马礼逊博士于是上前和他交谈，查明他是被冤枉的，完全没参与那桩骇人罪行。他有力地向公堂为这个人陈情，公堂把案子发回重审；几天后，这个人出现在马礼逊博士家，热切感谢他这位救命恩人。当地的中国人大声称赞这个英国人，竟为他们一个同胞的性命如此恳切代求。当时在广州的才子画家钱纳利先生（Mr.

Chinnery）为马礼逊博士画了一幅极好的肖像，画中有他的两个中国助手；商馆的绅士们出资把画制成铜版，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印出的画片义卖，所得捐给马六甲书院（见卷首插图）。有人提议在澳门办一个"中国不列颠博物馆"（"British Museum in China"），收集本地和外国的珍奇，包括艺术品、博物标本等；马礼逊博士以他一贯的热忱和慷慨参与了这个计划。他还为了促进中文文史的学习，在自己家里创办了每周一次的聚会，学生和老师参加，事先安排谈话题目，宣读关于书籍、成语、方言的论文，带来各样珍奇供众人观览。1829年3月，他完成了《广州方言辞典》（Diction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第三部，然后忙于其他与传播神圣真理有关的文字工作。梁发（Leang Afa，字阿发）这时来投奔他。他的学校被迫解散，他因被控散布邪恶迷信、把国家出卖给外国人而遭逼迫，性命堪忧，只好逃到澳门投奔马礼逊博士。

马礼逊博士在商馆的职责如今变得更繁重、更令人生厌。这些职责一向不合他的心意，但他忠心勤勉地尽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这个国家保住立足之地，不靠传道会

（Missionary Society）的供给，继续他的传道工作；但自W.弗雷泽爵士去世后，上台的人想对他行使比他能忍受的更专横的权力。他于是决心辞职，投身更高的工作，哪怕这意味着他只能局限在澳门或马六甲。他给特别委员会写了封信，辞去职位。不料公司管理层突然出人意料地改组，一位绅士——J.F.戴维斯先生（Mr. J. F. Davis，即爹核士）——后来被任命为大班，成了传教士的坚定朋友。梁发十二月离开他，去印刷他预备好的两本小册子；他的学校既已解散，他盼望藉此传播福音知识。马礼逊博士谈到他："他临别的祷告非常合宜，清楚表明他的心在他的工作上，也表明他素来祷告。他请上帝的子民为他祷告，使他忠心至死。愿主赐福他，使他成为祝福。"1830年初，马礼逊博士又有喜事：为另一个中国人施洗，接纳他为教会会员。这人叫郭亚公（Kew-a-gong）。认识马礼逊博士之前，他过着放荡闲散的生活，不顾妻儿，把他们完全抛下，也没有固定的职业。但福音真理一触动他的心，他就为家庭的幸福焦急，一如从前对家庭的漠不关心。他跟梁发学了印刷术，勤奋做工；同时受马礼逊博士教导，直到显出足够的坚定和真诚，可以作为信耶稣的人受洗。受洗后，他成了梁发的同伴，一起分发

圣经、宗教书籍和小册子。马礼逊博士曾恳切呼吁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人来中国，帮助传播福音的工作；他很高兴得知，作为回应，雅裨理牧师（Rev. David Abeel）正被派出来，担任海员之友会（Seamen's Friend Society）的牧师，为出入广州各口的水手劳苦，约定一年后他转入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事奉，去考察东亚的岛屿和国家，为外国传道寻找最佳的工场。他于1829年10月14日乘"罗马号"（Roman）启程来广州，裨治文牧师（Rev. E. C. Bridgman）同行；1830年2月到达了中华大地（the Flowery Land），受到马礼逊博士的热烈欢迎。他立刻给他们书学语言，为他们请了老师，亲自帮助教导他们。美国公理会万分感激他的厚待；他也热烈欢喜，终于有了同工，即使自己不久被接去，中国也必不断有福音的热心见证人。

他还有喜事：在广州迎来了长子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他在英国和马六甲英华书院勤奋求学了几年。他年仅十六岁，但中文听说读写已精通，受聘为广州英国商人

的翻译。马礼逊博士在工作上从不被允许长久安稳而不受毁谤或冒犯性批评的攻击。对这些，他一向以忍耐和沉默相对，自信动机纯正，相信时间终会保全他的名声，不受误解。一位杰出的法国汉学家克拉普罗特先生（M. Klaproth）在1830年向公司一位雇员——后来任英王陛下驻华商务委员会总监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 in China）——提议，要他做马礼逊博士的敌人，作为交换，他答应在公开报刊上吹捧他。这位绅士就是爹核士先生，以汉学和西学闻于当时，称得上最博学的人之一；他的心地和他的头脑一样高尚。他这样回绝了这个阴险的提议：

"我不禁遗憾您对马礼逊博士怀有这样的敌意；关于他，我必须声明（不如此就是最大的卑鄙）：我同意斯当东爵士的看法，公认他是欧洲第一汉学家。在英国人所共知，他多年来代表东印度公司用中文书面语进行大量通信；他写中文如母语者般流利迅速；中国人自己早就给了他'马博士'（Dodeur Ma，原文如此）的称号。这个见证是决定性的；它给他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他可以把欧洲人关于他中文造诣的一切争

吵，都看作蛙鼠之战（Batrachomyomachia）——不过是蛙鼠之争罢了。"

1831年开年传来喜讯：梁发为三个人施了洗。这是一位六十二岁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二十二岁，一个十七岁。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儿子们此前从事本土文学。梁发的儿子交给了裨治文先生，学英文和基督教真理。

直到现在，槟城（Penang）的英国政府每月给马六甲英华书院一百美元津贴。现在，本廷克勋爵（Lord W. Bentinck）推行紧缩，这笔津贴被撤了。广州东印度公司特别委员会一向慷慨，立刻拨了等额的款项，称"坚信其卓越"，说："我们相信它最能把知识和有益教导之光散到英王最边远的属地，帮助消除长期束缚本国民心的偏见。"



图三十五　中国公堂审案

又一位传教士从美国来到广州，令马礼逊博士欢喜。这是爱德华·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ard Stevens），乘一艘以本书主人翁命名的"莫里森号"（Morrison）来的。船主是奥利芬特先生（Mr. Olyphant）——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传教士忠实的朋友，他把自己在广州的商馆随时开放，供基督教敬拜聚会使用。

马礼逊博士的《家庭训蒙》（"Domestic Instructor"）和《圣经课》（"Scripture Lessons"）这时已印好出版。前者他自捐二百英镑付印费，出了四册八开本。这两部书是要从历史、教义和实践三方面介绍基督教，由现雇的代理人广为散发。他对一切个人急难和公益慈善的诉求，天天动慈心。向他求助的络绎不绝，凡是看似当帮的，无不慨允。他尤其挂念英国水手：他们一下船离了职守，就成了中国地头蛇的猎物；那些人给他们喝蒸馏烈酒，趁机敲诈勒索，激他们闹事行凶。为了救这些人脱离纵饮和抢劫，马礼逊博士雇了一个本分的本地人看管一家咖啡店，印了传单，邀请水手来喝店里供应的便宜解渴的饮料，并警告他们提防本地人为抢劫而卖的有毒烈酒。

他把主日的英文聚会交给了裨治文先生，自己专心服事中国人。令他大得安慰的是，他为英华书院的官话（Mandarin）老师施了洗。这人名叫朱先生（Choo-seen-sang）。他长期认真研究基督教，只是因吸鸦片，一度抗拒确信。后来他终于戒掉了这恶习，承认全心相信主耶稣。他在见证中说，他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信祂所教的，遵祂所命令的，望祂所应许的。"他从马六甲来广州途中几乎遭遇海难，由此看见自己不认基督的罪——他既已确信基督的真理。梁发又有喜事为几个人施洗，连前共七人，都是藉他的教导归信的。1832年初，马礼逊博士写道："如今广州的华人社会，与我1807年初到时已全然不同。中国学者、传道学生、英文印刷所、中文圣经和公开敬拜上帝，都是这期间长起来的。我服事了我这一代，必须睡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特许状（charter）快到期了，广州英国商馆所有人的处境都将大受影响，马礼逊博士首当其冲。他已为公司服务二十年，特别委员会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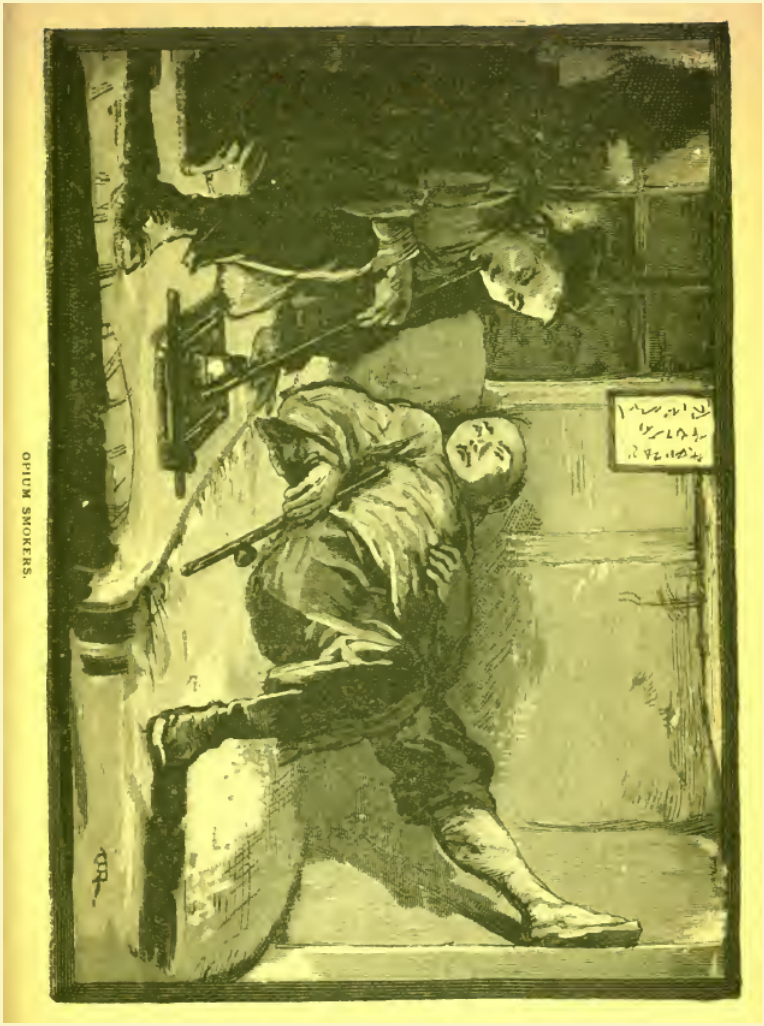
……他曾向公司陈情，但没有得到答复；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另找世俗职业，或求助于传道会——他为公司

服务的这些年，一直无偿地为传道会做了辉煌的服务。他决心等候上帝旨意的展开，但两条路中无疑要选后一条，好继续把精力献给异教徒的福音化。经济前途未卜之外，又添了与家人分离的悲伤。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的健康有些时候一直不好，需要回国调养。而在这多事之秋，他又收到东印度公司特别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知他：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已应本教区一位罗马天主教要人的申诉——说他的一些出版物反对罗马教义——下令在葡萄牙属地内，未经事先审查不得使用印刷所；委员会因此请马礼逊博士暂停从澳门印刷所再出任何出版物。这是小气而恼人的不宽容之举；但决定无可申诉，马礼逊博士只好提出强烈抗议，然后服从。不过，他流通许多出版物的劲头丝毫不减——这些出自他自己、米怜博士（Dr. Milne）、梁发等人笔下的书刊广为散发，许多已远及万里长城以北。他越发热心预备他的《圣经注释》；安息日早晨的公开聚会照常；在澳门的外国人中既已兴起安息日晚间游乐消遣的习惯，他就开设晚间讲座，引导他们进入更高的享受。早晨为外国人的聚会结束后，他再为中国人举行一场；唱诗他从不省略，乐此不疲，虽然常常

只有他一个人唱。聚会间隙，他读书，或听孩子们背诵赞美诗和圣经。那时他常到一处僻静的露台去……

他的体格一向强壮结实，如今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头顶发沉、失眠、没胃口、右肋疼痛、体力大衰，使他和妻子深为担忧。他去看医生，医生安慰他说这是肝病，看似体力衰了，实则不然；等送家人去英国的激动过去，就会完全恢复。有了这些保证，他回到广州，去处理一艘鸦片船上斗殴致死一名中国人的交涉函件。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家人离开澳门前两星期。这时特别委员会接受了他长子的服务，他回到家人身边。安排12月10日启程，在离澳门十八英里的安全锚地伶仃（Lintin）上船。安排1833年12月10日启程，在离澳门十八英里的安全锚地伶仃上船。那天，他和家人——除了留守广州的J.R.马礼逊先生——乘一只小渡船去伶仃；一路颠簸难受，到时人人又冷又病又沮丧。一行人上了"英格利斯号"（the Inglis），众人祷告，话别，一家人就此分离，今生再未相见。

在前途未卜中，马礼逊博士立刻退了澳门的房子，回到广州。



图三十六　吸食鸦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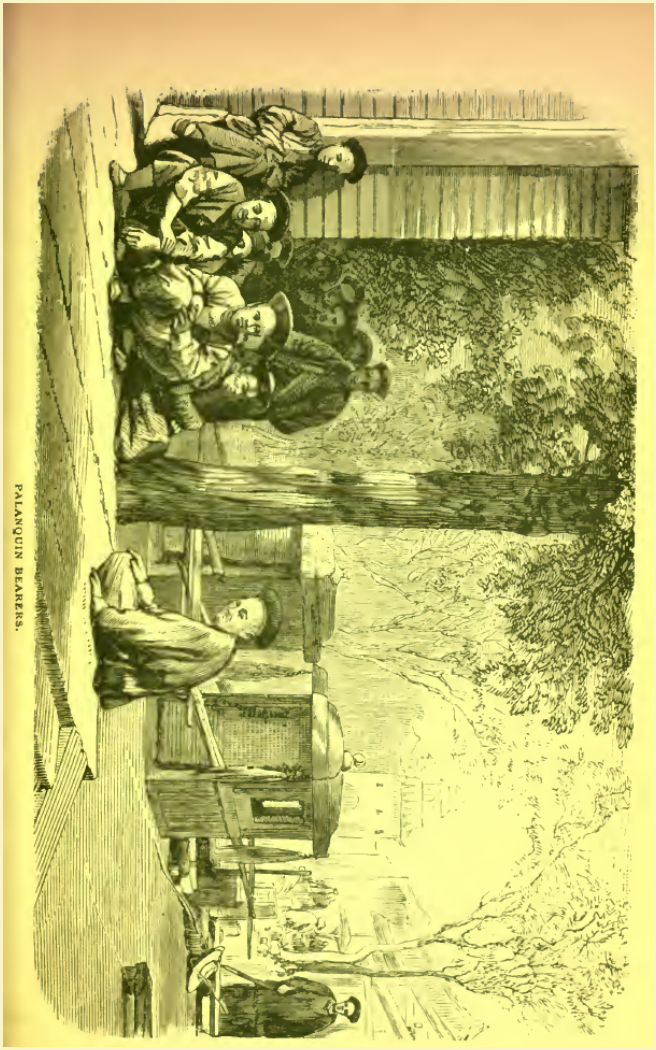
东印度公司在华的统治换成英国政府直接管辖，在中英之间引起了许多长期的困难。最后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政府在通商、海关等方面便宜行事；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被任命为英国驻华首席大使（Chief Ambassador）。东印度委员会几位委员力劝他和他的随员，务必争取马礼逊博士的宝贵服务，请他做使团的翻译和秘书。但鉴于英国政府向来对传教事业态度冷淡，要让政府雇用一位传教士来办理如此重大机密的空缺职务，似乎极不可能。在律劳卑勋爵一行到达之前，一切都不能确定。

1834年5月1日，马礼逊博士在日记中写道："本月28日，是我在老伦敦桥尽头的哈德卡斯尔先生（Mr. Hardcastle）家被接纳为传教士三十周年。罗兰·希尔（Rowland Hill）在场，问我是否像天使看异教徒那样看他们。我既不知道天使的心思，当然不能说'是'。"

7月15日他从澳门写道："律劳卑勋爵昨天约下午三点登陆。他离船时军舰鸣炮致敬，到岸时葡萄牙人鸣炮迎接。我下到华人馆（Chinese-house），把几位小姐从船上接入我的轿子，抬到D府（D.'s）。我在上楼时向他自我介绍。他握

着我的手，说很高兴认识我。他穿着海军制服。律劳卑夫人（Lady Napier）从椅子上起身，笑着向我走来握手，彬彬有礼地说，她对我的名字太熟了，像是和我认识了很久。

"今天中午，商馆所有的人都被召到律劳卑勋爵那里听宣读国王的委任状。关乎你*和我们心爱儿女的事，我先告诉你。我的头衔是中文秘书兼翻译（Chinese Secretary and Interpreter），年薪一千三百英镑，没有任何津贴，柴米、房租什么都没有。有副领事制服（vice-consul's coat）配国王纽扣时，我就穿。政府每月给书院一百美元，代替公司出。爵爷问我接不接受这个任命，我立刻说接受。他说马上就给我发委任状。为我在新职位上能忠于我蒙福的救主祷告吧。这对传教士来说是个有点不伦不类的位置。副领事制服……代替讲道袍！"



图三十七　轿夫

*致他的妻子。

他给小儿子罗伯特（Robert）写信，谈到同一件事："你要知道，爹爹是国王的仆人：威廉王（King William）是我的主人。不过，亲爱的罗伯特，我有一位比英国国王更大的主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所事奉的。祂已去为我、为你和一切事奉祂的人，在祂天父的家里预备住处。"这是他签名的最后一封信。

7月20日，律劳卑夫人请他在……讲道；他预备的讲章取自"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约翰福音14章2节），但一位心胸狭窄的宗派主义者提出异议，认为与其让一个按立手续不全的牧师主持，不如不聚会。

这篇讲章清楚表明，他的心多么被那看不见的荣耀世界占据，仿佛预感到早逝。它给患难中的基督徒提出四个安慰的题目：第一，信上帝为他们和好的父，信耶稣为应许的弥赛亚、拯救祂百姓脱离罪恶的大救赎主；第二，记得自己已被收纳进上帝的家；第三，有丰富的基业；第四，正走向永恒的家，那里的福乐大半在于那里的团契——上帝从各时代各国召出的全家：列祖、先知、使徒、殉道者，以及羔羊更

谦卑的跟随者和认信者，还有他们都要同在的救主。描述天国时，作者的笔达到了不寻常的生动和感人。

23日他陪律劳卑勋爵去广州，大使与中国政府官员会见时需要他在场。他在路上受了大罪。在虎门（Bogue）下了军舰，在一只敞篷小船里过了一夜，又热又暴雨。他上岸时已精疲力尽，面前还是令人激动焦虑的谈判。25日他写道："今天顶着烈日从这所房子走到公司去见律劳卑勋爵，我差点倒在街上……"晚上，他从十点到三点参加会议，忙着翻译信件。27日主日，他给中国人主持聚会，可能是他有幸见过的最大的会众；替他抄写多年的老勒（old Le）告诉他自己已信了基督耶稣，令他得安慰。前一天，他的名字已和英王使团官员名单一起公布，排在外科医生、牧师和私人秘书们之上。第二天他挣扎着去尽公务，在本地官员和英国官员的争吵中消磨了疲惫的一天，然后他在地上的劳苦就结束了。星期二晚上他痛苦难眠，星期三请了外科医生。医生、儿子和看护能做的都做了，但高烧不退，似乎什么都压不住。准了他离广州休养的假，但他已虚弱得无法搬动。星期五晚上，在场的医生试了别的法子；但他迅速衰弱下去，约

晚上十点，他闭目睡了。那是义人的安睡，从此在荣耀中醒来。他就这样安静地进入了救主为他在父家里预备的住处——仿佛预言一般，他为此预备了他最后的讲章。噩耗由长子写信告诉他的伴侣，信中充满温柔和安慰："7月25日星期五，分离近五个月后，我又有幸见到父亲。但这喜悦被他的极度虚弱大大冲淡——虚弱压倒了他身体的一切机能，却丝毫未触及他强大的心智。27日主日，他身边围着他的小小中国会众，尽他体力所及向他们讲话。



图三十八　马礼逊澳门墓

"在这异教之地，看见这堕落帝国最败坏的城市中有十几个中国人，同心向我们被钉十字架的救赎主祷告赞美，真是令人

振奋的景象。我们从那将死的嘴唇领受永生之道——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会众中弥漫着异乎寻常的庄重；我们大声歌颂那曾死、复活、活到永永远远的羔羊。

"星期一、星期二，他的虚弱和疼痛慢慢加增。星期一他两次乘轿去律劳卑勋爵那里。第二天轿夫不敢来了；就是来了，他也去不成了。"

J.R.马礼逊先生详细记了父亲到星期五晚上的医疗经过，接着写道："我们心爱的人前一晚用了鸦片酊得着缓解，要求再用。但他体内的烧太厉害，不先放点血不敢给他用。他不情愿地顺从了。给他放了血；但，唉！太晚了。手臂扎好、血止住后，他迅速衰弱下去，拒绝了鸦片酊。一切疼痛似乎都离开了他。但他还能动，能从床上起来，很难让他安静。我出去给他取药，回来时他的脸颊苍白，眼睛发亮，脚冰凉。我们用人工的办法想恢复血液循环。唉！一切努力都徒然。他约二十分钟不说话也不挣扎，约十点钟闭目睡了。下一刻我们毫不怀疑，他得释放的灵魂已在上帝面前，穿着基督之义的袍、救恩的衣。

"星期六晚上，我护送这宝贵的遗体上船，运往澳门，安葬在我生母坟旁。"

他的遗体从寓所送到上船处，律劳卑勋爵和当时在广州的所有欧洲人、美国人及英籍亚洲人都来送行。乔治·罗宾逊爵士（Sir George Robinson）等尊贵的绅士陪灵到澳门，葬礼由广州海员牧师（Seamen's Chaplain）E.史蒂文斯牧师（Rev. E. Stevens）主持读经。

他的墓上刻着下面的铭文：

"谨以此纪念罗伯特·马礼逊博士（ROBERT MORRISON, D.D.），

首位来华新教传教士（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

他在此欢喜度过了二十七年的事奉，扩展蒙福救赎主的国度，

期间他编纂出版了《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创办了马六甲英华书院，

并独自多年从事中文《圣经》（THE HOLY SCRIPTURES）翻译，

蒙保守得见译本完成并广为流传，得以在耶稣里甜睡。

他生于诺森伯兰郡莫珀斯（Morpeth, Northumberland），1782年1月5日，

1807年由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往中国，

在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任中文翻译二十五年，

1834年8月1日卒于广州。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　　*　　*



第十四章

他的为人及其事工



"流泪撒好种的，必欢呼收割。

我看那恩慈的雨，心中这样想，

仿佛那静默忧伤的劳苦，

从中生出你荣耀的收成，存到永远。

上帝已起誓，高举那以真谦卑降卑自己的人。"

——基布尔（Keble）

这样一位伟大良善的人离世的消息，不仅在中国和英国，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引起了深切的震动。英国、美国乃至欧洲大陆的宗教团体，都争先表达对他品格和他所从事之工的高度敬意。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举行了一场公开纪念聚会，追念他长期为传道事业的奉献；斯斯特普尼（Stepney）的弗莱彻博士牧师（Rev. Dr. Fletcher）在会上讲道，听众济济一堂，深受感动。马礼逊博士在中国的私人朋友——人数众多、很有影响力——立刻决议设立一个纪念机构，使他的一部分工作得以永久保存，也使公众对他的敬意得到合宜的表达。发起了一场慷慨的募捐，约募得两千英镑；1835年，"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成立并投入运作。他的一生是为达成一个大目标而不间断的舍己努力——这个目标是他在学生时代之初就立定的：异教徒的得救。他在语言学上的一切造诣都奉献给了这个目标；他多年来担任的民事和公务职责，只是为了得机会在这个国家立足、能不

受搅扰地做他更高的工作才接受并尽的；然而这些职责尽得如此出色，赢得了雇用他的那家富有而有势力的公司的最高赞誉和感激。他一时所得的高薪，使他不必动用传道会的经费维持个人生活，还能以与他的财力相称的、堪称王侯般的慷慨，捐助东方教育和宗教事业。

与他接触的博学名流都待他如平辈，因为他广博的学识和天然的尊严，消除了因社会地位不同可能产生的距离感；他的中国、葡萄牙和英国仆从则敬他如朋友，可以无惧地亲近、放心地倾诉。他完成的工作将永远是不知疲倦、耐心勤勉的丰碑。圣经翻译主要出自他一人之手，虽然后来的译本在准确和中文表达上都超过了他，但这无损于他不倦劳苦当得的赞美——他立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光荣地建造。《英华字典》（Anglo-Chinese Dictionary）是多年埋头苦干、睿智勤勉的奇迹，在人类文学中作为一人之作，无与伦比。他的其他著作不计其数；教义、历史、教育、问答、祷文、诗歌等书从他不停的笔下流出，书目令人惊叹。麦都思博士（Dr. Medhurst）在《中国：其现状与前景》（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中说，1810至1836年间，中国传道

印刷所印出的小册子和书籍不下751,763册，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自马礼逊博士之手；麦都思博士还声明，凑成这个数字的书目还远不完全。

在他的文字劳绩之外，还要加上他创办和襄助各慈善宗教机构所花的时间和心力——这些机构都因他的干劲和热忱而生。马六甲（Malacca）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占据了他许多心思，他为书院的福利不吝时间和金钱。书院成就了许多善工，虽然远不及创办人的理想。书院没有成就更多，新加坡书院和语言学院又失败，都不是马礼逊博士的错：一是代理人的不忠，一是英国基督徒的悟性迟钝，体会不到后者可能带来的益处。

他的品格有许多方面和特质，令人热烈钦佩。他如饥似渴地求知；他在道德正直上培养了细腻敏锐的天性；他不偏不倚，良知坚定；他有取之不尽的天赋，能耐心、坚忍、埋头苦干；里面还像有内在的火焰，爱基督、热心祂荣耀的稳定火焰一直在他里面燃烧，以柔和的光照亮构成他高贵人格的心灵诸美德。他正是为他蒙召要站的位置量身造就的。他的谨慎、常识和判断的稳健，从不让他失望，结果是他从不

走回头路。他施洗的归信者虽少，但大可欢喜：那些受洗加入教会的人，从没让他为他们的退后或变节悲伤；他讲福音虽没聚来大批听众，但要记得，他的处境不容他公开传道，迫使他只能走另一条路——藉印刷品诉诸中国人的心智。他的忍耐受了严峻的考验，但他对工作终必成功的信心从不动摇；他屡遭逼迫，性命且被上谕威胁，但他的脸从未发白，心也从未因恐惧而跳动。他尽了他所能的，也是少有人能做的；今天他活在中国帝国日益增长的深切关注里，活在人们为中国归主所表现的炽热里。这样生命和品格的影响永不消亡，必在他名所到、事迹所记之处，不断扩展弥散，馨香蒙福。

马礼逊博士去世时，他的儿子年仅十九岁，就被任命接替他任英国使团的中文秘书兼翻译（Chinese Secretary and Interpreter）。他的品格成熟、知识广博、才智过人、中文造诣高，又熟知中国政府的体制、惯例和原则，服务深得英国政府最高赏识。战争期间，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雇用他做与中国官员一切谈判的首席翻译；他是与中方安排条约的主要经手人，那些条约成了两国

和解的基础。他谋略审慎，文笔温和，维护英国的荣誉，却也公平待中国人；以不懈的热忱尽他繁重而微妙的职责，直到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和平建立。

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本地信徒受逼迫和不公时做他们的谋士和保护者，是派进帝国或邻近殖民地的传教士的同伴和恩人，是一切增进东方心智或道德福利之努力的开明倡导者。他的公务再繁重，尽得都赢得雇用者的信任和钦佩；他如此不辞劳苦，以致健康受损。准了他的假去调养；但公务紧迫使他一再推迟休假，直到染上当时正流行的热病，1843年8月29日死于澳门（Macao）。他葬在墓园，父母坟旁。

除翻译和中文秘书外，他还当选了香港（Hong Kong）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议员，并被任命为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英王陛下全权代表璞鼎查爵士宣布他死讯时，深信这是国家的损失，说活着的人中没有能接替他的。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 Bart.）在下议院谈到这父子二人时说，在整个公务人员中，找不到两个人比他们品格更高尚、更忠诚。

马礼逊博士的长女嫁给了合信医生（Dr. Hobson，即本杰明·合信）——一位在广州的博学医师传教士，留下十八部医学著作的不朽记录，多有插图；她还健在，无愧为她受尊敬的著名父亲的后人。

* * *

第十五章

伦敦传道会



"穿过马其顿的午夜幽暗,

万人的呼声如同一人;

绝望的可怕寂静,

在可怕的祷告中倾诉;

灵魂极其苦涩的呼喊:

过来帮助我们，不然我们就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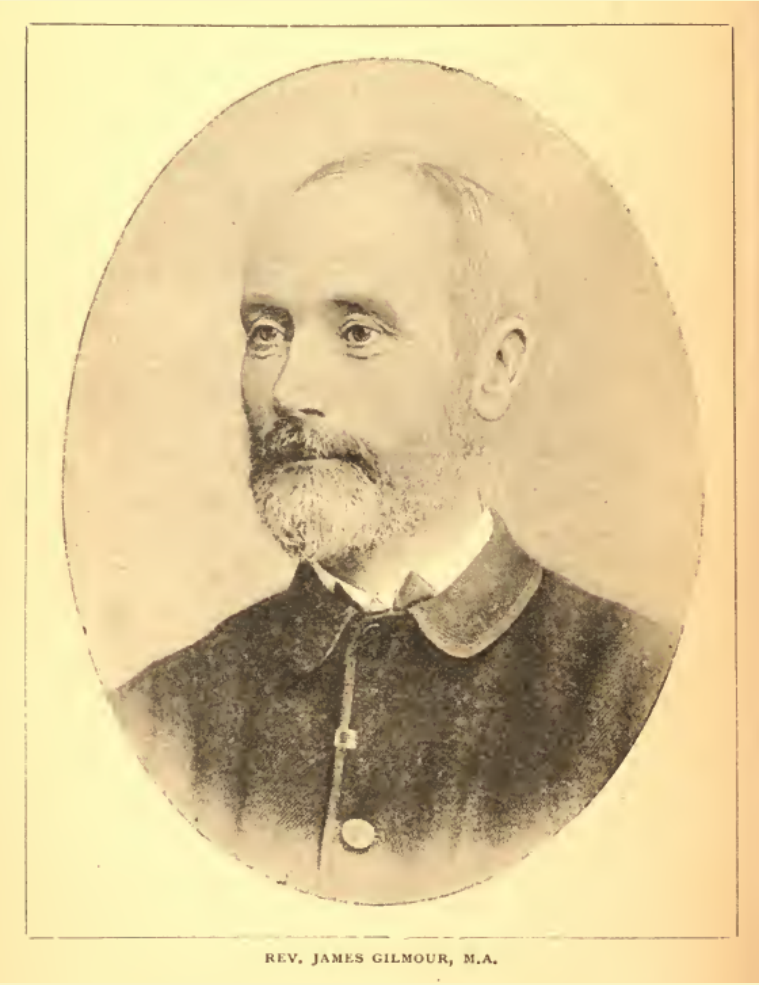
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既已勇敢尝试进入中国传扬福音，就接连差出许多人，忠心劳苦，在东方说中文的各民族中，为广泛建立的基督教会立根基。继1813年派出的米怜博士（Dr. Milne）之后，1817年来了W.H.麦都思牧师（Rev. W. H. Medhurst），先在马六甲（Malacca）劳苦，后在爪哇（Java）岛巴达维亚（Batavia）的华人中劳苦。1842年五个通商口岸开放，他迁往上海（Shanghai）。他长期是工场最资深的传教士，对中文非常熟悉。他风度翩翩，举止庄重。他殷勤用口传、用笔著传播知识。1835年他出版了一部英汉词典，凡一千五百页八开本，很适合一般学生使用。后来他又编了高丽（Corea，今朝鲜半岛）、日本和中国的词汇。他译了新约，还写了几本有价值的基督教小册子。1836年回英国时，他出版了一部极有趣的书，叫《中国：其现状与前景》（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销路很广，大大加深了众教会 对那地的关怀。他回去继续工作，勤奋不懈，直

到1856年再回国为中国的事业呼吁。回到故土不久，他的生涯突然中断。他于1857年1月24日去世，享年六十岁，留下无瑕的敬虔名声，满是仁爱怜悯之工的馨香。还有几位在槟城（Penang）、马六甲、新加坡劳苦的，主要是服事华侨，后来因健康或其他原因回了英国，不必细述。大卫·科利牧师（Rev. David Collie）是个大有前途的人，1822年被派往马六甲。他接替米怜博士任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长，翻译了孔子的《四书》。他以异乎寻常的短时间掌握了中文，劳苦大有能力、大有效果，直到1828年。他的健康垮了，启程回国，途中被接去天上的安息。塞缪尔·戴尔牧师（Rev. Samuel Dyer）是伦敦传道会另一位配得上尊敬的代理人，生于格林尼治（Greenwich），1804年。马礼逊博士在英国时，他和戴尔先生多有交往，主要在他指导下，他动身前已能勉强读中文圣经。他到处留下蒙福的影响，直到1843年终局来到。



图三十九　宁波港

他去香港（Hong-Kong）参加了一个传教士大会，商议更完美地翻译圣经。他被任命为大会秘书，劳苦焦虑。大会的目的是联合在华各福音机构用同一圣经译本。好人们始终不能一致，尤其在"上帝"一词的译法上；讨论了几天，会议无果而散。他去了广州，患了一场重烧，但好转到能启程去新加坡。船到澳门时他旧病复发，被抬上岸，不久安然睡了，不再醒来，直到号筒吹响。他的遗言是："蒙福的耶稣！甘美的救主！我要去与那为我死的主同在了。"他葬在马礼逊博士墓旁，生前愉快同工的二人，得了一同安息之所。伦敦传道会的代理人殷勤地在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中立基督教的根基；但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五个口岸——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宁波——开放后……



图四十　吉尔穆尔牧师像

1839年，伦敦传道会派出第一位医师传教士雒魏林医生（Dr. W. Lockhart），先在澳门劳苦，后迁往上海。随后

或同来的是理雅各牧师（Rev. James Legge）、W.C.米怜牧师（Rev. W. C. Milne，米怜博士之子）和合信医生（Dr. Hobson，后为马礼逊博士的女婿）。他们之后又有许多人，把名字不可磨灭地写在中国帝国福音化的历史上。其中可提的有W.慕尔德牧师（Rev. W. Muirhead）、J.艾约瑟博士牧师（Rev. J. Edkins, D.D.）、J.查默斯博士牧师（Rev. J. Chalmers, D.D.）、杨格非博士牧师（Rev. Griffith John, D.D.）等，在香港（Hong-Kong）、广州、汉口（Hankow）、上海、天津（Tientsin）等地殷勤成功地做工。

这个传道会如今在五个省有广泛的传道区和宝贵的产业，仍保持着先锋传道会的地位——以神圣之光穿透世界最大最黑暗的异教帝国。传道会代理人占据的主要中心如下：

北京（PEKIN），不但有布道中心，还有医馆医院和女子师范学校（girls training schools），有八位欧洲传教士，辅以许多敬虔的本地助手。G.欧文牧师（Rev. G. Owen）是工场最资深的传教士。我们极其遗憾地看到，J.吉尔摩牧师（Rev. J. Gilmour）最近去世了。他是个性格极

有力量的人，方法有点别出心裁，自由地适应本地人的习惯，好赢得他们的信任，不计任何牺牲，只要能推进大工。他热心投身蒙古（Mongolia）的工作，住过的本地人亲切地叫他"我们的吉尔摩"。据《旁观者》（Spectator）上一篇《蒙古人》（"Mongols"）说："至于危险，他立定心志不带武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对异教徒发怒——他没提这一点——什么都不怕：不怕狗，不怕贼，不怕饥饿，不怕气候；他守住了这些立志。"一位朋友说得好："他被召去做更高的事奉了吧，因为谁也想象不出像他这样不安分、不知疲倦的心灵会闲着。"



图四十一　天津布赖森学校师生

京城的女子师范学校是很好的机构，管理有方，大力培养基督徒妇女，她们日后可做本族妇女的读经员，或做传道会本地代理人和会友敬虔有助的妻子。

天津（TIENTSIN）。在这个大海港，伦敦传道会1861年开始工作。在中国，没有几个工场比这里更适合基督教代理人了。天津不但人口众多，而且是广大地区的中心，四面八方的人海陆云集而来。又是中国铁路电报系统的主要中心，比别处更深地沾染了西方文明的方式。难怪它是好几个传道会的总部。乔纳森·李斯牧师（Rev. Jonathan Lees）是最资深的代理人，自1861年开工就在这里劳苦。有几位牧师传教士和他同工，还有两位医师和两位女传教士。几年前在这里建了一所很漂亮的医馆医院，主要靠钦差大臣李鸿章（Li Hung Chang）的慷慨——李夫人（Lady Li）曾因麦肯齐医生（Dr. Mackenzie）和霍华德医生（Dr. Howard，现为金夫人Mrs. Dr. King）得大益，为感恩建了这医院；多年由伦敦传道会管理。中国官员干预后，管理上有些变动，功用不变。

天津工作一个很动人的特色，是布赖森夫人（Mrs. Bryson）办的女校；她是T.布赖森牧师（Rev. T. Bryson）的妻子，在传道区已二十五年。1885年，布赖森夫人开了一个星期四下午的妇女班。起初来的人很多，无疑是出于好奇。但人数渐渐减少，只剩一小撮；然而她们显出深切的认真，学会恳切祷告。几个月后试办了女校，聘了一位合格的本地女教师——是艾约瑟夫人（Mrs. Edkins）在北京（Pekin）训练出来的。十五个女孩很快受到细心教导，其中多数已在归信和基督教知识上交了满意的答卷。这学校已经结果子：为传道区各部门的本地助手预备了敬虔的妻子和有用的工人。在中国这样的异教之地，女子的教育全然被忽视，社会风俗又不许女子进传福音的公共聚会，这样的机构再重视都不为过。



图四十二　杨格非与汉口医院布道员

汉口（HANKOW）。汉口传道区的灵魂人物是杨格非博士牧师（Rev. Dr. Griffith John）。他1855年来中国，如今是工场久经风霜、依然健壮的老将。开工时有R.威尔逊牧师（Rev. R. Wilson, B.A.）襄助，他1863年去世，葬在墓园。城中心有一座礼拜堂，传教士和本地助手每天讲道四五小时，不间断地向川流不息的人群传讲。英国租界附近是传道区大院，有教师住宅、医院和男校；城另一处有女校和教师住宅。这是很完全的传道机构，做着大工。有几个乡下分站，武昌（Wuchang）也有一个传道区，住着两位英国牧师。汉口商业重要，这个传道区很有前途、很有影响。医院由T.吉利森医生（Dr. T. Gillison）负责，约收七十个病人；此外新建了一所女医院，主要由约翰博士（Dr. John）出资，为纪念他虔诚的妻子玛格丽特·约翰夫人（Mrs. Margaret John）。

厦门（AMOY）。在这个重要海港，1842年条约开放给外国人居住时，约翰·斯特罗纳克牧师和亚历山大·斯特罗纳克牧师（Revs. John and Alexander Stronach）兄弟二人建立了传道区。他们先前在新加坡劳苦。1847、1848年赫希

伯格医生（Dr. Hirschberg）和希斯洛普医生（Dr. Hislop）继来，围绕他们慢慢兴起了扎实的工作。现在最资深的代理人是J.麦高文牧师（Rev. J. Macgowan），1859年开始劳苦；其次是J.萨德勒牧师（Rev. J. Sadler），1866年去的。有两位女传教士在传道区工作；除常用方法外，还造了一只福音船，好让传教士走访沿海一带已设布道站的地方。这船很好，是专为传道区的需要造的。



图四十三　厦门福音船

上海（SHANGHAI）。中国老资格的传教士W.慕尔德牧师（Rev. W. Muirhead）长期在这里负责，深受在华各传道会代理人的尊敬和信任。他总管全盘工作，有两位女助手，为城里的女孩办了一所很好的基督教学校，大得益处。这城很相称——城里那口有名的井，世代有女婴被丢在里面饿死。

香港（HONG-KONG）。1842年这岛割让给英国，J.理雅各牧师（Rev. J. Legge，后为理雅各博士Dr. Legge）去了那里，积极开展各样传道工作。他是个有才干、有修养的人，名满天下，以文字劳绩为基督教在中国做了大事。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到香港，他做了得心应手的院长；后来W.吉莱斯皮牧师（Rev. W. Gillespie）、J.F.克莱兰牧师（Rev. J. F. Cleland）和J.查默斯牧师（Rev. J. Chalmers）加入，还有医师代理人赫希伯格医生和合信医生。这些治病的人办的医院，对传道总工作有显著的助益。几年前建了雅丽氏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现在由汤姆森医生（Dr. Thomson）管理得很好，很成功。最资深的传教士是J.查默斯博士牧师（Rev. J. Chalmers, D.D.），G.H.邦德

菲尔德（G. H. Bondfield）和罗小姐（Miss Rowe）协助他。

广州（CANTON）。在这个中国传道发源的中心，马礼逊博士所做的工似乎荡然无存，只剩下伯驾医生（Dr. Parker）谨慎劳苦所保存的——他创办了中国医疗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但只准在外国商馆狭窄的范围内工作。1848年T.吉尔菲兰牧师（Rev. T. Gilfillan）到那里，重新开工。现在T.W.皮尔斯牧师（Rev. T. W. Pearse）负责。伦敦传道会在中国传道的记录是光荣的。它藉医疗传道和男女日校寄宿学校成就了大事，但最主要的是，它给了中国和普世传道事业像理雅各博士、查默斯博士、杨格非博士这样博学的学者和热忱的牧师，以及其他配做本书主人翁——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接班人的人。这个传道会在中国有三十一位按立传教士、十三位女代理人；八位按立的本地牧师、七十二位未按立的助手；约四千领圣餐者、学校学生两千人。把处境的困难都估足了，这必算得是很奇妙的结果。

1842年中国开放、传教士大批进驻后，人们觉得需要重新修订或翻译新约。成立了一个代表委员会（Committee of Delegates），代表各传道会，1847年7月开工。实际工作的委员是麦都思牧师、裨治文牧师（Rev. Bridgman）和约翰·斯特罗纳克牧师（Rev. John Stronach）三位。两年完成。这是学术性的作品，文笔清晰地道，也是忠实的翻译。鉴于工作的成功，决议照样翻译旧约。W.米怜牧师（Rev. W. Milne）加入委员会，1854年圆满完成。不久又出了官话口语本新约。这些重要译本完成后不久，死亡之手临到了委员会的老主席麦都思博士。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立刻决议广散新译本。应J.安杰尔·詹姆斯牧师（Rev. J. Angell James）的恳切呼吁，新约印了一百万册散发；圣经公会派出代理人，督导在全国分发售卖。

* * *

第十六章

圣工的延续：美国及欧洲大陆各差会



"上帝之手播种，终不徒然；

黑暗中种子长眠于地下；

季节来去更替，

田野尽皆深覆谷粮。"——洛威尔（Lowell）

继伦敦差会之后，第一个效法其榜样、寻求进入中国的差会，是荷兰差会（Netherlands Society）。它于1826年派出郭实腊牧师（Rev. Charles Gutzlaff），在荷兰政府麾下兼任随军牧师之职。他于1827年抵达爪哇（Java），但1829年离职，此后大部分时间投身于讲道、著述和分发基督教书籍，走访暹罗（Siam）、新加坡（Singapore）、澳门（Macao）等海港的船只。尊敬的马儒翰先生（Hon. J. R. Morrison）去世后，他继任为香港政府的中文秘书（Chinese Secretary），此职一直担任到他去世。他成为造诣精深的汉学家，并预备了一部圣经译本。他还出版了许多历史和宗教书籍，足见他勤奋好学、著述不辍。1832年，罗特格尔牧师（Rev. Herman Rottger）接踵而来，在澳门和香港劳作，直到1846年退休，荷兰差会（Netherlands Mission）就此终止。郭实腊博士（Dr. Gutzlaff）于1851年去世。

美国人紧随其后，投身这片大工场。代表美国公理宗教会的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于1829年派出雅裨理牧师（Rev. David Abeel）和裨治文牧师（Rev. E. C. Bridgman），二人于1830年2月受到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接待。这些忠心的仆人在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华人与马来人中间殷勤劳作；但从1842年直到1846年去世，雅裨理先生（Mr. Abeel）专心在厦门（Amoy）建立差会，上帝在该城日后工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开创时的审慎与热忱。

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派出这二人之后，又迅速接连差派了许多人。特雷西牧师（Rev. I. Tracy）和卫三畏博士（Rev. S. W. Williams, LL.D.）于1833年继往，分别定居新加坡和澳门。同年，约翰逊牧师（Rev. S. Johnson）和芒森牧师（Rev. S. Munson）前往曼谷（Bangkok）和苏门答腊（Sumatra）。直到今天，该差会仍不惜人力物力，紧跟上帝在中华大帝国开启的每一扇门。目前它有四个大中心，由此维持着较小的分站：福州（Foo-chow），与其相连的有十五间教会；华北，辖北京（Pekin）、张家口（Kalgan）、天津（Tientsin）、通州

（Tung-chow）、保定府（Pao-ting-fu），并在各中心差区的不同地区设有较小分站；山西（Shansi），在饱受鸦片种植之害的地区设有两个分站；香港（Hong-Kong），一位宣教士过去七年主要驻留该地，为的是接触并设法感化往来于美国之间的众多华人。在通州建立了一所学院，由狄考文博士（Dr. Mateer）主持。通州是中国科举考试的中心之一，因此是个重要地方。狄考文博士相信，以现代科学之光对照中国迷信，必能收效。于是他教授天文、数学、自然哲学和历史，与贤惠的妻子一同，专心栽培所照顾的青年和少年。结果是他为青年们打上了印记，使他们在整个华北都被乐意聘为教师。他特别在圣经教导上训练出的青年，成了本土传道职分最好的材料。倪维思博士（Dr. Nevius）和科比特博士（Dr. Corbett）也参与了后一项工作，每年抽出一段时间在芝罘（Che-foo）为传道候选人提供神学教育。

该差会在其主要分站设有大型医疗诊所和医院、男女寄宿学校、本土学生学院，以及为实现差会伟大目标而设的其他机构。它有二十八名宣教士、十六名女同工、十名医疗宣

教士、四名按立的本土牧师、一百零五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近一千名领餐会员，以及四百五十名在校学生。

其他美国教会很快效法公理会差会的榜样，差派代理人奉其名出去，协助福音化中国的工作。

美国浸礼会差会（American Baptist Board）于1834年派出迪恩牧师（Rev. William Dean），他定居曼谷，后迁往香港。1835年，美国圣公会差会（American Episcopal Board）派出洛克伍德牧师（Rev. H. Lockwood），他前往巴达维亚（Batavia）；1837年，美国长老会差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Board）指定奥尔牧师（Rev. R. W. Orr）和米切尔牧师（Rev. J. A. Mitchell）前往新加坡。这些差会都大力推进这项伟大工作，目前在各自差区共有大批工人。浸礼会差会有十六名同工在宁波（Ning-po）、汕头（Swatow）等地工作，另有六个浸礼会联会在中国设有分站和宣教士，不过其中一两个情况很不景气。



图四十四　香港街道

圣公会差会（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的总部设在上海（Shanghai），在那里维持着一支很有效率的同工队伍，做了美好的工作。继洛克伍德先生之后，文惠廉牧师博士（Rev. W. J. Boone, D.D.）于1837年前往巴达维亚。他后来迁往厦门，但1843年被派往上海，并被任命为中国宣教主教。很快建立了寄宿和走读学校，开办了医疗医院，并指定施约瑟博士（Dr. Schereschewsky）预备一部官话（Mandarin）新译本圣经，他于1875年完成。上海还有一所医学院，培训本土医生、外科医生和护士，以及一所学院，培训本土传道人。另有分站设在武昌（Wuchang）、汉口（Hankow）、芝罘和北京，连同上海在内，共有四十三处礼拜堂、十名宣教士、三名医疗同工、三名女同工、十七名按立的本土牧师、三名未按立的助手，以及约五百名领餐会员。

美国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Board of America）于1843年将两名宣教士从新加坡调往中国。它现在有四个大中心。广州（Canton）于1845年进入，但十六年后才得以给第一位归信者施洗。如今该城有四百多人，回报了忍耐工

人们坚忍不拔的信心。一间医疗医院是该差会工作的重要因素。澳门和海南（Hainan）的差会由这个中心维持。医院工作是该差会突出的特色。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于1835年开办了一间医院，1854年移交给该差会，交由嘉约翰医生（Dr. Kerr）负责。中央差会（Central Mission）有五个主要中心，向许多方向扩展，包括宁波、上海、杭州（Hang-chow）、福州和南京（Nanking）。该差会广泛的印刷业务在上海进行，不仅有几台印刷机不停运转，还有一间铸字房，铸造七种大小的中文铅字，以及英文、韩文、满文、日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等其他文字的铅字。还有电铸和雕刻的整套设备。该差会做了许多出色的翻译工作，其编写的基督教历史和教义手册，在全国大多数新教差会中都在使用。山东差会（Shantung Mission）从省会济南府（Chi-nan-foo）向北延伸到芝罘，有许多分站，报告约有三千名会员。北京差会（Pekin Mission）成立最晚，正通过向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的众多民众热切宣讲真理，将福音知识传遍广大地区，做了大量工作。该差会总计有四十八名宣教士、十八名女同工、二十三名按立的本土牧师、八十四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以及近四千名领餐会员。

美国长老会差会之后，1842年美国归正会（荷兰）（American Reformed Church (Dutch)）跟进。它现在有七名宣教士和一百一十四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以厦门为总中心，约有十五间联合教会。1847年，北方美国监理公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orth)）进入工场，在同工和会员人数上超过了所有其他差会。它的开创者是柯林斯牧师（Rev. Judson D. Collins），他热切恳求差会进入中国。当被告知没有经费可供此用时，他写道：

"请为我在第一艘开往中国的船上，

"在桅杆前订一个舱位。我健壮的臂膀

"能把我带到中国，到达之后也能养活我。"

这样的热忱无可抗拒，柯林斯先生被派往福州，在那里，经过十年漫长的预备，一项辉煌的工作爆发出来，扩展到六个大区，共有六十个分站。一台印刷机忙碌运转，仅1888年一年就印发了14,000页基督教文献。一位本土绅士的慷慨捐助，使一所大学院得以使用。该差会还沿扬子江（Yang-tse-Kiang）两岸绵延三百英里，在南京和其他大城

市设有分站。向北在北京、天津、遵化（Isunhua）设有教会，配有学校和医院的完整设施；向西延伸到距海一千四百英里的重庆（Chung King）。它有三十二名宣教士、十七名女同工、四十三名按立的本土牧师、九十一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以及四千多名领餐会员。

前文已提到的两个浸礼会差会按年代顺序继美国之后而来；1848年，南方监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效法北方姊妹宗派的榜样，派出同工前往上海，此后一直在那里劳作，并扩展到附近几个城市。他们有十名宣教士、十五名女同工，雇用一百九十八名本土工人。他们在上海维持一所学院，做了大量诊所和医院工作。

后来又建立了来自美国的差会，如1867年的南方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Board (South)）、1871年的加拿大长老会（Canadian Presbyterian）、1876年的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1889年的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公理会（American Scandinavian Congregational Society）。这些工场上的新兵正占据许多重要领域，显出大有发展的应许。

在此提及参与攻击中国异教的欧陆差会，或许是方便的。1847年，巴色会（Basle Evangelical Mission）的宣教士抵达广州。他们是韩山明牧师（Rev. T. Hamberg），于1854年去世，以及黎力基牧师（Rev. R. Lechler），至今仍活着监督工作。以广州为中心，周边有十一间教会；为制作基督教小册子、学校课本和教义手册，投入了大量金钱和劳力。

同年，莱茵差会（Rhenish Mission）派出罗斯特牧师（Rev. W. Roster）和格纳尔牧师（Rev. F. Genaehr）来华。他们定居广州，但该差会经历了许多困难和灰心。它有四名宣教士、三名女同工、八名未按立的本土工人，约有一百五十名会员。

柏林差会（Berlin Society）于1850年派同工来华，直到1873年仍保持一定局面，那时工作似乎终止了。但1882年又努力占据工场，现在开了三个中心站，四名外国宣教士与三十五名本土同工一起工作，聚集了约五百名领餐会员。

柏林育婴会（Berlin Foundling Society）也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慈善差会，哈特曼牧师（Rev. F. Hartman）在四名女同工协助下，正进行热切的劳作。该机构成立于1850年。郭实腊博士那年访问柏林，生动描述了中国存在的苦难惨状，以致一位名叫纳克（Knack）的路德宗牧师的妻子决心设法减轻这种苦难。郭实腊博士谈到中国父母遗弃婴儿为数众多，纳克夫人（Mrs. Knack）便成立了一个妇女协会，组织计划营救其中一些弃婴。在香港租了一间房屋，开始了工作。在香港找到的儿童不多，但从中国乡间用篮子送来了许多。有些孩子送来时身体极度虚弱，很快就去世了，但不久收进了大批儿童，接受教导。1861年建造了新的更大的院舍，经费由香港的外国居民和德国的慈善捐助者供给。二十年间共收了三百名儿童，但其中相当多去世了。他们接受细心的宗教教导，学习读写，学习算术、地理、历史和唱歌，也学习操持一切家务。这所学校受政府视察，女生们在考试中表现良好。女生们大都表现良好，有的嫁给了本土基督徒，有的当了学校教师，有的去了其他国家。想到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得蒙营救、被培养成为主耶稣冠冕上的宝石，真是令人欣慰。

1884年，德国福音新教总会（General Protestant Evangelical Society of Germany）派花之安牧师（Rev. E. Faber）到上海，他独自在那里工作。

由此可见，美国差会和欧洲新教国家的差会，正自由使用广泛而各有适应的手段，以扩展福音在中国；随着这个庞大帝国广大人口的迫切需要日益显明，基督徒的良心必对责任的呼召作出更充分的回应，已经运转的机构也必成倍增加。现在该简要回顾一下英国差会所做的工作了。

*　　*　　*

第十七章

圣工的延续：英国各差会



"温煦的雨啊，落下来吧，急急地落下来；

神的雨啊，使土地肥沃；

使那在滚烫沙地上枯萎的根，

重新发芽，开花结果。"

——金斯利（Kingsley）

最早的英国差会，追随先驱者们的脚踪而来的，是英国国教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它在南京条约签订、帝国开放之后不久便派出了使者。上海是这些差会人员最先占据的地方，接着是宁波、福州，然后是香港和北京，近来又相继进入杭州、绍兴和广州。福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作尤其令人鼓舞。十一年过去，没有一个人归信；其间两位传道士去世，两位回国，只剩一人在工场上。后来丰收的应许显现，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一百三十个已建立福音宣讲的城镇乡村里，有七千多人公开承认归信。这项工作大部分由十六位本土传道人承担；为训练他们，除几所寄宿学校外，还设立了一所神学院。医疗传道也受到精心培育。宁波和杭州也报告了同样令人欣喜的果效。在杭州，除了通常的差会工作和机构外，还设立了一所戒烟所（opium refuge），连城中的官员都为之捐款。这个差会在其差会所在的各地方言中，用罗马字出版了圣经的多处经卷、《公祷书》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它有二十八位传道士、五位女同工、十一位已按立的本土牧师、八十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

二千八百三十二位领圣餐者，以及各校中的二千零四十一位学生。

浸信会差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于1845年进入中国，当时哈德森牧师（Rev. T. H. Hudson）与贾罗姆牧师（Rev. W. Jarrom）前往宁波。顺带一提，这个差会最早的传道士在印度时，心中便为中国燃起强烈的关怀：马希曼博士（Dr. Marshman）精通中文，将圣经译成中文，编写了一部中文语法，还把孔子的著作译成英文。1845年的差会尝试奄奄一息，一度停止；但1877年重新开始，在山西、山东两省做了有益的工作。这个差会正以认真培养本土传道人为未来的用处奠定深厚根基，医疗传道也在其关注之中。它如今在工场上有二十一位传道士，一位已按立的本土牧师和八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领圣餐者近一千二百人。



图四十五　汉口英租界江滩

英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于1847年决定在中国建立差会。宾惠廉牧师（Rev. William Chalmers Burns）的服侍被接纳，他前往中国，先住香

港，后住厦门。十年后，乔治·史密斯牧师（Rev. George Smith）加入了他。宾惠廉先生是一位热忱炽烈、忠心委身的人；在逆境和多次失望中，他与同工奠定了一个差会的基础——如今这是帝国境内最广阔、最兴盛的差会之一。

它的主要中心是汕头、厦门和台湾（Tai-wau）。它有几处最完备、最美观的建筑群，集教堂、差会住宅、医院和学校于一处，在各项工作上慷慨花费。工场上资深的传道士是汕头的麦肯齐牧师（Rev. H. L. Mackenzie，文学硕士）和厦门的麦格雷戈牧师（Rev. W. McGregor，文学硕士）。宾惠廉先生的同工乔治·史密斯牧师于今年二月（1891年）去世，他是一位品格纯正的人。这个差会得到一个妇女协会的大力协助，该协会从本国派出女同工。其中几位持有助产士执业证书，并具备一般的实用医学知识，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本土妇女的痛苦。它在中国和新加坡有一百零六个站点，雇有十五位已按立的传道士和医疗工作者，九位女同工，五位已按立的本土牧师和九十三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会员近三千六百人，培训学校中有四百名学生。

卫斯理公会差会（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于1852年派比奇牧师（Rev. W. R. Beach）与考克斯牧师（Rev. J. Cox）前往广州。之后它在汉口立足，如今主要站点在该城及湖北省的其他城市。在汉口差会中，由希尔牧师（Rev. David Hill）领导的平信徒事工是一大特色；这个差会还在尝试让一些传道士接受医学训练，使他们在劳苦中兼具宣讲与医治的恩赐。其他差会将饶有兴趣地关注这些尝试的结果。

1884年，它决定在其中部差会（Central Mission）开办一所学院或高等学校，



图四十六　殷内森牧师像

任命文学硕士巴伯牧师（Rev. T. A. Barber）为校长，他于1885年初抵达汉口。这所机构的宗旨是为官宦及其他富

裕中国人的子弟提供自由的西方教育。购地建造合适校舍的尝试未果，但1887年在武昌大街上租了一所大房子，工作便开始了。工作正以日益增长的成功向前推进，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可望为差会工作带来裨益。

一个妇女辅助会热心派出女同工，差会的几乎每个部门都令人鼓舞。有二十五位传道士在工作，六位女同工，两位已按立的本土牧师，三十三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九百七十五位领圣餐者。

新循道公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于1860年进入中国——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天津条约》签订之后，该条约实际上向基督教使者开放了全中国。这项运动的先锋是英诺森牧师（Rev. J. Innocent）与霍尔牧师（Rev. W. N. Hall），他们在天津立足——当时天津还是未开垦的差会之地。霍尔先生于1878年死于热病，英诺森先生至今健在，是该差会的元老。天津城内有三间布道所，一间在主要大街上，每日都有布道持续进行。在英租界有一处大型差会建筑群，包括为本土学生预备圣职而设的培训学院、传道士住宅，以及一所寄宿学校，训练本土妇女和女童过基

督徒生活、从事基督徒工作。罗宾逊牧师（Rev. J. Robinson）是学院院长，沃勒小姐（Miss Waller）负责女校。

这个差会最大的差会区在山东省东北部，约三百英里的农业区内维持着约五十间本土教会。该教区的总部设在乐陵（Lao-ling）地区的朱家（Chu Chia），设有差会住宅、一所医疗诊所和医院。英诺森先生目前是该教区的负责人，医院由施鲁布绍尔医生（Dr. W. W. Shrubshall）与马歇尔医生（Dr. F. W. Marshall）负责。罗布森牧师（Rev. J. K. Robson）也驻于此地，他自费委身于该差会的工作。

近来又在直隶省北部开平附近的唐山煤矿（Tang-san Collieries）开辟了一个新的差会，由特纳牧师（Rev. F. B. Turner）负责，正迅速扩展——在古城永平府（近长城）有一间教会，在开平周围的乡村地区也有几间乡村小堂。

这个差会的工作主要由本土同工承担；借着培训学院，已训练并造就了大批能干的人才。几位敬虔的本土妇女也被分别出来，作她们同胞中的读经妇女（Bible-women）；

其中一位胡太太（Mrs. Hu）已在这一岗位上劳苦近二十五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这样的同工。这个差会如今有七位传道士、两位医疗同工、一位女同工、四十六位本土助手和六位本土女助手，领圣餐者一千三百多人，日校和寄宿学校中约有二百五十名学生。

苏格兰联合长老会差会（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Society of Scotland）于1864年派差会人员来华。工作始于宁波，后扩展至芝罘，但近来这些站点已放弃，满洲成为该差会特别的工场。威廉逊牧师（Rev. A. Williamson, LL.D.）是该差会的元老，自1855年起在中国，在各部门工作。近些年他完全委身于文字工作，编撰了一些基督教历史和教义书籍，将来必为中国学生和归信者的重要帮助。满洲的工作显著成功。罗斯牧师（Rev. J. Ross）与麦金太尔牧师（Rev. J. McIntyre）于1872年出国，是海城（Hai-chung）与奉天（Moukden）两大工作中心的主持人。两地各设有一所医疗医院。罗斯先生近来完成了新约圣经朝鲜方言译本，可望这个差会不久在朝鲜做出

有益的工作。有七位传道士、一位女同工、十四位本土助手在工，据报告领圣餐者约八百人。

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于1865年开始其非凡的历史。在神之下促成该差会成立的主要器皿，是戴德生牧师（Rev. J. Hudson Taylor，医学会会员），他于1853年作为中国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的医疗传道士来华。1857年他脱离该会，1860年因健康受损回国。他曾在宁波主持一所大医院，独自承担如此机构的重担使他完全垮掉。归国途中，他为中国深感焦虑，恳切祷告，求神使他的归国促进帝国的归化。他特别求神赐给他五位工人，前往宁波和浙江省。他已写信给英国的一位朋友，问是否认识热心委身、不求多于费用供给、愿意前往劳苦的年轻人。抵达英国后，他很快遇到几位愿意按他所能提供的条件承担工作的年轻人。米道斯先生（Mr. James Meadows）是第一位志愿者，他与年轻的妻子于1862年驶往宁波。起初所求的五位工人得到了；于是泰勒先生觉得信心扩大，祈求并期待神更大的祝福。因此他为进入内地再求二十四位工人——除汉口外，内地当时尚未被差会工作触及。这促成了内

地会的成立。在创立这个为中国归化而设的新团体时，泰勒先生不愿干涉任何现有差会；但从1865年的事实看，增派人力与同工的需要显而易见：当时全国约每三百万人口才有一位传道士，十八个省中有十一个尚未有任何基督教使者踏足。内地会按以下原则创立：（甲）所用同工不问其宗派归属，只需相信福音派教会所接受的真理；（乙）他们出去依靠神供给生活，没有固定收入，并知道差会只能在资金许可时维持他们；（丙）不募捐、不亲自求捐。

泰勒先生于1866年带着十五位传道士驶往中国——这才是这个奇妙运动的真正开端。从那时起，差会向各方扩展，已在十五个省立足，有九十一个主要站点和约同样数目的支站。头十年的年收入平均为五千英镑，近来已升至每年三万至四万英镑，差会人员也从1865年的十五人增至1891年的四百二十四人，包括传道士的妻子们——其中许多人本已受雇于差会，至今仍继续劳苦。同工们以显著的无偏之心来自各新教团体；他们中许多人境况贫寒，也有些人既富有又有高社会地位，乐意自养，还为总工作慷慨捐输。1888年，泰勒先生特别呼求一百位传道士，年内他欣喜地看到祷告蒙应允

——来的人超过了所求的数目。除了直接隶属于这个团体的众多同工外，还有七个差会（多为欧洲大陆的）维持着七十九位传道士，在它的指导下工作。所统计的领圣餐者不到三千人——虽然少于一些差会（它们所用的同工不过内地会的十分之一）所报告的数目，但考虑到内地传道士在开垦内地新土时遭遇的巨大困难、面对视外国人为新奇与丑闻之人的无数反对，以及这个差会的许多同工是巡回布道者、带着福音信息逐镇逐村而行、而非像其他差会那样定居作牧师和教师，这仍是应当感恩的回报。以上事实主要摘自戴德生所著《中国的属灵需要与呼声》（"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泰勒先生的努力得到了该会忠心的秘书包尔腾先生（Mr. B. Broomhall）的鼎力襄助。

联合循道自由教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于1864年进入中国，富勒牧师（Rev. W. R. Fuller）是第一位同工。他在宁波重新安顿下来，不久马拉牧师（Rev. J. Mara）加入了他。加尔平牧师（Rev. F. W. Galpin）于1868年出国，在宁波劳苦至1890年。1891年，斯沃洛牧师（Rev. R. Swallow）被派往同一地方。1887

年，苏慧廉牧师（Rev. W. S. Soothill）前往温州，近来已能记录许多有趣的归信。后一个差会在1888年经历了严峻的试炼：因中法战争引发的骚乱，中国人捣毁了它的房屋及其他外国人的财产。政府作了全额赔偿，获得了更合适的房屋。差会中有三位传道士、两位已按立的本土牧师、八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约三百五十名会员。斯沃洛牧师兼作医疗工作与牧职劳苦。

爱尔兰长老会差会（Society of the Irish Presbyterian Church）于1869年开始在华工作。它选择满洲为工场；同工们以牛庄为总部，向北作长途布道旅行，并正安排在到访过的大城镇中定居。有三位传道士和一位医疗同工、九位未按立的本土助手在工作，记录在案的会员二十八人。

福音广传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多年来一直在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尝试工作，但直到1874年才设法在中国立足。它已任命一位华北主教（Bishop of North China）及四位助手，并正在训练一批青年作传道工作。近

来还有其他几个差会进入帝国，协助它的福音化；其中可列举：苏格兰国教会（Established Church of Scotland），始于1878年；圣经基督徒会（Bible Christians），1885年进入，与内地会合作；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1886年派出一名同工，后又派出几位。所有这些活动都表明中国在基督教会中唤起了广泛的兴趣，她的良心正对中国的呼声作出恰当的回应。

还有一项奇妙的工作不可不提：苏格兰圣经公会（Scotch Bible Society）的穆雷先生（Mr. W. H. Murray）为中国的盲人所做的事。他于1871年来华；但知道那地有为数众多的盲人，出国前他先研习了穆恩（Moon）与布莱叶（Braille）的盲人读写系统，还学习了贝尔（Bell）的可见言语法。抵达中国后，他发现后一种系统有助于他学习中文。他仔细记下掌握的每一个发音，归纳为四百二十个。工作中处处遇到成群的盲人，他心中生出强烈的渴望，要教他们读书以减轻他们的苦命。他着手按布莱叶系统把这些发音归纳为一套点字法，经过无数次试验，成功形成了一套代表语言发音的符号体系。然后他找了一个试

验对象：一个几乎赤身躺在街上的小盲童乞丐；他为他洗澡穿衣，应许若肯努力学习就供他食宿。孩子为境况的改变欢喜不已，六周后，在师生共同的喜乐中，孩子已能流利准确地阅读。接着又劝动两个盲眼乞丐来学，由那孩子作老师。一个两个月就读得很好，另一个慢些，但学得十分愉快。戈登·卡明小姐（Miss Gordon Cumming）说，站在黑屋门口，听这些人朗读圣经的话语，真是令人心酸——四个月前他们还衣衫褴褛、坐在街上乞讨，满身凄苦。十六年多来，穆雷先生一直在盲人中从事这项工作，他的好些学生已借着他的手成为热心的基督徒和正派的公民。他推行这种新颖的善工的同时，也殷勤履行苏格兰圣经公会发行员（colporteur）的职责，在从睡眠中挤出的时间里教导学生。他还在各方面克己，为他那群衣衫褴褛的盲学生提供食宿衣物。他教过的一批盲妇蒙了特别的福：她们不仅自己的生活添了新的情趣，还成为向亲友邻舍朗读圣经的兴趣中心和活泼的能力。

* * *



第十八章

中国的鸦片贸易



"人对人性的残暴,

使千万人同声哀叹。"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在中国有一种罪恶，必须加以论述，因为它是百姓福祉的可怕大敌，也是传道事工进展的巨大障碍。这就是吸食鸦片。鸦片由罂粟蒴果的浆汁制成，虽然它在医药上有一席之地，但一旦吸食成瘾，它就成为吸食者最可怕的祸患。它辖制人的身体和心灵，麻痹前者，逐渐摧毁后者。它彻底泯灭人的良心，以致人为了满足其永不满足的欲望，宁愿牺牲自己的母亲、妻子或儿女，也不肯戒除；宁愿犯下任何致命的罪行，也不愿被剥夺此物。这祸患在中国蔓延如此之广，威胁着举国上下人民的幸福。

约百年前，鸦片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那时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船只将它运来，上市出售。一些土著开始吸食，不知其致命之性；因喜爱其舒缓的效力，便踊跃购买。这就鼓励外国商人运来更多，于是毒品渐渐在这片土地上站稳了脚跟。

当皇帝和大臣们终于发现鸦片的危害时，一道法令颁布下来：买、卖、吸者一律处死；一时之间，贸易被遏制。中国的官吏（mandarins）以贪腐著称；当英国商人以贿赂求他们允许鸦片进入港口时，他们接受了贿赂，于是买卖毒品

之事照常进行。接着走私兴起，四处盛行；英国船只把鸦片运到离中国海岸咫尺之处，中国人乘着多桨小船出海，把致命的毒品运上岸。政府得知后，严令官吏捉拿走私者，下狱或斩首。

英国商人如今发现了鸦片可能成为他们发财的源泉；因中国政府管制森严，走私艰难而危险，他们便把小型坚固的船只武装起来，配上枪炮士兵，驶往广州（Canton），向官吏行以更大的贿赂，就这样把这罪恶的贸易强加于百姓。最后皇帝大怒，从北京（Pekin）派了一位钦差大臣（Special Commissioner）去杜绝鸦片贸易。此人勇敢地直面这罪恶：他把英国商人软禁在他们的住宅里，在珠江口的伶仃岛（Lintin）扣押了两万箱鸦片，全部投入大海。东印度公司不服此举，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对华宣战——这对不幸的异教徒来说，是一场残酷、血腥、灾难性的战争。最后议和时，中国人被判赔款两千一百万美元，其中六百万美元是为被销毁的鸦片。然后有人向皇帝提议：准许鸦片进入中国，销售所得的税收由皇帝分润。提议遭到断然拒绝；

皇帝以一种值得某些所谓基督教君主效仿的慷慨气度说，他不愿以残害百姓而致富。

后来英中之间又爆发了两次战争，英国人再次获胜。皇帝被迫签订条约，准许鸦片合法输入帝国。英国只允许课以小额税款，不足以实质遏制其使用。于是柔弱无助的土著被拖入吸食这毒品的深渊；一旦吸食，便生起对更多的渴求，男女老少很快就成了它的奴隶。

中国用量最大的鸦片产自印度，在中国销售所得的巨款，大大有助于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不同于同非洲野蛮部落的酒类或火药贸易——那些是由私人或公司经营的，政府以及供养政府的人民都不直接负责。也不像英国国内的酒类贸易——虽然英国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是酒馆物业的大业主，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也因参与此买卖而玷污了手和良心，但政府并不经营或维持啤酒厂、蒸馏厂或酒馆。然而，英国在印度的政府却要对鸦片贸易负责：它出资培植罂粟；收下浆汁加工成鸦片；销售是政府专营，每年从中抽取五百万英镑的税收。它花费了数百万金钱和数千条生命，以保持中国港口为销售而开放，至今仍

坚持必须继续经营此贸易，因为没有它就不行。全世界的基督徒和慈善家徒然谴责这贸易；中国的政府徒然哀求、痛哭，设法遏制人民道德的败坏。当五百万英镑关系到印度政府的维持时，一切考虑都无济于事。

这罪恶贸易对在华传教士工作的影响令人痛心。它是耶稣基督福音道路上最巨大的绊脚石。当传教士在城市的礼拜堂里，或在庙会、节庆上宣讲和平慈爱的福音，当他在土著庙宇中斥责偶像崇拜时，人们就会追问：鸦片战争是怎么回事？是谁用"基督徒"传入并强加的毒品毁掉了人民？这可怕的恶行在全地蔓延的祸害，明摆着向他发难。

如今，鸦片在中国本土也在大量种植。在吸食者看来，其品质不如印度所产；但随着恶习在民间增长，吸食习惯削弱了辨别力，质地较粗、价格较廉的鸦片也被采用了，于是中国正在学会自备其自我毁灭的手段。这罪恶唯一的解药是福音的约束之力；英国对因传入此恶习而加于中国的伤害，唯一能作的补偿，就是坚持停止这贸易——即使印度税收的亏空须由英国纳税人来补足——然后加倍差派基督教的工人

和机构，直到靠着福音的宣讲和圣灵的大能，这祸患得以挽回，这片土地从这大咒诅中得洁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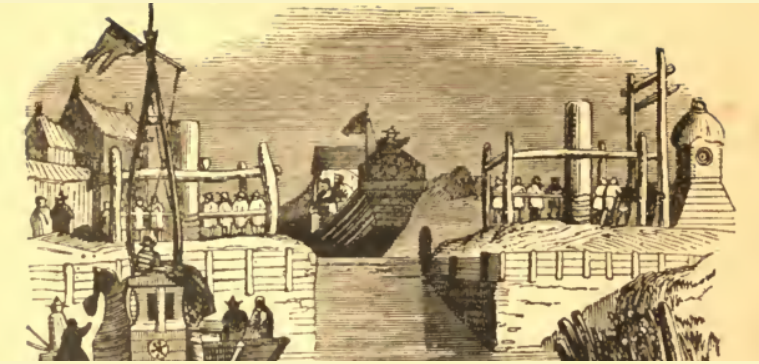
今年三月，教会各支派的基督徒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大会，包括来自联合王国各地和荷兰的代表，共商鸦片制度的祸害及其补救之法。一天专用于恳切祷告，求神指引；三天用于庄重虔诚地讨论此议题。大约同一时间，四万五千位牧师向各自的会众揭示了这祸患的后果；最后发起了一项两万英镑的基金，以笔以口，对这贸易的延续发起不息的圣战。这大会的道德力量已经显现：不久之后，下议院多数议员投票赞成皮斯爵士（Sir Joseph Pease）的动议，即为了维持印度税收而继续经营鸦片贸易，已属不宜。现在，政府有责任考虑如何执行议会的这一决定；每一位基督徒也有责任运用他的影响，坚持要求执行。



*　　*　　*

第十九章

中国归基督



"哦！荣耀的伟大君王，

差遣你所拣选的使者，

去传讲那古老的故事，

直到地极的尽头。

赐下慈爱怜悯的心，

和乐意热切的脚步，

穿过森林、平原和城市，

复述你的怜悯。"

我们在中国需要一支工人大军。我们必须为那边等待工人的伟大工作，征召一大批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我们有数以百计的年轻男女，他们是富裕人家和殷实人家的儿女，在世上没有专门的事业；如果不振作起来，在主的禾场上从事崇高而自我牺牲的工作，他们的人生将单调乏味，给高尚的本性带来很少的喜乐、毫无成长。他们的父母和朋友会同意他们献身于一项事业吗？这事业像当年呼召保罗去"偏远之地"、呼召卫斯理在上个世纪为英格兰半开化、完全堕落的群众热心劳作那样宏伟而鼓舞人心。

事实是，迄今为止基督教世界为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只为每三十五万灵魂供应了一名传教士。以直隶省为例：全部新教力量只有四十人，即一名传教士对六十七万五千灵

魂。若有经费，我们可以在该省尚未开工的部分安放一百五十名传教士，每人以二十英里为半径作为活动范围。

这个大国不能无限期等待。当我们还在迟延，世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不信、赌博、淫荡、偶像崇拜、吸食鸦片、饮酒作乐，以及其他一大群——都在猛烈作工；除非基督徒醒悟，担起这可怕的巨大责任，中国从二十个世纪的长眠中醒来，只会坠入无神论和不道德的深渊，其深度永不可测。教会每迟延一分钟回应中国的呼声，就有二十四个不朽的灵魂沉入没有基督的坟墓；每迟延一天，就多三万五千人离去；每迟延一月，就多一百万基督为之舍命、救赎脱离罪的人，未曾听闻大喜的佳音就进入了那伟大的未来。

人民愿意听福音。他们接受得慢，一旦接受就抓得更牢。中国人的品格，一旦被基督的爱真正转化并圣化，就是高尚的；当求助的呼声从中国传来，也从把我们推进大禾场、并赐给我们在其中卓越成功的主那里传来。

人民乐意听福音，这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去坚持；因为那古老在希腊罗马城市中被证明为"神拯救的大能"的强大而全

效的灵符，至今仍带着"青春的甘露"，正如万神殿的诸神不能抵挡它的攻击，佛教和道教庙宇中的诸神也必在它面前倾倒。"他必将偶像尽都拆毁。""他必打碎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

令人鼓舞的事实是：中国人归主之后，所表现的基督徒品格和对原则的坚定持守，可与世界上任何教会的成员媲美。从小被教导以复仇为神圣品德的中国信徒，却表现出真正令人钦佩的温柔和饶恕人的性情；在骄傲自负中长大，却变得像小孩子一样温顺；贪婪诡诈，被教导以说谎偷盗为美德，却甘愿受逼迫、甚至忍受死亡，也不否认他们的主、不转离他们的信仰。从手边现成的数百个例子中可举两三个，现代的大量报告中比比皆是。实在很少有比一本收录中国传教史所记载的这类恩典见证的书更动人、更鼓舞人心的了。

王先生（Mr. Wang）曾是华北一座大城的知县和学者。他得了一场重病时，已年过六十。病中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到他家，说："你看，城里的外国教师给了我这本书。我不想读，但你是个大读书人，我带来给你在病中读。"老人接过书仔细翻看，原来是一本中文圣经。他读了，深受书中内

容感动。他还不能完全理解，不久朋友再来探望时，他对朋友说："你能不能请那些外国教师给我一些讲解这奇妙之书的东西？"朋友照办了，带回丁韪良博士（Dr. Martin）的基督教真理手册——中国几个差会都备着这本书，放在慕道者手中。王先生热切地接过这本书，边读边与圣经的论述对照，心中的黑暗开始消散。到那时为止，他一直是个骄傲的儒家信徒，但现在他牢牢抓住了宗教的两大根基真理：（一）只有一位神，是创造天地的全能者；（二）他乐意垂听并应允祷告。在这两大真理的影响下，下次本土医生来访时，他告诉医生以后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他已经呼求天上的全能神医治他，神必应允他的祷告。病愈之后，他来到城中每日宣讲基督及其救恩的讲道堂。他听道如痴如醉。散会后他留下来做慕道者，像许多其他中国信徒一样，他问起问题来没完没了，以学者的敏锐直究事物的根本，一连多日，一步一步使心满意足。最后，他的疑虑和难处全都消除了，他以孩童般单纯的信心，靠基督得着完全的救恩。在新得平安的热切中，他向家人和朋友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现在，信心的考验来了。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都与他为敌。他被革去了审判席上的官职；不许他与文人朋友来往；连他的儿

女都起来反对他，把他逐出家门——在一个以敬重父母为人生第一律的国家，这一步说明宗教逼迫可以达到何等极端：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他在差会院内找到避难所，预备自己作传道人的工作。不久，他证明自己是福音热切而有效的传道者，多年勇敢地站起来宣讲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和救主，始终以自己为他拯救大能的活见证。他这样作工，在公会堂和露天布道，直到年老的体弱使这样的劳作难以为继。然后他专心撰写一本论基督教的书，题为《天道明灯》。书将完成时，他的气力衰竭，大限将至。他把城中各差会的传教士召到床边告别，再次承认自己对耶稣不灭的信心。对其中一位即将回英国休假的传教士，他恳切托付：请转告在英国把神圣平安的信息送给他的朋友们，他要在天堂门口等候他们，等他们到了，他要领他们到宝座前，对救主说："这些人就是把永生的佳音送给我的人。"

他死后，他写成的书搁置了一段时间未能出版，经费短缺，或许开拓的精神也低落；但一八八六年，美国某差会的克罗塞特先生（Mr. Crossett）借去一读，被其中的雄辩和学问深深打动，便在北京的差会印刷所付印，北方主要的传

教士——丁韪良博士（Dr. Martin）、艾约瑟博士牧师（Rev. J. Edkins, D.D.）、富善博士（Dr. Blodgett）等——订购了数百册。另有许多册送往南方的站点；于是老王虽死，仍在说话。

胡先生（Mr. Hu）生在白河口附近的一座大城。他父亲是个兴旺的商人，拥有几艘远洋帆船。他给儿子良好的教育，把他培养成经商的人才。他做了父亲一条船上的大副，但有一次南下航行中，海盗登船，抢走了他世上的一切，把他赤贫地抛在上海岸上，只得另谋生计。他做了领事馆学生的北方官话教师，他的学生之一是马礼逊先生——本书传主马礼逊的幼子。一天，他在城中大街闲逛，看见一间传教礼拜堂门开着，一个外国人正对会众讲话。出于好奇他进去听了道。他又去了几次，得到一本圣经，仔细研读。主开了他的心，他成了耶稣基督真诚的信徒，加入了他初次听见生命之道的教会。不久，他生出回到早年故乡一带的心愿，便带着给当地传教士的推荐信离开了上海。到了那里，他去差会教堂递交介绍信。当时接待他的同工们正特别祷告神，赐给他们一个人来帮助摆在面前日益开展的工作。他们欢迎胡先

生，他很快证明自己是忠心能干的帮手。他仪表堂堂，声音和口才俱佳，聪明勇敢，熟悉福音真理之后，更证明自己是能力非凡的传道者。被按立为传道人后不久，山东省北部许多城镇乡村爆发了一场奇妙的宗教复兴，胡先生被派去视察并负责这工作。他去了，约十二年中以不倦的热忱劳作，在全区巡回作布道家，督建礼拜堂，管理各教会的账目，以非凡的勤勉和果效尽牧者的一切本分。一次巡视本区东部之后，他病倒了，终至不治。他表现得极其平静喜乐，临终时把手放在心口，说："这里一片平安，"带着这对救赎之爱果效的见证，他从地上迁到了天上。

黄先生（Mr. Wong）是福建省一座大城的年轻山水画家。他的一位密友胡先生，也是画家，是基督徒，是教会的成员。经过多方祷告和劝说，他诱使黄先生读圣经、参加聚会。果效很快显明。黄先生的母亲深爱儿子，被人警告说出了点问题，要看紧他。"出了什么问题？"她说，"我儿子一向勤奋孝顺：出了什么事？" "他去外国人的教堂。" "不可能！"她喊道，"我儿子不可能做这种事。"一问之下，她惊恐地发现是真的，他还宣称外国人所讲的"很有道理"。

要理解一个成年儿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受父母权柄的程度，需要对中国的社会生活有些熟悉。她把他紧紧关在家里，想尽办法动摇他的决心，哭、骂、吓唬轮番上阵。但全无用处，她听见他祷告"主啊，祝福我母亲"，不住呼求耶稣的名，怒气愈发炽烈。最后她说："儿啊，你必须停止这祷告。" "母亲，"他回答，"我一向遵从您的一切命令，但这一件我不能。" "这声音吵得我心烦。" "那我就默祷。" "你在这屋里永远不许再祷告。" "母亲，"黄先生说，"我不能停止祷告。" "那你就离开这个家，"她喊道，"我永远不认你做我的儿子，我死后你休想和家人一起参加我的丧葬之礼。"

黄先生被逐出家门，却没有被逐出信仰。他去和朋友胡先生同住，在知识和恩典上迅速长进。一天，母亲派人叫他回去。他只当是设局要抓他杀他，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他对牧师说："我去；请为我祷告。"他去了。母亲问他是否还决心做基督徒。"母亲，"他说，料定会有一场袭击，"是的。" "那么，"她说，"你若不改变主意，我就改变我的。你可以做基督徒，也可以住在家里。"黄先生喜极而泣，跪下感谢神。

几个月里他继续以画画为业，随后被差会聘用，热心作布道人约四年。后来传教士们为中文"神"字该用哪个词起了争论，一个黄先生良心上不能用的词被强加在同工身上。他辞了职，但不久加入了另一个差会，对方不仅乐意聘用他，还按立他为牧师，他原属教会的人也衷心赞同接纳他。可见中国人以他们的坚定和热忱证明，福音在这帝国能找到和世上任何地方一样好的材料来作工。

中国传教事业最难而又最迫切的需要，是接触到这片土地上的妇女。

妇女一般被排斥在社交之外。年长的妇女有相当的自由；但所有年轻的，尤其是未婚的，都被严格的礼教拘在彻底的深闺之中，以至于常常很难让她们来参加公共敬拜，尽管妇女们聚在一个单独的隔间里，男人们看不见她们。她们不和家中的男人同桌吃饭。你若去中国人家做客，见不到女眷。除非有些交情，问候一个中国人的妻子或女儿的健康是不礼貌的。舆论反对教妇女读书。上层阶级中能读书的也有一些，但不多。你很少遇到一个能读书的，除非是受过差会学校教育的。妇女想学读书的，你也很少遇到。再者，她们

几乎没有闲暇。在乡下，妇女比男人干得还苦。她们纺棉织布，是家里的厨师、裁缝和制衣匠。她们很少下地干活；但庄稼收进来后，脱粒、扬场、磨面，她们都分担足份的活计。这一切还不算她们的小脚使她们做不了什么重体力活。唯一有闲暇的是老妇人；而教她们读书几乎是、即使不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同时，妇女却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她们在家庭中的影响，和在英国一样，举足轻重。她们知识少得多，受儒家思想——帝国最保守的思想——的影响也少得多。她们的天性比男人宗教性强得多。男人拿信仰当儿戏；女人是认真的。她们有实行信仰的能力，男人则差得多。一般来说，家中的男人是儒家，女人是佛教徒或道教徒。是她们去逛庙。佛爷慈祥面容前袅袅的香炉，是她们添香点燃的。是她们，人们可见她们在将军和地方神祇的狰狞塑像前俯伏磕头。她们烧十张纸，男人才烧一张。若任凭男人，佛爷、三清、十八罗汉、观音、观音娘娘（Kuan Yin Chiang）、药王、财神、无数的菩萨、中国万神殿的芸芸众神，早就从座位上坍塌，埋在自己庙宇难辨的废墟之下了。男人假装拜神时只是

在演戏。是妇女的热忱使对这些怪诞无灵之神的信仰得以延续，并一次次提供动力，重修它们破损的神龛，翻新它们倾颓的居所。正因如此，她们做起基督徒来比男人好得多。男人满足于儒家的冷冰冰抽象概念和道德格言，对高于大地、宽于人生界限的事毫无兴趣；女人必须有更温暖、更动情的东西——她们对属灵和永恒有深切的渴求。男人谈论宗教多，实行少；女人感受宗教，因而实行。男人可以没有敬拜，女人不能。热切的拜偶像者成为热切的基督徒。那些曾环绕并圣化虚构迷信之物的情感和渴望，转移到活的基督和永恒之爱的神身上，就成为新圣洁生命的动力。冷漠的异教徒成为冷漠的基督徒。一生与虚假信仰相伴的不诚实和实际怀疑的习惯，归主之后太容易保留下来，连在真信仰中也一样。

在妇女——家庭的掌权者和塑造中国一代代人的有影响因素——被基督的灵抓住并圣化之前，传教士的工作大半是徒然的；但像其他伟大的基督教向前运动一样，让妇女进入教会，帝国的征服就大体完成了。

中国正处在过渡状态，正在经历其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旧事物正在过去，一切都正在变成新的。缓慢生长、斑白年迈的制度和习俗正在摇摇欲坠。浸透人民生活的旧迷信正在失去抓力，民族像一个从长久昏睡中被唤醒的巨人——传教士带着神圣信息，在打破这昏睡上也出了一份力。如今一种奇异而说不清的感觉正引领民族渴望比过去更好的东西。新旧之间必有一场大战。外国人的闯入，西方文明方式和战争方式的引进，必改变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旧宗教观念和习俗的瓦解，必使帝国或变好或变坏。为了让它在一切意义上都变好，我们必须使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基督化。过去一百年里，我们一直在训练小股基督徒士兵，做了许多预备工作；但如今需要更多帮助、加倍工人的呼声愈发深切，从每个省、每座城传来。

英国在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中给中国带来如此深重的咒诅，难道不该怜悯它，向它伸出基督教之爱吗?

佛教是亚洲的慈悲宗教。她对一个美好的观念有具体的化身——千手观音，救治人生的千般疾苦。但基督教对这些疾苦有更有效的救治——活的器皿和慈善机构。没有一种力

量像爱那样得人心，没有一种力量像爱那样能拯救。这就是神的大能。

这呼声真是从中国发出的马其顿呼声。是"一个人"的呼声，他有不可估量、无可计算的为善潜能，但没有福音，他就是自己和世界的咒诅。它来自世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最深的需要。它来自各阶层，来自假信仰者和无信仰者。它来自因性别或畸形而夭折的无数婴孩。它是受屈辱压迫、从未知道真正女人福分和尊严的妇女的啜泣和渴慕。它是千百万贫穷、瘸腿、瞎眼之人的呼声。它表达了灵魂渴望从败坏的捆绑中得释放、进入神圣自由的心愿。它是一种广泛弥漫、说不清的感受和挣扎的语言，渴慕一位更高的"某一位"，尽管走在折磨人的偶像崇拜和禁欲主义之路上，好逃避将来的忿怒或虚无的深渊。它是一个壮士被捆绑残废、眼睛被剜、被压到几乎完全绝望的呼声，但在最后关头，他伸出可怜的手要一位医治者、一位拯救者、一位救主，恳求"惟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他！"

对从中国、实在是从异教世界各地传来的可怜求助呼声的回答，只能由全教会彻底分别为圣、推进基督的国度来供

应。正如史蒂文森博士（Dr. Stevenson）所说："教会已被它的主分别为圣归于这工作；当这分别为圣被接受，渗透进的不只是大会和议会，而是每一小群基督徒，渗透如火烧进人的灵魂，然后迸发为冲动和热烈奉献的火焰——我们就将看到基督所要的那样的差会。它的故事要从每个讲台讲出；它要成为每个基督徒家庭每日祷告的负担；人人都要照韦斯科特教长（Canon Westcott）所劝的，亲自研读十字架今日征服的史册；孩子们要在这样的信念中长大——这就是他们活着要为之努力的目标；教会要聚会筹划大战役，差出他们中间最优秀、最有能力的人，参加这场爱的战争。这要成为时代的事业，人们要把为平生最大挣扎所倾注的一切都倾注进去。教会是时候求这分别为圣的灵了，为全体会众求那向被差往工场的单个人所要求、所期望的分别为圣。"

一年前，四百三十名传教士在上海开会，商议中国传教事业的扩展。许多工场上最德高望重的同工都参加了，数日中会员们以祷告肃穆的心研讨关乎中国帝国归主的现实议题。大会的主要成果是决心向基督教世界发出热切的呼吁，要求加倍差派工人，以下这篇感人而有力的呼吁书已经发

出。愿它号角般的话语在本书每位读者的心中引起共鸣，是著者恳切的祷告。

"为一千人发出的呼吁。

"致基督教各国的全体新教教会人士。亲爱的在基督里的弟兄们，

"我们，中国新教传教士总会，刚刚特别向你们呼吁，大大增加按立传教士的人数，在这大地的长阔中传讲福音，建立教会，培养本土牧师和助手，创造基督教文字，并大体从事和指导基督教布道这至高的工作；

"我们也刚刚特别向你们呼吁，大大增加未按立之人的队伍——布道家、教师和医生，远行各地散发书籍、向群众传道，在基督教教育的大工上伸出强有力的援手，并在医治病人 的工作中向中国展示基督教慈善的一面；

"因此，我们现在向你们，基督教各国的新教教会呼吁，为响应这些呼召，

"自此时起五年之内，

"差派一千人来中国。

"我们为三亿未得福音的异教徒发出这呼吁；我们以全心的热切发出，如同被摆在面前工作的浩大和责任压倒的人；我们以对复活救主大能不动摇的信心发出，相信他能呼召人进他的葡萄园，能开启属他管家的心去差派和供养他们；我们不住地大声向他呼求，愿他成就这事，愿我们的眼睛得见。

"代表大会，

"主席：倪维思牧师博士（Rev. J. L. Nevius, D.D.）；希尔牧师（Rev. D. Hill）。

"常务委员会：戴德生牧师（Rev. J. Hudson Taylor）；晏玛太牧师博士（Rev. Wm. Ashmore, D.D.）；郭怀德牧师博士（Rev. H. Corbett, D.D.）；狄考文牧师博士（Rev. C. W. Mateer, D.D., LL.D.）；李佳白牧师（Rev. C. F. Reid）。

"上海，一八九〇年五月。

"杨格非博士（Dr. Griffith John）最近访问英国时，在一次青年聚会上说了这些话，本书以此作结再合适不过：

""我向来不习惯说什么话来引诱青年献身这工作，因为我对人意激发的传教士有健康的戒惧。但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不对你们这些预备作传道人的青年说：我最真诚、最虔诚地感谢神，我是个传教士。多年前我违背至好朋友们的强烈意愿迈出那一步，从未后悔；我胸中若有真诚燃烧的愿望，就是活着死去都在异教徒中为基督劳苦受苦。哦，这是荣耀的工作！我不知道有别的工作像它这样真实、这样无私、这样使徒性、这样像基督。我不知道有别的工作让基督如此亲近灵魂，让人如此完全地投靠神，让古老福音显得如此真实、如此宝贵、如此神圣。再想想我们目标的宏伟！我们的呼声是：中国归基督！印度归基督！世界归基督！想想中国和她亿万的人民成为我们的主和他基督的！这意念中没有宏伟吗？这前景中没有震撼灵魂的吗？这不是配得上教会最大努力、配得上你们中间天赋最丰者最高能力的成就吗？再想想，能在这注定有如此荣耀结局的工作中有份，是何等说不出的特权和尊荣。哦！青年们，想想它，细想它；若你听见

神的声音叫你去，就刚强地背起你的十字架去，你必永不停止地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算你配作传教士。""

"全文完。"

*　　*　　*



术语表

人名

中文	英文
阿贝尔云	Abel Yun
阿发	Afh
阿福	A-Fo
爱德华史蒂文斯牧师	Rev. Edward Stevens
J·埃尔芬斯通阁下	the Hon. J. Elphinstone
埃尔芬斯通先生	Mr. Elphinstone
爱默生	Emerson
艾约瑟博士牧师	Rev. J. Edkins, D.D.
艾约瑟夫人	Mrs. Edkins
阿美士德勋爵	Lord Amherst
安德森先生	Mr. Anderson
安杰尔詹姆斯牧师	Rev. J. Angell James

奥尔牧师	Rev. R. W. Orr
奥尔塞杰船长	Captain Alsager
奥利芬特先生	Mr. Olyphant
阿三	Asam
阿特金森牧师	Rev. W. Atkinson
阿兴	A-Heen
阿兴	A-He en
阿兴	Aheen
阿佐	A-Tso
巴伯牧师	Rev. T. A. Barber
巴格斯特先生	Mr. Bagster
拜莱德勒先生	Mr. Laidler
巴克牧师	Rev. C. Buck
邦德菲尔德	G. H. Bondfield
包尔腾先生	Mr. B. Broomhall
鲍尔先生	Mr. Ball
巴特沃斯先生	Mr. Butterworth
贝尔	Bell

贝尔德牧师博士	Rev. Dr. Baird
贝克斯利勋爵	Lords Bexley
本廷克勋爵	Lord W. Bentinck
宾惠廉牧师	Rev. William Chalmers Burns
比奇牧师	Rev. W. R. Beach
裨治文牧师	Rev. E. C. Bridgman
裨治文牧师	Rev. Bridgman
伯德牧师	Rev. G. Burder
伯德牧师	Rev. H. Burder
伯德牧师博士	Rev. H. F. Burder, D.D.
伯德牧师博士	Rev. G. Burder, D.D.
博格博士	Dr. Bogue
伯驾医生	Dr. Parker
伯驾医生	Dr. Peter Parker
勃朗宁夫人	E. B. Browning
博耶	Boyer
布尔先生	Mr. Bull
布莱尔博士	Dr. Blair

布莱基	Blackie
布莱克曼	Captain Blakeman
布赖森夫人	Mrs. Bryson
布赖森牧师	Rev. T. Bryson
布鲁斯牧师博士	Rev. J. C. Bruce, D.D.
布鲁斯牧师博士	Rev. J. C. Bruce, D.D., LL.D.
蔡阿可	Tsae-Ako
查尔斯考伊先生	Charles Cowie, Esq.
查默斯博士牧师	Rev. J. Chalmers, D.D.
查默斯牧师	Rev. J. Chalmers
达伽马	Vasco de Gama
戴德生牧师	Rev. J. Hudson Taylor
但本廷克勋爵	Lord William Bentinck
大卫科利牧师	Rev. David Collie
德萨西先生	M. de Saci
迪恩牧师	Rev. William Dean
迪尔先生	Mr. Dill
狄更斯	Dickens

狄考文博士	Dr. Mateer
狄考文牧师博士	Rev. C. W. Mateer, D.D., LL.D.
丁韪良博士	Dr. Martin
多德里奇	Doddridge
厄姆斯顿爵士	Sir James Urmston
法官厄斯金先生	Hon. J. J. Erskine
法夸尔上校	Colonel Farquhar
法夸尔上校	Colonel W. Farquhar
法夸尔少校	Major Farquhar
范德肯普博士	Dr. Vanderkemp
范礼安	Valignano
法特尔博士	Dr. Vater
菲利普博士	Dr. Philip
佛陀	Buddha
福布斯先生	Mr. Forbes
富尔蒙	Fourmont
弗莱彻博士	J. Fletcher, D.D.
弗莱彻博士牧师	Rev. Dr. Fletcher

富勒牧师	Rev. W. R. Fuller
弗雷泽爵士	Sir W. Fraser
弗林特船长	Captain Flint
富善博士	Dr. Blodgett
副总督斯坦福莱佛士爵士	Sir T. Stamford Raffles
高立牧师	Rev. David Collie
戈登	Gordon
戈登卡明小姐	Miss Gordon Cumming
戈登先生	Mr. Gordon
格里姆肖牧师	Rev. T. S. Grimshaw
格纳尔牧师	Rev. F. Genaehr
公爵	the Duke
郭怀德牧师博士	Rev. H. Corbett, D.D.
郭实腊博士	Dr. Gutzlaff
郭实腊牧师	Rev. Charles Gutzlaff
郭先生	Ko Seeng-sang
郭先生	Ko-Seen-sang
郭亚公	Kew-a-gong

哈德卡斯尔先生	Mr. Hardcastle
哈德森牧师	Rev. T. H. Hudson
汉娜	Hannah
汉纳博士	Dr. Hanna
汉尼拔	Hannibal
韩山明牧师	Rev. T. Hamberg
汉斯斯隆爵士准男爵	Sir Hans Sloane, Bart.
哈特曼牧师	Rev. F. Hartman
哈维	Hervey
赫顿博士	Dr. Hutton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赫希伯格医生	Dr. Hirschberg
洪堡男爵	Baron Humboldt
黄先生	Mr. Wong
花之安牧师	Rev. E. Faber
霍尔牧师	Rev. W. N. Hall
霍奇森先生	Mr. Hodgson
胡少	Hoo-shaou

胡太太	Mrs. Hu
胡先生	Mr. Hu
加尔平牧师	Rev. F. W. Galpin
贾罗姆牧师	Rev. W. Jarrom
交由嘉约翰医生	Dr. Kerr
基布尔	Keble
杰姆	Jem
吉尔菲兰牧师	Rev. T. Gilfillan
吉尔摩牧师	Rev. J. Gilmour
吉莱斯皮牧师	Rev. W. Gillespie
吉利森医生	Dr. T. Gillison
金伯勒勋爵	Lord Kingborough
金斯利	Kingsley
卡尔索普勋爵	Lords Calthorpe
卡林顿先生	Mr. Carrington
考克斯牧师	Rev. J. Cox
考珀	Cowper
考伊先生	Mr. Cowie

考伊小姐	Miss Cowie
卡斯伯特亨德森	Cuthbert Henderson
科比特博士	Dr. Corbett
克莱兰牧师	Rev. J. F. Cleland
克拉普罗特先生	M. Klaproth
柯林斯牧师	Rev. Judson D. Collins
科利先生	Mr. Collie
克卢尼博士	J. Clunie, LL.D.
克卢尼博士	Dr. Clunie
克卢尼先生	Mr. Clunie
克罗塞特先生	Mr. Crossett
孔子	Confucius
拉结	Rachel
老勒	old Le
老子	Laotse
雷慕沙先生	M. Remusat
乐先生	Le Seensang
梁发	Leang Afa

丽贝卡	Rebecca
李夫人	Lady Li
李佳白牧师	Rev. C. F. Reid
黎力基牧师	Rev. R. Lechler
利玛窦	Matthew Ricci
林奇	Lynch
李文斯顿医生	Dr. Livingstone
李文斯顿医生夫妇	Dr. and Mrs. Livingstone
李先生	Mr. Lee
理雅各牧师	Rev. James Legge
罗宾逊牧师	Rev. J. Robinson
罗伯茨先生	Mr. Roberts
罗伯特	Robert
罗伯特伯恩牧师	Rev. Robert Burn
罗伯特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罗伯特马礼逊博士	ROBERT MORRISON, D.D.
罗伯特米怜	Robert Milne
罗伯特彭斯	Robert Burns

罗伯特皮尔	Robert Peel
罗伯特皮尔爵士	Sir R. Peel
罗伯特皮尔爵士	Sir Robert Peel, Bart.
罗布森牧师	Rev. J. K. Robson
罗登伯爵	Earl of Roden
洛夫莱斯牧师	Rev. Mr. Loveless
洛克伍德牧师	Rev. H. Lockwood
罗兰希尔	Rowland Hill
罗曼恩	Romaine
罗斯牧师	Rev. J. Ross
罗斯特牧师	Rev. W. Roster
罗特格尔牧师	Rev. Herman Rottger
洛威尔	Lowell
雒魏林医生	Dr. W. Lockhart
罗小姐	Miss Rowe
律劳卑夫人	Lady Napier
律劳卑勋爵	Lord Napier
玛格丽特约翰夫人	Mrs. Margaret John

麦迪逊先生	Mr. Maddison
麦都思博士	Dr. Medhurst
麦都思牧师	Rev. W. H. Medhurst
麦高文牧师	Rev. J. Macgowan
麦金太尔牧师	Rev. J. McIntyre
麦肯齐医生	Dr. Mackenzie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马拉牧师	Rev. J. Mara
玛丽	Mary
玛丽丽贝卡	Mary Rebecca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博士	Dr. Morrison
马礼逊夫人	Mrs. Morrison
马礼逊牧师博士	Rev. R. Morrison, D.D.
马礼逊先生	Mr. Morrison
马洛尼夫妇	Mr. and Mrs. Maloney
芒森牧师	Rev. S. Munson
马儒翰先生	Hon. J. R. Morrison

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马歇尔	Marshall
马歇尔医生	Dr. F. W. Marshall
马希曼博士	Dr. Marshman
梅杰里班克斯先生	Hon. C. Majoribanks
梅森博士	Dr. Mason
梅特卡夫爵士	Sir Theophilus Metcalf
孟高维诺	John de Monte Corvino
孟高维诺	Corvino
蒙戈帕克	Mungo Park
蒙图奇博士	Dr. Montucci
孟子	Mangtse
米道斯先生	Mr. James Meadows
米尔纳	Milner
米尔诺先生	Mr. Milnor
米怜博士	Dr. Milne
米怜弟兄	Mr. Milne
米怜牧师	Rev. W. Milne

米怜先生	Mr. William Milne
米怜先生	Mr. Milne
明托勋爵	Lord Minto
米切尔牧师	Rev. J. A. Mitchell
莫顿夫人	Mrs. Morton
莫顿先生	Mr. Morton
莫顿小姐	Miss Morton
莫顿医生	Dr. Morton
莫斯利牧师	Rev. W. Moseley
摩西姆	Mosheim
穆恩	Moon
慕尔德牧师	Rev. W. Muirhead
穆雷先生	Mr. W. H. Murray
纳克	Knack
纳克夫人	Mrs. Knack
尼安德	Neander
尼科尔博士牧师	Rev. Dr. Nicol
尼科尔森	James Nicholson

牛顿	Newton
倪维思博士	Dr. Nevius
倪维思牧师博士	Rev. J. L. Nevius, D.D.
欧文牧师	Rev. J. Owen
欧文牧师	Rev. G. Owen
帕里先生	Mr. Parry
佩恩先生	G. Payne, LL.D.
皮尔斯牧师	Rev. T. W. Pearse
皮尔先生	Mr. Peel
皮尔逊医生	Dr. Pearson
皮斯爵士	Sir Joseph Pease
璞鼎查爵士	Sir Henry Pottinger
钱伯斯先生	Mr. Chalmers
钱纳利先生	Mr. Chinnery
乔纳森李斯牧师	Rev. Jonathan Lees
乔治罗宾逊爵士	Sir George Robinson
乔治史蒂芬生	George Stephenson
乔治史密斯牧师	Rev. George Smith

乔治斯当东爵士	Sir George Staunton
乔治斯当东爵士	Sir George Staunton, Bart.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钦差大臣李鸿章	Li Hung Chang
萨德勒牧师	Rev. J. Sadler
塞缪尔戴尔牧师	Rev. Samuel Dyer
萨姆纳	Charles R. Sumner
萨姆纳博士	Dr. Sumner
三德	Sam-Tak
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史蒂文森博士	Dr. Stevenson
史蒂文斯牧师	Rev. E. Stevens
施鲁布绍尔医生	Dr. W. W. Shrubshall
施约瑟博士	Dr. Schereschewsky
斯坦福莱佛士爵士	Sir T. Stamford Raffles
斯沃洛牧师	Rev. R. Swallow
苏格拉底	Socrates
苏慧廉牧师	Rev. W. S. Soothill

索恩斯先生	Mr. P. P. Thorns
所罗门	Solomon
汤姆森医生	Dr. Thomson
汤森牧师	Rev. T. Townsend
特雷西牧师	Rev. I. Tracy
特纳牧师	Rev. F. B. Turner
廷代尔	Tyndale
廷茅斯勋爵	Lord Teignmouth
托马斯	Thomas
托马斯波士顿	Thomas Boston
瓦茨	Watts
王先生	Mr. Wang
威尔伯福斯牧师	Rev. R. I. Wilberforce
威尔逊	Wilson
威尔逊牧师	Rev. R. Wilson, B.A.
威克里夫	Wickliff
威廉本廷克勋爵夫妇	Lord William and Lady Bentinck
威廉莫顿	William Morton

威廉王	King William
威廉威尔伯福斯先生	Mr. W. Wilberforce
威廉逊牧师	Rev. A. Williamson, LL.D.
卫三畏博士	Rev. S. W. Williams, LL.D.
韦斯科特教长	Canon Westcott
温恩先生	Mr. Wynn
文惠廉牧师博士	Rev. W. J. Boone, D.D.
沃博士	Rev. A. Waugh
沃博士	Dr. Waugh
沃博士牧师	Rev. Dr. Waugh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Sir Walter Scott
沃勒小姐	Miss Waller
希尔牧师	Rev. David Hill
希尔牧师	Rev. D. Hill
西缅牧师	Rev. C. Simeon
辛普森博士牧师	Rev. Dr. Simpson
希斯洛普医生	Dr. Hislop
薛西斯	Xerxes

雅裨理牧师	Rev. David Abeel
雅裨理先生	Mr. Abeel
亚当克拉克博士	Dr. Adam Clarke
亚历山大斯特罗纳克牧师	Revs. John and Alexander Stronach
杨格	Young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杨格非博士	Dr. Griffith John
杨格非博士牧师	Rev. Griffith John, D.D.
杨格非博士牧师	Rev. Dr. Griffith John
杨三德	Yang-Sam-Tak
晏玛太牧师博士	Rev. Wm. Ashmore, D.D.
耶稣	Yay-soo
伊丽莎阿姆斯特朗小姐	Miss Eliza Armstrong
一卢亨	Low Heen
英格利斯爵士	Sir R. H. Inglis
英诺森牧师	Rev. J. Innocent
约翰	John
约翰艾略特	John Eliot

约翰博士	Dr. John
约翰布朗博士牧师	Rev. Dr. John Brown
约翰芬威克先生	Mr. John Fenwick
约翰赫顿牧师	Rev. John Hutton
约翰克鲁尼牧师	Rev. John Clunie
约翰罗伯特	John Robert
约翰罗伯特先生	Mr. John Robert
约翰尼	Johnny
约翰斯特罗纳克牧师	Rev. John Stronach
约翰斯通	Johnstone
约翰逊博士	Dr. Johnson
约翰逊牧师	Rev. S. Johnson
约瑟夫班克斯爵士	Sir Joseph Banks
长老约翰	Prester John
詹姆斯	James
詹姆斯马礼逊	James Morrison
詹姆斯王	King James
朱夫子	Choo-foo-tsze

助手卢亨	Low Heen
朱先生	Choo-seen-sang
总督塞森先生	Hon. J. S. T. Thyson

地名

中文	英文
阿伯茨福德	Abbotsford
阿伯丁	Aberdeen
爱丁堡	Edinburgh
埃及	Egypt
埃克塞特	Exeter
安耶	Anjier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澳门	Macao
巴达维亚	Batavia
白厅	Whitehall
保定府	Pao-ting-fu

巴斯	Bath
北安普敦郡	Northamptonshire
贝尔法斯特	Belfast
北京	Pekin
北京	PEKIN
槟城	Penang
槟榔屿	Prince of Wales Island
槟榔屿	Penang
博格	Bogue
伯纳斯街	Berners Street
布勒斯格林	Buller's Green
布里斯托	Bristol
重庆	Chung King
德累斯顿	Dresden
东方群岛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都柏林	Dublin
法兰西岛	the Isle of France
奉天	Moukden

福斯	the Forth
福斯	Forth
福州	Foochow
福州	Foo-chow
高丽	the Corea
高桥	High Bridge
格拉斯哥	Glasgow
格雷夫森德	Gravesend
格林尼治	Greenwich
格里诺克	Greenock
格林威治	Greenwich
格罗特市场	Groat Market
戈斯波特	Gosport
公行会馆	Hong Merchants' Hall
广东	Canton
广州	Canton
广州	APOTHECARY STREET, CANTON
广州	CANTON

哈丁顿	Haddington
海城	Hai-chung
海南	Hainan
海峡殖民地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
哈克尼	Hackney
杭州	Hang-chow
汉口	Hankow
汉口	HANKOW
汉普郡	Hampshire
汉特利	Huntly
好望角	the Cape of Good Hope
河南	Honan
恒河	the Ganges
黄埔	Whampoa
虎门	Bogue
霍尔本	Holborn
加尔各答	Calcutta

加来	Calais
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江西	Kiang-si
剑桥	Cambridge
交趾支那	Cochin China
交趾支那	Cochin-China
济南府	Chi-nan-foo
巨人堤道	Giant's Causeway
卡尔顿宫	Carlton Palace
朗巴克比	Long Buckby
乐陵	Lao-ling
伶仃	Lintin
伶仃岛	Lintin
利帕克	Leigh Park
琉球群岛	Lekyo
利物浦	Liverpool
罗马	Rome
马德拉斯	Madras

马来群岛	the Malay Archipelago
马六甲	Malacca
马六甲海峡	Malacca Straits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曼谷	Bangkok
马尼拉	Manilla
蒙古	Mongolia
孟加拉	Bengal
莫珀思	Morpeth
南京	Nankin
南京	Nanking
宁波	Ning-po
牛津街韦尔斯街	Wells Street, Oxford Street
纽卡斯尔	Newcastle
纽约	New York
诺森伯兰郡	Northumberland
诺森伯兰郡莫珀斯	Morpeth, Northumberland
潘登迪恩	Pandon Dene

婆罗洲	Borneo
珀斯	Perth
鄱阳湖	Po-Yang Lake
朴次茅斯	Portsmouth
日本	Japan
塞兰坡	Serampore
桑德兰	Sunderland
山东	Shantung
上川岛	Sancian
洋行	the Hong
上海	Shanghai
上海	SHANGHAI
汕头	Swatow
山西	Shan-si
山西	Shansi
少女巷	Maiden Lane
斯斯特普尼	Stepney
斯特普尼	Stepney

苏格兰阿伯丁郡	Aberdeenshire
苏门答腊	Sumatra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Newcastle-upon-Tyne
台湾	Tai-wau
塔利莫尔庄园	Tullymore Park
汤利	Townley
唐斯	the Downs
天津	Tientsin
天津	TIENTSIN
廷巴克图	Timbuctoo
通州	Tung-chow
武昌	Wuchang
厦门	Amoy
厦门	AMOY
西安府	Si-ngan Fu
香港	Hong Kong
香港	Hong-Kong
香港	HONG-KONG

暹罗	Siam
希尔兹	Shields
希腊	Greece
新加坡	Singapore
西藏	Thibet
巽他海峡	Straits of Sunda
扬子江	Yang-tse-Kiang
亚述	Assyria
印度	India
印度群岛	Indian Archipelago
英人住宅区	the British compound
阴间	Hades
张家口	Kalgan
爪哇	Java
芝罘	Che-foo
直隶	Chih-li
直隶	Chilhi
朱家	Chu Chia

主教门街	Bishopsgate Street
佐堂	Tso-tang
遵化	Isunhua

机构名

中文	英文
阿伯丁大学	Aberdeen University
爱尔兰长老会差会	Society of the Irish Presbyterian Church
巴色会	Basle Evangelical Mission
北京差会	Pekin Mission
柏林差会	Berlin Society
柏林育婴会	Berlin Foundling Society
财政部诸大臣	Lords of the Treasury
差会	Central Mission
传道会	Missionary Society
传道会董事会	Missionary Board

代表委员会	Committee of Delegates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德国福音新教总会	General Protestant Evangelical Society of Germany
董事会	the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会	the Hon. Court of Directors
董事会	the Honourable the Court of Directors
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The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尊敬的董事会	the Honourable Court of Directors
法兰西皇家学院	the Royal College of France
福音广传会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
格拉斯哥大学	University of Glasgow
公祷书与讲道集会	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
公理会	Congregational Church
	Select Committee

公司在华特别委员会	
公谊会	Society of Friends
国民教育会	National Society
海伯里学院	Highbury College
海员之友会	Seamen's Friend Society
荷兰差会	Netherlands Society
荷兰差会	Netherlands Mission
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霍克斯顿礼拜堂	Hoxton Chapel
霍克斯顿学院	Hoxton Academy
加拿大长老会	Canadian Presbyterian
浸礼会	Baptist
浸礼会	the Baptist
进入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浸信会差会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柯尼斯堡大学	Konigsberg University
莱茵差会	Rhenish Mission

联合循道自由教会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立法局	Legislative Council
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伦敦港协会	Port of London Society
马六甲英华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美国公理会	American Board
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美国浸礼会差会	American Baptist Board
美国商馆	American Factory
美国圣公会差会	American Episcopal Board
美国圣经公会	American Bible Society
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公理会	American Scandinavian Congregational Society
美国长老会差会	American Presbyterian Board

美国长老会差会	Presbyterian Board of America
米尔希尔学校	Mill Hill School
摩拉维亚	Moravian
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祈祷书与讲道集公会	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
塞兰坡印刷所	Serampore Press
山东差会	Shantung Mission
商馆	the Factories
商馆	the Factory
商馆	Factory
圣巴塞洛缪医院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圣公会差会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
圣经基督徒会	Bible Christians
圣路加济贫院	St. Luke's Workhouse
圣约翰教堂	St. John's Church
斯沃洛街苏格兰教会	Scotch Church, Swallow Street

苏格兰国教会	Established Church of Scotland
苏格兰教会	Church of Scotland
苏格兰联合长老会差会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Society of Scotland
苏格兰圣经公会	Scotch Bible Society
唐山煤矿	Tang-san Collieries
特别委员会	the Select Committee
卫理公会	the Wesleyan
卫斯理公会差会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
新循道公会	Methodist New Connexion
学术评议会	the Senatus Academicus
雅丽氏纪念医院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亚洲学会	Asiatic Society
英格兰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会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会传道会	the Church
英国国教会传道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英国商馆	the British Factory
英国商馆	English Factory
英国圣公会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圣经公会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英华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英商馆	the English Factory
中国布道会	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
中国医疗传道会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中央差会	Central Mission
圣教书会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尊贵公司	the Honourable Company
司法院	College of Justice
观察家报	the Observer
新加坡书院	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

术语

中文	英文

澳门的天主教主教	the Roman Catholic Bishop at Macao
阿特拉斯号	Atlas
宝塔	pagoda
布莱叶	Braille
部长	the Minister
朝觐	Levee
大八开	large octavo
大班	super-cargo
鞑靼人	Tartars
大衮	Dagon
代理人和巡回售书员	colporteurs
道士	Taoist priests
读经妇女	Bible-women
读书人	Tih-shoo-jin
番泻树	senna trees
福建话	Fokien dialect
副领事制服	vice-consul's coat

辅政司	Colonial Secretary
公祷文	Church Service
公行商人	Hong merchants
官话	Mandarin
官吏	mandarins
观音娘娘	Kuan Yin Chiang
海后安菲特里忒	Amphitrite
海王尼普顿	Neptune
海员牧师	Seamen's Chaplain
华北主教	Bishop of North China
华人馆	Chinese-house
滑铁卢号	Waterloo
甲板	forecastle
戒烟所	opium refuge
绝罚令	anathema
肯特号	Kent
两广总督	Viceroy of Canton
硫酸	vitriol

马来人	Malays
马来文教授	Malayan professor
牧师	chaplain
南京布	nankeen
聂斯托利派	Nestorians
女子师范学校	girls training schools
钦差大臣	Special Commissioner
三跪九叩	San Kwei, Kew Kow
神父	Padre
神学博士	D.D.
十二开	duodecimo
菘蓝	woad
苏格兰圣经公会发行员	colporteur
苏格兰诗篇译本	the Scotch version
太平天国起义	Taeping rebellion
特许状	charter
蛙鼠之战	Batrachomyomachia

维多利亚主教	the Bishop of Victoria
武加大译本	Vulgate
西班牙银元	Spanish dollars
希伯来语	Hebrew
伊利侯爵夫人号	Marchioness of Ely
英国驻华首席大使	Chief Ambassador
英王陛下驻华商务委员会总监督	Chief Superintendent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 in China
盂兰胜会	Yu-lan-shing-hwuy
招魂术	spiritualism
中华大地	the Flowery Land
主教	Romanism
总督	the Viceroy
广州方言辞典	Diction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人性的四重状态	Fourfold State
中国随笔	Horae Sinicae
神道	Shin-taou
见证如云	The Cloud of Witnesses

拾穗者	the Gleaner
福音书合参	the Harmony
福音书合参	the Harmony of the Gospel
雷米滕斯号	the Remittance

人名索引

姓名	出现章节
阿贝尔云（Abel Yun）	第六章
阿发（Afh）	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
阿福（A-Fo）	第七章、第九章
爱德华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ard Stevens）	第十三章
埃尔芬斯通（the Hon. J. Elphinstone）	第六章、第七章
埃尔芬斯通先生（Mr. Elphinstone）	第七章
爱默生（Emerson）	第九章
艾约瑟博士牧师（Rev. J. Edkins, D.D.）	第十五章、第十九章

艾约瑟夫人（Mrs. Edkins）	第十五章
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	第九章
安德森先生（Mr. Anderson）	第五章
安杰尔詹姆斯牧师（Rev. J. Angell James）	第十五章
奥尔牧师（Rev. R. W. Orr）	第十六章
奥尔塞杰船长（Captain Alsager）	第十章
奥利芬特先生（Mr. Olyphant）	第十三章
阿三（Asam）	第十章
阿特金森牧师（Rev. W. Atkinson）	第五章
阿兴（A-Heen）	第八章

阿兴（A-He en）	第九章、第十章
阿兴（Aheen）	第九章、第十章
阿佐（A-Tso）	第七章
巴伯牧师（Rev. T. A. Barber）	第十七章
巴格斯特先生（Mr. Bagster）	第十二章
拜莱德勒先生（Mr. Laidler）	第四章
巴克牧师（Rev. C. Buck）	第五章
邦德菲尔德（G. H. Bondfield）	第十五章
包尔腾先生（Mr. B. Broomhall）	第十七章
鲍尔先生（Mr. Ball）	第六章
	第十一章

巴特沃斯先生（Mr. Butterworth）	
贝尔（Bell）	第六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七章
贝尔德牧师博士（Rev. Dr. Baird）	第十章
贝克斯利勋爵（Lords Bexley）	第十一章
本廷克勋爵（Lord W. Bentinck）	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
宾惠廉牧师（Rev. William Chalmers Burns）	第十七章
比奇牧师（Rev. W. R. Beach）	第十七章
裨治文牧师（Rev. E. C. Bridgman）	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裨治文牧师（Rev. Bridgman）	
伯德牧师（Rev. G. Burder）	第五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伯德牧师（Rev. H. Burder）	第五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伯德牧师博士（Rev. H. F. Burder, D.D.）	第五章、第十章
伯德牧师博士（Rev. G. Burder, D.D.）	第五章、第十章
博格博士（Dr. Bogue）	第五章、第八章
伯驾医生（Dr. Parker）	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	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勃朗宁夫人（E. B. Browning）	第十章
博耶（Boyer）	第七章
布尔先生（Mr. Bull）	第六章

布莱尔博士（Dr. Blair）	第五章
布莱基（Blackie）	第七章
布莱克曼（Captain Blakeman）	第六章
布赖森夫人（Mrs. Bryson）	第十五章
布赖森牧师（Rev. T. Bryson）	第十五章
布鲁斯牧师博士（Rev. J. C. Bruce, D.D.）	第四章、第十一章
布鲁斯牧师博士（Rev. J. C. Bruce, D.D., LL.D.）	第四章、第十一章
蔡阿可（Tsae-Ako）	第八章
查尔斯考伊先生（Charles Cowie, Esq.）	第八章
查默斯博士牧师（Rev. J. Chalmers, D.D.）	第十五章

查默斯牧师（Rev. J. Chalmers）	第十五章
达伽马（Vasco de Gama）	第十章
戴德生牧师（Rev. J. Hudson Taylor）	第十七章、第十九章
但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	第十章
大卫科利牧师（Rev. David Collie）	第十五章
德萨西先生（M. de Saci）	第十一章
迪恩牧师（Rev. William Dean）	第十六章
迪尔先生（Mr. Dill）	第十章
狄更斯（Dickens）	第六章
狄考文博士（Dr. Mateer）	第十六章
	第十九章

狄考文牧师博士（Rev. C. W. Mateer, D.D., LL.D.）	
丁韪良博士（Dr. Martin）	第十九章
多德里奇（Doddridge）	第九章
厄姆斯顿爵士（Sir James Urmston）	第十章
法官厄斯金先生（Hon. J. J. Erskine）	第十章
法夸尔上校（Colonel Farquhar）	第八章、第十章
法夸尔上校（Colonel W. Farquhar）	第八章、第十章
法夸尔少校（Major Farquhar）	第九章
范德肯普博士（Dr. Vanderkemp）	第五章
范礼安（Valignano）	第三章

法特尔博士（Dr. Vater）	第九章
菲利普博士（Dr. Philip）	第八章
佛陀（Buddha）	第二章
福布斯先生（Mr. Forbes）	第十二章
富尔蒙（Fourmont）	第七章
弗莱彻博士（J. Fletcher, D.D.）	第五章、第十四章
弗莱彻博士牧师（Rev. Dr. Fletcher）	第十四章
富勒牧师（Rev. W. R. Fuller）	第十七章
弗雷泽爵士（Sir W. Fraser）	第十一章、第十三章
弗林特船长（Captain Flint）	第十一章
富善博士（Dr. Blodgett）	第十九章
	第十章

副总督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	
高立牧师（Rev. David Collie）	第十章
戈登（Gordon）	第五章、第六章、第十七章
戈登卡明小姐（Miss Gordon Cumming）	第十七章
戈登先生（Mr. Gordon）	第五章
格里姆肖牧师（Rev. T. S. Grimshaw）	第十一章
格纳尔牧师（Rev. F. Genaehr）	第十六章
公爵（the Duke）	第九章
郭怀德牧师博士（Rev. H. Corbett, D.D.）	第十九章
郭实腊博士（Dr. Gutzlaff）	第十六章

郭实腊牧师（Rev. Charles Gutzlaff）	第十六章
郭先生（Ko Seeng-sang）	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
郭先生（Ko-Seen-sang）	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
郭亚公（Kew-a-gong）	第十三章
哈德卡斯尔先生（Mr. Hardcastle）	第五章、第十三章
哈德森牧师（Rev. T. H. Hudson）	第十七章
汉娜（Hannah）	第五章、第十一章
汉纳博士（Dr. Hanna）	第十一章
汉尼拔（Hannibal）	第十一章
韩山明牧师（Rev. T. Hamberg）	第十六章

汉斯斯隆爵士准男爵（Sir Hans Sloane, Bart.）	第五章
哈特曼牧师（Rev. F. Hartman）	第十六章
哈维（Hervey）	第四章
赫顿博士（Dr. Hutton）	第五章
亨利八世（Henry VIII.）	第十章
赫希伯格医生（Dr. Hirschberg）	第十五章
洪堡男爵（Baron Humboldt）	第十一章
黄先生（Mr. Wong）	第十九章
花之安牧师（Rev. E. Faber）	第十六章
霍尔牧师（Rev. W. N. Hall）	第十七章
霍奇森先生（Mr. Hodgson）	第五章

胡少（Hoo-shaou）	第十三章
胡太太（Mrs. Hu）	第十七章
胡先生（Mr. Hu）	第十九章
加尔平牧师（Rev. F. W. Galpin）	第十七章
贾罗姆牧师（Rev. W. Jarrom）	第十七章
交由嘉约翰医生（Dr. Kerr）	第十六章
基布尔（Keble）	第十四章
杰姆（Jem）	第四章
吉尔菲兰牧师（Rev. T. Gilfillan）	第十五章
吉尔摩牧师（Rev. J. Gilmour）	第十五章
吉莱斯皮牧师（Rev. W. Gillespie）	第十五章

吉利森医生（Dr. T. Gillison）	第十五章
金伯勒勋爵（Lord Kingborough）	第十一章
金斯利（Kingsley）	第二章、第十七章
卡尔索普勋爵（Lords Calthorpe）	第十一章
卡林顿先生（Mr. Carrington）	第六章
考克斯牧师（Rev. J. Cox）	第十七章
考珀（Cowper）	第五章、第八章、第十三章
考伊先生（Mr. Cowie）	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
考伊小姐（Miss Cowie）	第八章
卡斯伯特亨德森（Cuthbert Henderson）	第五章、第六章
科比特博士（Dr. Corbett）	第十六章

克莱兰牧师（Rev. J. F. Cleland）	第十五章
克拉普罗特先生（M. Klaproth）	第十一章、第十三章
柯林斯牧师（Rev. Judson D. Collins）	第十六章
科利先生（Mr. Collie）	第十二章
克卢尼博士（J. Clunie, LL.D.）	第五章
克卢尼博士（Dr. Clunie）	第五章
克卢尼先生（Mr. Clunie）	第五章
克罗塞特先生（Mr. Crossett）	第十九章
孔子（Confucius）	第二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第十七章
拉结（Rachel）	第十章

老勒（old Le）	第十三章
老子（Laotse）	第二章
雷慕沙先生（M. Remusat）	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乐先生（Le Seensang）	第六章
梁发（Leang Afa）	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
丽贝卡（Rebecca）	第八章、第十二章
李夫人（Lady Li）	第十五章
李佳白牧师（Rev. C. F. Reid）	第十九章
黎力基牧师（Rev. R. Lechler）	第十六章
利玛窦（Matthew Ricci）	第三章
林奇（Lynch）	第三章
李文斯顿医生（Dr. Livingstone）	第十章

李文斯顿医生夫妇（Dr. and Mrs. Livingstone）	第十章
李先生（Mr. Lee）	第五章
理雅各牧师（Rev. James Legge）	第十五章
罗宾逊牧师（Rev. J. Robinson）	第十七章
罗伯茨先生（Mr. Roberts）	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罗伯特（Robert）	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八章
罗伯特伯恩牧师（Rev. Robert Burn）	第十一章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第四章、第九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第十三章

罗伯特马礼逊博士（ROBERT MORRISON, D.D.）	
罗伯特米怜（Robert Milne）	第十章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第十八章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	第十一章、第十四章
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 Peel）	第十一章、第十四章
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 Bart.）	第十一章、第十四章
罗布森牧师（Rev. J. K. Robson）	第十七章
罗登伯爵（Earl of Roden）	第十一章
洛夫莱斯牧师（Rev. Mr. Loveless）	第六章
	第十六章

洛克伍德牧师（Rev. H. Lockwood）	
罗兰希尔（Rowland Hill）	第十三章
罗曼恩（Romaine）	第四章
罗斯牧师（Rev. J. Ross）	第十七章
罗斯特牧师（Rev. W. Roster）	第十六章
罗特格尔牧师（Rev. Herman Rottger）	第十六章
洛威尔（Lowell）	第十一章、第十六章
雒魏林医生（Dr. W. Lockhart）	第十五章
罗小姐（Miss Rowe）	第十五章
律劳卑夫人（Lady Napier）	第十三章
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	第十三章
	第十五章

玛格丽特约翰夫人（Mrs. Margaret John）	
麦迪逊先生（Mr. Maddison）	第六章
麦都思博士（Dr. Medhurst）	第十四章、第十五章
麦都思牧师（Rev. W. H. Medhurst）	第十一章、第十五章
麦高文牧师（Rev. J. Macgowan）	第十五章
麦金太尔牧师（Rev. J. McIntyre）	第十七章
麦肯齐医生（Dr. Mackenzie）	第十五章
马可波罗（Marco Polo）	第一章
马拉牧师（Rev. J. Mara）	第十七章
玛丽（Mary）	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二章

玛丽丽贝卡（Mary Rebecca）	第十二章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九章
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	第四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	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三章
马礼逊牧师博士（Rev. R. Morrison, D.D.）	第十一章
马礼逊先生（Mr. Morrison）	第四章、第五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九章
	第十章

马洛尼夫妇（Mr. and Mrs. Maloney）	
芒森牧师（Rev. S. Munson）	第十六章
马儒翰先生（Hon. J. R. Morrison）	第十六章
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	第四章、第六章
马歇尔（Marshall）	第四章、第十七章
马歇尔医生（Dr. F. W. Marshall）	第十七章
马希曼博士（Dr. Marshman）	第十七章
梅杰里班克斯先生（Hon. C. Majoribanks）	第十章
梅森博士（Dr. Mason）	第六章
	第九章

梅特卡夫爵士（Sir Theophilus Metcalf）	
孟高维诺（John de Monte Corvino）	第三章
孟高维诺（Corvino）	第三章
蒙戈帕克（Mungo Park）	第五章
蒙图奇博士（Dr. Montucci）	第十章
孟子（Mangtse）	第十一章
米道斯先生（Mr. James Meadows）	第十七章
米尔纳（Milner）	第十章
米尔诺先生（Mr. Milnor）	第六章
米怜博士（Dr. Milne）	第五章、第六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米怜弟兄（Mr. Milne）	第八章

米怜牧师（Rev. W. Milne）	第十五章
米怜先生（Mr. William Milne）	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
米怜先生（Mr. Milne）	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
明托勋爵（Lord Minto）	第七章
米切尔牧师（Rev. J. A. Mitchell）	第十六章
莫顿夫人（Mrs. Morton）	第六章
莫顿先生（Mr. Morton）	第十章
莫顿小姐（Miss Morton）	第六章、第七章
莫顿医生（Dr. Morton）	第六章
莫斯利牧师（Rev. W. Moseley）	第五章
摩西姆（Mosheim）	第四章
穆恩（Moon）	第十七章

慕尔德牧师（Rev. W. Muirhead）	第十五章
穆雷先生（Mr. W. H. Murray）	第十七章
纳克（Knack）	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纳克夫人（Mrs. Knack）	第十六章
尼安德（Neander）	第三章
尼科尔博士牧师（Rev. Dr. Nicol）	第五章
尼科尔森（James Nicholson）	第四章
牛顿（Newton）	第八章
倪维思博士（Dr. Nevius）	第十六章
倪维思牧师博士（Rev. J. L. Nevius, D.D.）	第十九章
欧文牧师（Rev. J. Owen）	第九章、第十五章

欧文牧师（Rev. G. Owen）	第九章、第十五章
帕里先生（Mr. Parry）	第六章
佩恩先生（G. Payne, LL.D.）	第五章
皮尔斯牧师（Rev. T. W. Pearse）	第十五章
皮尔先生（Mr. Peel）	第十一章
皮尔逊医生（Dr. Pearson）	第六章
皮斯爵士（Sir Joseph Pease）	第十八章
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	第十四章
钱伯斯先生（Mr. Chalmers）	第六章
钱纳利先生（Mr. Chinnery）	第十三章

乔纳森李斯牧师（Rev. Jonathan Lees）	第十五章
乔治罗宾逊爵士（Sir George Robinson）	第十三章
乔治史蒂芬生（George Stephenson）	第四章
乔治史密斯牧师（Rev. George Smith）	第十七章
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	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 Bart.）	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第六章
钦差大臣李鸿章（Li Hung Chang）	第十五章

萨德勒牧师（Rev. J. Sadler）	第十五章
塞缪尔戴尔牧师（Rev. Samuel Dyer）	第十一章、第十五章
萨姆纳（Charles R. Sumner）	第十一章
萨姆纳博士（Dr. Sumner）	第十一章
三德（Sam-Tak）	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
沙勿略（Francis Xavier）	第三章、第十章
史蒂文森博士（Dr. Stevenson）	第十九章
史蒂文斯牧师（Rev. E. Stevens）	第十三章
施鲁布绍尔医生（Dr. W. W. Shrubshall）	第十七章
施约瑟博士（Dr. Schereschewsky）	第十六章

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	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
斯沃洛牧师（Rev. R. Swallow）	第十七章
苏格拉底（Socrates）	第二章
苏慧廉牧师（Rev. W. S. Soothill）	第十七章
索恩斯先生（Mr. P. P. Thorns）	第八章
所罗门（Solomon）	第二章
汤姆森医生（Dr. Thomson）	第十五章
汤森牧师（Rev. T. Townsend）	第五章
特雷西牧师（Rev. I. Tracy）	第十六章
特纳牧师（Rev. F. B. Turner）	第十七章

廷代尔（Tyndale）	第十章
廷茅斯勋爵（Lord Teignmouth）	第十一章
托马斯（Thomas）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
托马斯波士顿（Thomas Boston）	第八章
瓦茨（Watts）	第八章
王先生（Mr. Wang）	第十九章
威尔伯福斯牧师（Rev. R. I. Wilberforce）	第四章
威尔逊（Wilson）	第四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威尔逊牧师（Rev. R. Wilson, B.A.）	第十五章
威克里夫（Wickliff）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威廉本廷克勋爵夫妇（Lord William and Lady Bentinck）	
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	第六章、第七章
威廉王（King William）	第十三章
威廉威尔伯福斯先生（Mr. W. Wilberforce）	第十一章
威廉逊牧师（Rev. A. Williamson, LL.D.）	第十七章
卫三畏博士（Rev. S. W. Williams, LL.D.）	第十六章
韦斯科特教长（Canon Westcott）	第十九章
温恩先生（Mr. Wynn）	第十一章
文惠廉牧师博士（Rev. W. J. Boone, D.D.）	第十六章

沃博士（Rev. A. Waugh）	第五章、第十一章
沃博士（Dr. Waugh）	第五章、第十一章
沃博士牧师（Rev. Dr. Waugh）	第五章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第十一章
沃勒小姐（Miss Waller）	第十七章
希尔牧师（Rev. David Hill）	第十七章、第十九章
希尔牧师（Rev. D. Hill）	第十七章、第十九章
西缅牧师（Rev. C. Simeon）	第十一章
辛普森博士牧师（Rev. Dr. Simpson）	第五章
希斯洛普医生（Dr. Hislop）	第十五章
薛西斯（Xerxes）	第二章
雅裨理牧师（Rev. David Abeel）	第十三章、第十六章

雅裨理先生（Mr. Abeel）	第十六章
亚当克拉克博士（Dr. Adam Clarke）	第十一章
亚历山大斯特罗纳克牧师（Revs. John and Alexander Stronach）	第十五章
杨格（Young）	第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五章、第十九章
杨格非（Griffith John）	第一章、第十五章、第十九章
杨格非博士（Dr. Griffith John）	第十五章、第十九章
杨格非博士牧师（Rev. Griffith John, D.D.）	第十五章
杨格非博士牧师（Rev. Dr. Griffith John）	第十五章
杨三德（Yang-Sam-Tak）	第五章、第七章
	第十九章

晏玛太牧师博士（Rev. Wm. Ashmore, D.D.）	
耶稣（Yay-soo）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
伊丽莎阿姆斯特朗小姐（Miss Eliza Armstrong）	第十一章
一卢亨（Low Heen）	第六章
英格利斯爵士（Sir R. H. Inglis）	第十一章
英诺森牧师（Rev. J. Innocent）	第十七章
约翰（John）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	第六章
约翰博士（Dr. John）	第十五章
约翰布朗博士牧师（Rev. Dr. John Brown）	第五章
约翰芬威克先生（Mr. John Fenwick）	第四章
约翰赫顿牧师（Rev. John Hutton）	第四章
约翰克鲁尼牧师（Rev. John Clunie）	第七章
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	第八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约翰罗伯特先生（Mr. John Robert）	第十二章
约翰尼（Johnny）	第十二章
约翰斯特罗纳克牧师（Rev. John Stronach）	第十五章

约翰斯通（Johnstone）	第十三章
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	第十一章
约翰逊牧师（Rev. S. Johnson）	第十六章
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	第六章
长老约翰（Prester John）	第三章
詹姆斯（James）	第四章、第十章、第十五章
詹姆斯马礼逊（James Morrison）	第四章
詹姆斯王（King James）	第十章
朱夫子（Choo-foo-tsze）	第九章
助手卢亨（Low Heen）	第七章
朱先生（Choo-seen-sang）	第十三章
总督塞森先生（Hon. J. S. T. Thyson）	第十章

地名索引

姓名	出现章节
阿伯茨福德（Abbotsford）	第十一章
阿伯丁（Aberdeen）	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爱丁堡（Edinburgh）	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一章
埃及（Egypt）	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
埃克塞特（Exeter）	第五章
安耶（Anjier）	第十一章
澳大利亚（Australia）	第一章
澳门（Macao）	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巴达维亚（Batavia）	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白厅（Whitehall）	第十一章
保定府（Pao-ting-fu）	第十六章
巴斯（Bath）	第十一章
北安普敦郡（Northamptonshire）	第五章
贝尔法斯特（Belfast）	第十一章
北京（Pekin）	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
北京（PEKIN）	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
槟城（Penang）	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槟榔屿（Prince of Wales Island）	第五章、第八章、第十章
槟榔屿（Penang）	第五章、第八章、第十章
博格（Bogue）	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

伯纳斯街（Berners Street）	第十一章
布勒斯格林（Buller's Green）	第四章
布里斯托（Bristol）	第十一章
重庆（Chung King）	第十六章
德累斯顿（Dresden）	第十章
东方群岛（the Eastern Archipelago）	第八章
都柏林（Dublin）	第十一章
法兰西岛（the Isle of France）	第八章
奉天（Moukden）	第十七章
福斯（the Forth）	第四章、第十一章
福斯（Forth）	第四章、第十一章
福州（Foochow）	第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福州（Foo-chow）	第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高丽（the Corea）	第一章、第十五章

高桥（High Bridge）	第四章
格拉斯哥（Glasgow）	第五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
格雷夫森德（Gravesend）	第五章、第六章、第十一章
格林尼治（Greenwich）	第十五章
格里诺克（Greenock）	第十一章
格林威治（Greenwich）	第五章
格罗特市场（Groat Market）	第四章
戈斯波特（Gosport）	第五章、第八章
公行会馆（Hong Merchants' Hall）	第十三章
广东（Canton）	第九章
广州（Canton）	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
广州（APOTHECARY STREET, CANTON）	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

	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
广州（CANTON）	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
哈丁顿（Haddington）	第五章
海城（Hai-chung）	第十七章
海南（Hainan）	第十六章
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	第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第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哈克尼（Hackney）	第五章、第十一章
杭州（Hang-chow）	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汉口（Hankow）	第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汉口（HANKOW）	第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汉普郡（Hampshire）	第十一章
汉特利（Huntly）	第八章
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	第八章、第十章
河南（Honan）	第九章
恒河（the Ganges）	第七章、第九章
黄埔（Whampoa）	第八章、第十三章
虎门（Bogue）	第十三章
霍尔本（Holborn）	第十一章
加尔各答（Calcutta）	第五章
加来（Calais）	第十一章
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第一章
江西（Kiang-si）	第九章
剑桥（Cambridge）	第十一章
交趾支那（Cochin China）	第一章、第八章
交趾支那（Cochin-China）	第一章、第八章
济南府（Chi-nan-foo）	第十六章
	第十一章

巨人堤道（Giant's Causeway）	
卡尔顿宫（Carlton Palace）	第十一章
朗巴克比（Long Buckby）	第五章
乐陵（Lao-ling）	第十七章
伶仃（Lintin）	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八章
伶仃岛（Lintin）	第十章、第十八章
利帕克（Leigh Park）	第十一章
琉球群岛（Lekyo）	第七章
利物浦（Liverpool）	第十一章
罗马（Rome）	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三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
马德拉斯（Madras）	第五章
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	第八章、第十章
马六甲（Malacca）	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

	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
马六甲海峡（Malacca Straits）	第五章
曼彻斯特（Manchester）	第五章、第十一章
曼谷（Bangkok）	第十六章
马尼拉（Manilla）	第十三章
蒙古（Mongolia）	第十五章
孟加拉（Bengal）	第十章
莫珀思（Morpeth）	第四章
南京（Nankin）	第一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南京（Nanking）	第一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宁波（Ning-po）	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牛津街韦尔斯街（Wells Street, Oxford Street）	第五章
纽卡斯尔（Newcastle）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十一章
纽约（New York）	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
	第四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

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	
诺森伯兰郡莫珀斯（Morpeth, Northumberland）	第十三章
潘登迪恩（Pandon Dene）	第四章
婆罗洲（Borneo）	第一章、第十一章
珀斯（Perth）	第十一章、第十三章
鄱阳湖（Po-Yang Lake）	第九章
朴次茅斯（Portsmouth）	第八章
日本（Japan）	第一章、第三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塞兰坡（Serampore）	第五章、第七章
桑德兰（Sunderland）	第四章
山东（Shantung）	第二章、第九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
上川岛（Sancian）	第三章
洋行（the Hong）	第六章
上海（Shanghai）	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

上海（SHANGHAI）	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
汕头（Swatow）	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山西（Shan-si）	第六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山西（Shansi）	第六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少女巷（Maiden Lane）	第十一章
斯斯特普尼（Stepney）	第十四章
斯特普尼（Stepney）	第五章、第十四章
苏格兰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	第八章
苏门答腊（Sumatra）	第十六章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Newcastle-upon-Tyne）	第四章
台湾（Tai-wau）	第十七章
塔利莫尔庄园（Tullymore Park）	第十一章
汤利（Townley）	第十一章
唐斯（the Downs）	第六章
天津（Tientsin）	

	第九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天津（TIENTSIN）	第九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廷巴克图（Timbuctoo）	第五章
通州（Tung-chow）	第九章、第十六章
武昌（Wuchang）	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厦门（Amoy）	第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厦门（AMOY）	第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西安府（Si-ngan Fu）	第三章
香港（Hong Kong）	第一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香港（Hong-Kong）	第一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香港（HONG-KONG）	第一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暹罗（Siam）	第一章、第八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六章

希尔兹（Shields）	第四章
希腊（Greece）	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十六章、第十九章
新加坡（Singapore）	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西藏（Thibet）	第一章
巽他海峡（Straits of Sunda）	第十一章
扬子江（Yang-tse-Kiang）	第一章、第十六章
亚述（Assyria）	第一章、第二章
印度（India）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
印度群岛（Indian Archipelago）	第十章、第十一章
英人住宅区（the British compound）	第九章

阴间（Hades）	第二章、第十三章
张家口（Kalgan）	第十六章
爪哇（Java）	第七章、第八章、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芝罘（Che-foo）	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直隶（Chih-li）	第一章、第九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
直隶（Chilhi）	第一章、第九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
朱家（Chu Chia）	第十七章
主教门街（Bishopsgate Street）	第五章
佐堂（Tso-tang）	第九章

《马礼逊传》——中国新教传教事业的开拓者

原著：William John Townsend《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本书由原书彩色扫描版翻译、整理、排版。真正插图四十六幅、装饰性插图三十九幅，均取自原书。

